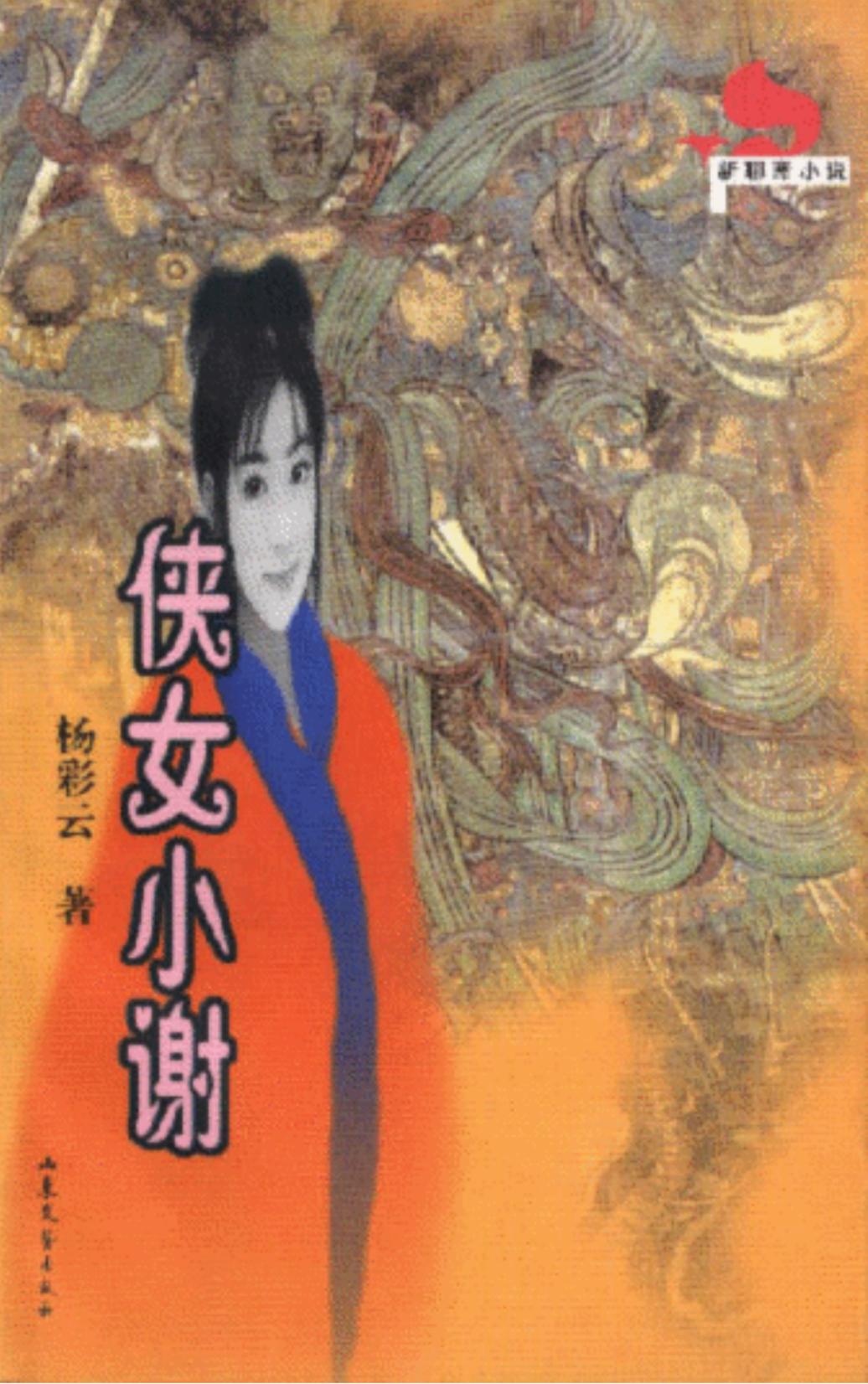




新雅堂小说



侠女小谢

杨彩云 著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渭南书生陶三望豪爽倜傥，与女鬼小谢、秋容及谢弟三郎同居一室，结为至交。陶生进京赴试，巧遇才子蔡朋，二人相互仰慕，又成好友。纨绔王旦以重金贿赂考官，购买状元，舞弊不遂祸及蔡朋。三望为蔡朋拦轿鸣冤，不意撞着巡按刘成。刘成官官相护，幽囚陶生。蔡父乃还乡老官，闻讯赶来营救，联名百官上书朝廷，弹劾贪官污吏，但朝廷昏庸，不予理睬。渭南三鬼闻讯赶来，夜闯巡按府营救陶生。但天师庇护刘成，阻挠营救，并无情捉打众鬼。小谢、秋容逃脱天师捉拿，却又被城隍黑判所获。黑判贪其美貌，欲纳为妾，二女鬼身受地狱酷刑，粉身碎骨誓死不从。黑判感其忠贞，遂与天师交涉，遭天师拒绝而展开鬼神大战。后两岳大帝巡山路遇此事，亲理这桩三界大案，人鬼冤情方得以昭雪。

陶三望携众鬼重返渭南。三郎转世为人，小谢、秋容亦先后借体还阳，遂与陶三望结成连理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侠女小谢 / 杨彩云著. — 济南: 山东文艺出版社, 2001. 6

ISBN 7 - 5329 - 1903 -

I 侠... II 杨... III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 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15892 号

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

*

787 × 1092 毫米 32 开本 5.5 印张 7 插页 121 千字

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000

定价: 8.20 元



—

陕西渭南有一陶姓书生，名三望，人称陶生。陶生自幼父母双亡，由百家养大。弱冠娶妻，不意刚值一年，妻又病故。家境贫寒，无力续弦，独自一人度日。日子虽是清苦，可这陶生性情豁达，为人豪爽，三教九流无所不交，天马行空，不拘礼节；且又才学满腹、聪敏过人，过目成诵、出口成章，嘻笑怒骂皆成文章，堪称渭南一大才子。当地的名士豪绅、骚人墨客无不趋之若鹜，以结识他为荣。所以茅屋虽然简陋，却鸿儒常谈笑，白丁也往来，热闹非凡。

城东门有户王姓人家，早年亦是寻常百姓，后来做投机生意发迹，几年之中，广置田产，大兴土木，库银如山，富赛王侯，人称王大户。王大户虽然妻妾成群，却是一个个不肯生养，只到老年方得一子，取名王旦。王旦长得十分体面，翩翩一英俊少年，十八九岁便走马斗鸡无所不精、吃喝嫖赌无所不能，人称渭南阔少。只是不通文墨，塾师走马灯



似的换了七八个，死活只学会半部《三字经》。偏偏王大户在金银满屋之后只欠皇家功名，也思博得个光宗耀祖，因此十分烦恼。

一日，陶三望独居老屋正欲用饭，忽见一群人抬着花红礼物涌入，为首一老一少，衣着光鲜华丽，举止却粗俗不堪，大喝大叫着让人把礼盒抬到室内，如同出入自己房舍一般。三望正诧异，老者道：“我是东门王家，特来造访。”陶三望早知东门王家是富户，莫名其妙地发迹，为人十分刻薄。只是两家素无往来，因此并不认得。见他这般财大气粗，心中已有了几分不忿，自顾盛饭，口中随意道：“原来是王大户，久仰，久仰。”言罢，座也不让，只顾嚼饭。王旦探头一瞧，桌上只有一汤一菜，汤是玉米糊糊汤，菜是青菜煮豆腐，缺油少酱，甚是清淡。王旦不禁掩鼻笑道：“猪食一般，如何下口？”三望望一眼柴门，亦笑道：“我道何来猪声，原来柴门不曾关牢。畜类怎识这白玉翡翠菜、珍珠黄金汤？”王旦满脸通红，正要发作，王大户赔礼道：“小子无知，秀才不要和他一般见识。我父子今来，原是有事要求秀才，请秀才宽容一二。”三望这才放下碗筷，请二位落座。王大户说：“久仰秀才学问，在渭南盖世无双，今特备薄礼，请秀才当我家先生，也教小儿一些斯文，望勿推辞。”陶生望一眼王旦，笑道：“天生他才必有用。贵公子一脸福相，你家有着三辈子花费不尽的钱财，不让他抬手动脚消磨去一二，岂不辜负了上天美德？我一介寒士，天生只能吃青菜喝糊糊外加啃书本，消受不起如此厚遇，二位请回吧。”王旦嘟哝道：“到了我家，你就不用吃这样的饭菜了。”三望闻言，不再与他多话，将一口饭菜放到嘴中，大呼曰：“美味耶，佳肴耶，不亦乐乎！”王大户见状，自知请他不动，只



好率众悻悻而归。

王旦天生脸皮厚，虽然受到奚落，但并不觉得难堪，反思既然文人名士都巴结他，自己也应和他相交，方不负渭南阔少之名。人总有一爱，陶生既不爱钱财，必爱美色。某日，抬了上好的酒席，邀几个气味相投的纨绔少年，又去妓院叫了两个绝色的姐儿，一路热热闹闹朝陶宅走去。三望正在读书，忽闻门外吵嚷，出来一看，原来都曾相识，但非同道，拦在门口道：“有事请讲，无事免进。”众答：“什么事也没有，只是来玩的。”王旦上前道：“上次请你去当先生，全是我家老头子的主意，王八蛋才愿意坐冷板凳啃书本，今儿什么事也没有，只是找你赔礼来了。”陶生闻言，方让开走道，众人一拥而入，就在庭院内摆开桌凳来。陶生也不客气，高居上首，众星捧月，指挥方定，一时么五喝六，猜令划拳，大呼小叫起来。两个粉头莺声燕语，千娇百媚，歌舞弹唱，殷勤劝酒。陶生捧大杯，左右逢缘，来者不拒，击桌唱和，直乐得人高星低。众皆半醉，相扶出门，王旦对二粉头说：“你们今晚就在这里伺候陶兄，不用回去了。”两个姐儿乐不可支，忙凑近陶生。不意陶生双目圆睁，怒道：“浊者自浊，清者自清，君子好恶有道，我岂肯为两个玩物玷污清白？都给我快些走吧，我要掩门了。”言罢，猛力推出两个姐儿，将大门“哐啷”关起，自顾上床酣声如雷去了。

第二日清晨，三望睁眼醒来，却发现房顶塌了一个窟窿，透进一束大大的光亮。原来此屋年久失修，加之眼下正值暑季，阴雨连绵，漏了几次，便坍塌了下来。只是夜间睡得太死，竟不知觉。幸亏不曾塌在头顶，不然定出大事也。陶生惊出一身冷汗，急忙起身，望洞犯愁。若要修房，手中拮据，即便修起，房小屋窄，也是酷热难耐。如果不修，眼



下到何处居住？一时郁闷，便出门上街走走。渭南城也是繁华地方，满街五行六业热闹非凡，商贾行人纷纷与陶生拱手打招呼。陶生竟也忘了烦恼，大方地与众人周旋。忽觉一阵冷风袭来，通体清凉，抬头一看，原来不知不觉间来到了城郊，眼前好大一片宅院，却是礼部侍郎姜丰旧宅。姜侍郎早年在京城居官，为官清正，十年前告老还乡，居住在此宅。两年前却不知缘何闹起鬼来，夜夜有鬼哭笑，摔桌砸凳，上房揭瓦，惊扰得全家不安，无奈搬迁到别处，此宅只留大胆家丁看管。家丁或僵死院内，或半夜逃窜，再不敢回头，连留几人，皆是如此，查问详情，又不肯细说。姜侍郎无奈，只好彻底放弃，此处便成了无人看管的荒宅。陶生登高一望，见里面虽然荒芜，却楼阁巍峨，庭院宽敞，绿柳成荫，池水荡漾，阵阵风儿掠过，清身爽体，心旷神怡。陶生叹道：“真乃读书好去处也！”望了多时，忽发异想：“何不向侍郎借住一时，待秋季天气凉爽之后再筹钱修屋？”于是转身奔侍郎新居而去。

姜侍郎素闻陶三望人品才学，很是欣赏，两人也曾有一面之交。这日正在家闲坐，见陶生来访，十分高兴，忙命人设茶款待。陶生在侍郎面前口称前辈，毕恭毕敬，举止谈吐自然一派斯文君子。侍郎问及是否有要事，三望直言相告，不想侍郎断然回绝：“不可。此乃凶宅，我居家人口众多，尚压持不住，你孤身一人岂可入内？若伤了性命，岂不是老夫罪过？”三望道：“为人不做亏心事，不怕半夜鬼叫门。我一无冤家，二无孽债，怕鬼何来？”侍郎正色道：“我一生为官清正，岂有冤家孽债？只是鬼魅无常，非礼仪所能通达。你才学过人，将来必成国家栋梁，我怎能让你冒此风险？万一有个三长两短，岂不是老夫之过？此事不必再提。你若急



需居室，可搬到我书房来住，一则免灾，二则咱们也好早晚相伴读书，切磋学问，明年京都大比，你也该一试身手去了，此间万万不可另生枝节。”

三望见侍郎如此决绝，势必无法再行强求。又思搬到侍郎这里来住，两家本无亲无故，岂可叨扰人家？君子不仰人鼻息，虽是侍郎诚恳，也不可受人怜悯，折了自己的骨气。于是婉言谢绝，走出姜府来。

陶生一路低头沉思，信步游走，一阵凉风袭来，却又不知怎地到了鬼宅墙前。不禁笑道：“今日鬼打墙了。既走不出，索性入内一观吧。”于是寻到一座小门而入，小心端详院内，却是后花园，并无什么异样，倒是花红柳绿、蝶飞蜂舞，风景宜人。心想：“此乃阳世，鬼能住得，人就住不得吗？人乃万物之灵，天地主宰，人若怕鬼，岂非咄咄怪事？况且闹鬼只是传闻，并无人真正看到。家丁暴死，或是急病，或是人祸，不可妄言鬼祟。如此弄得草木皆惊，岂不白白糟踏了这片好景？我倒要试上一试，看鬼魅能将我如何！”

陶生想到这儿，便用手去推内门。刚一触及就开了，原来门儿只是虚掩，里面方是大庭院。陶生摇摇摆摆进去，如入自家宅居，见一凉亭，便曰“此处宜对弈”。见一荷花，便曰“此处宜饮酒”。见一曲桥，便曰“此处鹤桥仙”。见一粉壁，又曰“大块文章”。先是念念叨叨，而后手舞足蹈，歌之唱之，不亦乐乎。忽一阵疾风掠来，水惊草低，檐铃轻唱，经久不息。陶生虽感怪异，却不惊恐，遥空拱手道：“哪路仙鬼，若有雅兴，何不现身与小生同乐一回？”四面复归平静，并不见任何怪物。陶生叹道：“我是太穷了，备不起美酒佳肴，请不起优伶乐班，所以鬼也不肯与我谋面，慚



愧，惭愧。”既而又想到，朗朗乾坤，何鬼之有？杞人忧天，疑神疑鬼而已。一不做，二不休，索性将行李搬来，住个十日八日，若平安无事，再告知姜侍郎，也好让他确信无鬼，从此不再荒芜此宅，岂不是好？

陶生是急性之人，如此想着，看看天色尚早，便动手搬起家来。家中破破烂烂，唯书箱笔砚为重，第一趟便搬运此物。侍郎家明堂高屋，任他选用，内心也想借机阔绰他一回，便选了一座最亮最宽敞的房间。搬完了书砚，又去搬运米面，一趟约大半个时辰。谁知第二趟回来一看，摆放得整整齐齐的书籍竟散飞得满屋皆是，就像被人胡乱扔弃一般。陶生大为惊疑，巡视四周，并无人迹，瞧书页翻卷破损，心疼不已，怒道：“何方蠢物，扔弃什么不好，偏侮辱斯文，不识字否？”骂了数声，没有动静，气得呆坐了一阵，只好自己动手收拾。刚拾了一卷，听得几声轻笑，内房竟走出两个女子来。一约二十岁，一约十六七岁，皆风姿绰约、光鲜艳丽，二女掩口嘻笑着，也不和陶生打招呼，只跟在后面，将地上的物什一件件捡起，依原样放回桌上，如猴儿效人一般。陶生心中气恼，伸手去捉二女，却倏地不见，只听得轻笑不绝。扑逮了一阵，一无所获。此时黄昏已近，房内光线暗淡，视物不清，陶生不再拾书，返身倒在榻上，闭目佯睡，静伺其变，良久不见变化，便又打起酣来。酣声如雷，却二目圆睁。须臾，二女蓦然出现在床前，依然望着陶生嘻笑不止。陶生不少动，伺机相捉。二女嘻笑着推推搡搡起来，似欲搞什么恶作剧。果然，年长女子翘起一条腿来，弓起脚尖连踹陶生腹部，踹得陶生摇摇晃晃。年少女子则弯身躲在屏风背后，探头探脑，嘻嘻偷笑，显出随时准备逃匿的小可模样。年长女子见陶生仍不予理睬，越发大胆起来，伏



身下去，一手按住陶生脸颊，一手拨起胡须来。年少女子亦走出屏风，似欲帮忙。不想陶生被拔得如针穿扎，大叫一声，猛然坐起，厉声喝叫：“鬼物竟敢欺我！”二鬼女不意他这一吼，吓得一齐跌倒，又一骨碌爬起，一路尖叫，连奔带跑，眨眼不见了踪影。

陶三望又气又笑，独自坐了一阵。欲在此居住下去，恐二鬼复出骚扰，不得安宁，欲转回旧屋，但刚刚搬来就往回转，心中不甘。思忖再三，想那鬼女虽是可恶，却也不乏娇憨，仅顽劣而已，并无伤害之意，不如暂住一夜，看看光景再行定夺。于是挑灯夜读，书声朗朗，直到鸡鸣，倒也再无鬼声。

翌日，一日无事。陶生思忖，二鬼女许不复再来。谁知晚间刚刚上灯，嘻笑声便隐隐响起，二女跣足走来，对着陶生耳孔吹气，惹得陶生性起，喝叫着扑捉，二女时东时西，飘摇不定，花影绰绰，欲捉不能，竟似玩捉迷藏一般，累得气喘吁吁。陶生不再理睬，自顾读书。读得倦怠，刚欲入眠，二女鬼鹤行鹭伏潜至近前，长者手持一细物穿陶生鼻孔，鼻孔奇痒，禁不住大大一个喷嚏，二女大笑逃离。陶生追拿一阵，一无所获。刚欲合眼，又耳内奇痒，且有声问：“猜何人所为？”陶生道：“定是大鬼头作祟！”如此折腾半宿，实在无法入寝，陶生只得又秉烛夜读。年长者暂停嘻闹，竟将肘曲在案上，看着陶生嘴巴开合“子曰诗云”。年小者则绕到身后，伸双手捂蒙陶生的眼睛，亦问：“何人所为？”陶生骂道：“小鬼头亦万分可恶，捉来都杀却之！”二鬼女毫无怯意，依然笑闹不止。陶生无奈，戏曰：“前日别人送上门来的活物我尚且不要，尔等纵然纠缠也是枉然。”二鬼女睁眼问：“何为活物不要？可吃否？”陶生哭笑不得，



道：“真是两个蠢物。可吃。”二女闻言，嘻嘻笑言：“我们也会做可吃之物。”竟一起走到灶间，一个淘米，一个燃炊，瓢盆互响，不一时饭菜便端了上来。陶生正觉腹饥，也不推让，举箸就用。二鬼女道：“饭中掺了砒霜，用毕便死。”陶生边用边说：“我与二位素无怨仇，怎会无故害我？正如我不欲害尔一般。”言毕，已是吃完一碗，滋味竟是鲜美异常，不禁连连夸赞手艺高妙。二鬼女见夸奖腾雀跃，往来穿梭，争相为陶生添菜盛饭。少时饭毕，垂手侍立书案之前，扭扭捏捏竟似小婢一般。陶生笑曰：“这般模样，岂不比顽皮可爱许多？”二女见夸，受宠若惊，越发殷勤起来，争相抓肩捶背，递巾擦面，把个陶生侍奉得飘飘欲仙。陶生问曰：“不知二位姓氏，请讲出来，以后也好称谓。”年长者道：“我姓乔，叫秋容。她姓阮，叫小谢。”陶生又道：“不知家住哪里，父兄作甚？”小谢尖声笑道：“谁要你问我们门第？又不是婚嫁，想什么好事情！”陶生正色道：“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？但君子之交，有德有道。面对二位丽质，如睹仙容，且又殷勤款待，我何尝不动心？只是阴阳有别，违者必死，纵有爱慕，也只能咫尺天涯，不得逾越也。”秋容道：“此屋本是我姐妹住室，因你与别人不同，不惧怕我们，亦不厌弃我们，视我等如同常人，且有趣得很，故不欲加害。只是你若老呆坐读书，傻木头一般，岂不无聊？”陶生道：“人各有志，孰能强求，我本书生，只爱读书，余者皆偶为之。圣人虽云男女授受不亲，不可同居一处，但也有柳下惠坐怀不乱者，同居又有何妨？二位若不喜我，我搬出则可，决不玷污二位的清白；二位若喜我，则必爱乌及屋，因我爱书而爱书，相遇而安，不生厌倦也。试想是否？”

二女闻言，相顾良久，若有所悟，神态渐渐庄重起来，



言：“此家者，我等三人的家也，互不相欺相扰，唯相疼相爱。”自此，不再似以前那般捉弄陶生。偶尔还在他身上扯一把挠一下，嘻笑一回，但只是小儿那般撒娇一阵，寻常便温声细语，端汤递水，擦汗打扇，无微不至。无事时便围在案前，研墨铺纸，观陶生读书写字。如此过了一阵，三人亲密无间，颇似家人。

一日，陶三望文稿不曾抄完，忽想起一件急事，匆匆出门。待回来时，却看到小谢立在案旁，一手握笔，一手按纸，全神贯注，在续誊文章。陶生悄悄看去，字体虽不甚雅观，但工整清洁，无一谬误，不禁高声赞道：“小谢好聪慧！”小谢吃了一惊，见是陶生，羞得双手蒙面转过身去。陶生乐道：“想不到你也会写字，何时学的？”小谢道：“幼时与弟三郎曾随父描红临帖，不幸我姐弟相继夭折，如今已过百年，想起似在梦中一般。”言及此处，神情十分伤感。陶生见状，忙笑道：“你欲学字，这有何难？来，呼我一声先生，我教你便是。”言罢，将小谢拥入怀中，手把手教她行锋润墨。小谢方破啼为笑，乐陶陶地随三望涂画。三望赞曰：“如此聪慧，何愁学不成女羲之？”恰秋容端汤钵进来，见二人如此亲昵，神色顿变，将汤钵重重置于案上，转身不语。小谢见状窃喜，似有得意之色。三望见状，假意没有知觉，转身向秋容道：“我看秋娘能写字否？”不容分说，依前样将秋容拥在怀中，手把手教她写字。秋容这才转嗔为笑，并认真地随三望写起字来。陶生亦夸道：“秋娘好大的腕力，不亚我手，必能练出苍劲大字来。”写了一阵，陶生将两份字帖分放于两张桌上，让她们各自临摹。二女如得将令一般，分立一旁，用心仿写。如此一来，书房内安安静静，再无杂声，陶生亦能专心读书了。二女每当仿完，若见陶生还



在用功，也不再吵闹，悄悄儿蹭到近前，或看陶生笔下如何行锋发力，或静听陶生诵读诗文。陶生也与她们定期批阅作业，二人卷面大不相同。小谢心思灵巧，一点即通，日见进步，月余便满纸娟娟秀字，博得陶生的赞誉。而秋容原本并不识字，且聪颖不及小谢，满纸涂鸦，不分间行，两卷相比，自惭形秽，若再听得陶生夸赞小谢，便越发懊恼，以至汗透纱衫，泪线如雨，嚤嚤有声。小谢至此，也就敛容不再嘻嘻，陶生亦忙为秋容擦泪理鬓，百般安慰，直到重露笑颜。二女越发敬重陶生，口称“先生”，视若师尊，处处尽弟子礼仪，坐为抓背，卧为按股，穿衣脱巾，无所不为。而在暗中，小谢殷殷嘱咐陶生切莫用力教诲秋容；秋容也殷殷嘱咐陶生切莫认真教诲小谢。陶生皆满口应允，二女便也各自得意，深信不疑。

一日，小谢引一位十五六岁少年到来，原是小谢之弟，名阮三郎。三郎望定陶生便行弟子礼，说道：“闻先生善教，特来拜师求学。”并取出一只金如意，权当见师礼。陶生见三郎姿容丰美，举止典雅，不亚小谢。虽为弱鬼，竟还求知上进，便欣然收下物品，纳三郎为正式入门弟子。日后续起祖谱，方知阮氏原前朝官宦世家，胞中只小谢与三郎姐弟二人。某年瘟疫肆虐，倒卧遍野，姐弟均未能幸免，就葬在城外不远处。因冤魂众多，冥府统计疏漏，小谢、三郎未能注册在册，沦为两界中的游魂野鬼。秋容也是那次瘟疫中不幸之人，两墓为邻，春秋相伴，结为至好。阮三郎虽最为年小，而沉稳老成反胜于小谢、秋容，做事胸有成竹、有条不紊，俨然大家子弟，聪颖灵慧也不亚其姐，凡先生教诲谨记不忘，秋容、小谢稍有差池，他便代师督察，因此深得陶生喜爱。陶生自此才真正用心当起先生来，与他们三人各设一



桌，中庸大学，诗词歌赋，量才施教，奖勤罚懒。三鬼昼寝夜读，书声朗朗，竞相用功，竟在侍郎宅中大模大样地设起一座鬼学堂来。

东门王大户请陶生当先生不成，只得另聘一位老秀才来家充当塾师。老秀才虽有满腹经纶，怎奈王旦天生愚顽，正事学不会，歪事不用学，根本管他不住。老秀才也只得睁一只眼，闭一只眼，任他胡为，只图赚几钱月银养家糊口而已。王旦稍有时机，不是泡酒肆赌场，就是逛青楼妓院，愈发把个吃喝嫖赌的本领锤炼得炉火纯青。这一日赌输了钱，又在酒馆中喝得酩酊大醉，夜间回家却走错了道路，只觉得乱石拦路、云遮月暗，自己也不知身在何处，醉眼迷离就倒下来歇息。正昏昏欲睡，忽听一阵读书声，其中有嗓音清亮如铃，分明是女子在高声咏诵。王旦顿时来了精神，爬将起来仔细观看，原来是一座好大的宅院。欲翻墙爬入，墙陡树高，不可逾越，只得沿墙寻门。行无多远，还真摸到了门洞，轻轻一推，便走了进去。满院花影绰绰，幽径曲折，唯有一处灯光明亮。循光走去，原是一座厅堂，书声便是由此而发。王旦蹑手蹑足捱到窗前，屏息一看，却是陶三望在此设帐教读，而三个学生中竟有两个是绝世佳人。王旦新奇过望，不禁大叫起来，室内顿时没了声息。陶生疾步走出，厉喝道：“何人在此？”王旦并不胆怯，迎上道：“你好个怪秀才，我家重金相聘，你装腔做势，百般不允，却又为何在此偷设鬼帐？”王旦之意，原是怪他偷教学生，不想“鬼帐”二字正犯大忌，陶生怒道：“胡言乱语。我即便设鬼帐又与你何干？”王旦笑曰：“我自是不管你设鬼帐还是设人帐，只是不知你从何弄来这两个小娘子，该不是拐带私奔的吧？”陶生愈怒，骂道：“只有尔等无耻之徒，方做男盗女娼之事，



我素来光明磊落，岂肯坏人名节！”王旦反讥道：“你若光明磊落，玩姐儿也应玩在明处。前时送与你两个，假正经不要，弄得我们好生没脸。如今却自个儿偷偷玩将起来，是何道理？”陶生一时竟无话可答，只弄得面红耳赤。王旦得意道：“若让我进去饱一回眼福，我便不对人说出此事。不然，我就四处张扬，说你拐骗良家女子，苟且不端。”言毕，径往里走。陶生慌忙阻拦，王旦哪里由他，一个要进，一个要拦，两人就在门口撕扯起来。忽然室内烛光全熄，漆黑一团，两人惊愕，又听得有怪异之声，令人毛骨耸然。王旦惊道：“此是何处？”陶生道：“姜侍郎故宅。”王旦闻言，猛然想起种种传闻，吓得发根倒竖，怪道：“你为何不早告知！”一言未了，左颊便似挨了一掌，清脆有声。王旦怒道：“你为何打我？”陶生交臂胸前，道：“我几曾动手？”王旦愈怒：“不是你谁？难道还有鬼来动手吗？”言毕，右颊又挨一掌，直打得眼冒金星、天地旋转。王旦惊得灵魂出窍，回身就逃。而拳脚之击不离左右，还频频有扭拧抓掐之感，冥冥中似有数人在围追堵截，一路追打。吓得他连滚带爬，哭爹喊妈，一路抱头鼠窜，直到家门口拳脚方停。

王旦逃到家中，尚大呼有鬼。全家皆惊，将他抬到床上，只见身上青紫片片，无方寸完肤。人皆言是鬼扭青。虽不伤及筋骨，但也触之即疼。王旦自幼娇生惯养，何曾受过这样的苦楚？捶床撕被，嚎叫不止，一家人也俱心疼落泪。王大户问及原故，王旦详告其情，大户惊疑不定，若无鬼魅，何来的遍体青紫？若真有鬼祟，是否已招鬼上门？巡视四周，处处似有鬼影憧憧，人人脸上也都幻化出鬼模怪样来，连妻妾一个个都变得青面獠牙。心中大惧，星夜差人请来一帮神汉，就在前宅后院甚至附近路口都下起神来。一时



黄旗飘摇，诵经念咒，铃锣噪杂，焚表燃符，烟熏火燎直折腾了三天三夜，神汉方言邪祟已驱，王家才稍感心安。痛定思痛，王大户万分恼恨起陶三望来，一切皆由狂生而起，必须告一个妖术之罪，让其也大大受一番苦楚，方能解恨。于是吩咐家人备马，带上三百两白银，直奔渭南县衙而去。秋容、小谢等三鬼一路追打王旦，直至王家门外，还欲追入，忽见一神将拦在门口，不许进入。秋容问：“你是何人？为何阻拦我等？”神将道：“我乃王家护宅之神，焉能让尔等鬼魅擅进？”小谢不解道：“姜宅为何无神？”宅神大笑曰：“姜侍郎官运已败，权势全无，又不肯出重金招聘，哪有谁再肯与他白白看家？”三郎叹曰：“原来神仙也见钱眼开，非钱不为。”秋容戏道：“这岂不是有钱能使神推磨？”宅神正色道：“钱虽身外之物，但身内缺之断断不可。姜侍郎若肯用钱，故宅岂容尔等胡为？尔等小鬼头，连些儿世态常情都不知晓，可笑，可笑。”三郎道：“你才可笑。堂堂上界神将，却为几个臭钱，甘当恶人的看门狗儿，岂不辱没自身？”宅神恼羞成怒，喝道：“休在此胡言乱语，再不走开，神鞭无情！”言罢，果真高举起鞭来。小谢、三郎见状，吃惊欲走，秋容却不惧，挺身道：“小小毛神，休拿烧火棍唬人。我等也并非没有手段，岂怕你这只狗。”言毕，挽袖束腰，阴风骤动，就要交手。小谢忙扯住道：“我们也玩够了，快些回去吧，免得先生悬望。”秋容方忿忿罢休，随二人离去。

由此究那夜之情状，秋容三鬼并未进得王宅，王大户驱赶鬼邪，纯属疑神疑鬼、庸人自扰之举。秋容等回到姜家，陶生早在倚门等望，埋怨道：“吓唬他一下，赶走也就是了，何必无情追打？”秋容、小谢嘻笑道：“许久没有这样玩耍了，今儿真是痛快。”陶生道：“你们痛快，别人可不痛快。”



要知阳间乃礼仪之邦，半部论语治天下，纵有差池，君子动口不动手，不然，岂不都成了莽汉武夫？”三郎曰：“我观王旦是个恶煞，如不除去，将来必受其害。”秋容道：“那就去一把鬼火烧了他家，免得他为富不仁。”小谢亦附和道：“让他再无钱财聘请宅神。”陶生摇头斥道：“愈发说得无理了。王旦虽然顽劣，但并无害人之心，只不过贪玩而已。严示教训，也许能悔过自新，不得辱伤太甚。”秋容不服道：“人有三六九等，物有优劣之分，如先生这般人品，我们敬之唯恐不及，哪敢稍有差池。王旦这种淫徒，殴之有何不可？”小谢亦低声道：“偶尔乐一回，不伤大雅，先生管得也太宽了。”陶生怒道：“既尊我为先生，就应听我教诲，忤逆师尊，就该责罚。”言罢，转身取出戒尺，喝道：“呈上来！”秋容、小谢不解，问三郎：“先生让我们呈上什么？”三郎沮丧道：“呈上屁股和手掌。”秋容、小谢仍不解：“呈屁股手掌做甚？”三郎气恼：“汝等女子真蠢笨如猪，这规矩都不懂。挨板子！”秋容、小谢不服道：“我们在阳世又不曾入过学堂，哪里知道还有这等规矩？既如此，哪个害怕？就打吧。”三郎道：“可疼哪，我在阳间挨过，要打肿的。”秋容、小谢道：“打肿也只好任由先生打，只是不知先生要打我们屁股还是手掌？”言讫，睁眼望着陶生，十分认真诚恳。陶生曰：“尔等女学生，打手掌吧。”二女果真伸出手来，陶生将她们各自轻击一板，二女嘻嘻直笑：“不疼，不疼，还痒得很哪。”陶生见笑，咬牙使劲一板，二女尖叫一声，逃遁得无踪无影，只听得屋角里有“哎哟”之声，良久不复现人形。陶生听得心软，柔声唤二位出来，二人不语，却嚤嚤哭将起来。陶生无奈，做揖打拱，呼之再三，二女方出语问：“先生还欲打否？”陶生言：“不再打了。”二女始慢慢走了出



来，依然梨花带雨。陶生忙执手与二人又抚又吹，又执巾与二人擦抹泪渍。二女夺下汗巾，“嗷”一声笑叫，挥动小拳捶打陶生，陶生亦做奔逃状，满屋追成一团。于是众皆重归于好。乐了一阵，三望忽拍额叫道：“糟糕，忘却了一件大事！”众人忙问何事，三望道：“此乃姜侍郎居所，我来此已逾三月，尚未告知侍郎知晓，侍郎若怪罪，将何言以对？”小谢道：“王旦之事，恐他也将有所耳闻，何不速言与侍郎，免得恶人先告状。”三郎曰：“为免是非见，只告知在此平安无事，不可和盘托出，日后伺机再缓告之。”众皆说有理。

王旦夜入姜宅被鬼追打的事情，第二日便在全城传说开来，还添油加醋，说那群恶鬼青面獠牙、喷云吐雾，直把王家闹得天翻地覆，王旦烧了个焦黑。姜府家丁即刻奔告侍郎。侍郎正惊疑，陶生来访，进房便一礼到地，口称有罪，不肯起身。侍郎问其故，陶生曰：“未蒙恩准，便擅入贵宅居住，请大人治罪。”侍郎惊问：“可曾见鬼？”陶生曰：“未见。”侍郎始放心。细观陶生，见他神采奕奕，二目炯炯，比前番还要丰润精神，笑曰：“闻得故宅又闹鬼魅，你只要平安无事就好。”便扶起落座说话。陶生道：“晚生并非故意冒犯，只是深感大人厚德，想以身试鬼。如能探得真情，也算报得一丝知遇之恩。”侍郎赞曰：“秀才胸襟磊落，肝胆照人，心底无私天地宽，才敢深入鬼宅，常人焉有此举？纵有鬼魅，也邪不压正，欺你不得。只是王旦之事不知缘何说起？”陶生道：“王旦父子曾重金聘我去他家就塾，我因不愿与此辈交往，固拒之。后王旦又欲用美色诱我，我亦拒纳之。至于昨夜王旦为何被打，我半点不知。”侍郎道：“王大卢原是市井地痞，不知得了谁人不义之财，暴发若此，横行



乡里，以财仗势。此类白丁纵腰缠万贯，也是无知小人。秀才不与其同流合污，且扫其颜面灭其威风，实可敬可佩。”遂命人设宴款待。二人边饮边谈，国事人事，道德文章，十分投机，竟成了忘年之交，直到酒酣方离席分别。

几日后，陶生出门会友，不意门旁窜出两个公差，锁住陶生就走。拉拉扯扯到了县衙，县令不由分说，就让人动刑。陶生质问何罪，县令言他是妖人，未及分辨，红白大棍齐下，也不知打了多少棍次，直把陶生打得死去活来。陶生犹斥问有何凭证，县令即传王大户父子。王旦看到陶生，心有余悸，不敢向前，王大户则挽袖顿靴，按住陶生痛打不止。旁有师爷窃告县令曰：“鬼宅乃姜侍郎故居，陶生既住，不知和侍郎有何亲缘？若将其打死公堂，姜侍郎处不好交代。”县令闻言，忙喝住大户，差人速请侍郎。侍郎闻讯大惊，火速赶至县衙，见陶生遍体鳞伤，奄奄一息，王大户犹偷击拳脚。顿心中大怒，挡住大户，喝问县令何故打人。县令见侍郎震怒，心中惊惧，只是收了王家钱财，不得不硬撑一回。因言道：“陶生妖人，指使鬼魅殴打王旦，扰乱世风，无故害民。”言罢让王旦解衣袒体，当面验伤。侍郎冷笑道：“果然好一身鬼扭青。只是凭何说是在我宅被扭？何时何因，何人见证？县令可曾问明？”县令张口结舌无以对答，侍郎愈冷笑道：“原告被告都不曾问明缘由，便行刑杖击，公堂逼讯，一些儿法度规程都没有，不似科班出身，多少银钱捐来的乌纱？”县令老实承认，捐银五千两。侍郎嗤鼻：“五千两捐一县官，银不算少，只是如此当官，恐不长久矣。”县令闻言，吓得大汗如雨，忙跑下位来，拱手请侍郎上坐指教。侍郎道：“我在礼部做事三十年，焉能不晓礼数？你纵不懂，我却不得败坏朝廷规矩。我已是草民，坐不得你这七



品正堂。你若不善此道，我可相助。我问你审，案情自明。”县令喏喏从命，于是开堂重审。王家父子见状，连向县令比划手脚，怎奈县令装聋做哑，不作理会，只气得王大户眦目欲裂，暴跳如雷，直到三班衙役连呼堂威，才不再喊叫。侍郎谓县令道：“问原告何时在姜宅挨打。”县令忙鹦鹉学舌：“原告何时在姜宅挨打？”王旦张口回：“三天前半夜时分。”侍郎喝问：“去姜宅做甚？”县令亦喝问：“去姜宅做甚？”王旦吞吞吐吐起来。侍郎怒道：“姜宅乃我的府第，你未经准许，三更半夜到我家何事？从实招来！”王旦只得交代：“我吃醉酒路过那里，听得有女子的读书声，一时好奇，就走了进去。”县令不禁发笑：“老弟原来有这等嗜好，可曾见到美人？”王旦哭唧唧道：“先前见了，后来又不见了。”县令好奇起来：“缘何又不见了？”王旦说：“陶生不让我进内，我们在门口撕扯起来，如此一闹，美人便不见了。”王大户听得气恼，叱曰：“什么美人，女鬼！”县令色迷迷发问：“就算是女鬼，也必然秀色可餐。后来呢？”“后来便打了起来，一路把我打成这个模样。”县令还在发浑，连呼“可惜”。侍郎早已皱眉，喝问：“可有人证？”县令醒悟，也忙喝问：“可有人证？”王旦道：“没人看见。”侍郎又问：“有无物证？”王旦呆了半日，答：“也无物证。”侍郎冷笑道：“既无人证，又无物证，满口荒诞无稽，如何便说我家有鬼？陶秀才，你那夜可曾见到王旦？”陶生是何等聪明之人，忙答：“根本不曾见到。”侍郎道：“陶秀才在我家居住，是我邀其看家，住得光明正大。而王旦夜入民宅，非偷即盗，罪在重责。莫说我家无鬼，即便有鬼，缘何秀才住之三月平安无事，而王旦只进一次就遭此祸殃？定是心术不正，神鬼不容，咎由自取。君子坦荡荡，小人常戚戚。此案看来，定是



王旦不知在何处做了腌脏之事，被人殴打，反诬秀才妖人，捏造出我宅闹鬼的故事来，闹得满城风雨，人心惶惶。既诬人陷害，又造谣惑众，按朝廷律条，数罪并罚，罪该收监判役。”此言一出，举座皆惊，王家父子吓得叩头求饶，县令瞠目不得出声，陶生也深感意外。侍郎不动声色，又言道：“念王旦年轻无知，属于初犯，邻里之间，宜宽容和睦，且从轻发落，罚金三百，杖击五十！”

县令听得头头是道，声声学舌，如同应声虫一般，将“杖击五十”也高声应了出来。衙役们一声吆喝，按倒王旦，举棍就打。王家父子又如同杀猪一般叫唤起来，县令醒悟到这也不是甚妥，忙喝住衙役，一时却又无托词。侍郎问：“责令已下，为何又止？”县令支吾不知所云，侍郎讥讽：“个中是否还有些瓜葛，不宜动刑？”县令忙矢口否认，侍郎曰：“既无瓜葛，令出必行。”县令不得不再次下令。衙役们早知王家给县令送了厚礼，而各衙役却分文没有，心中忿忿，又想在侍郎面前卖弄，便使出看家本领，一眼一板，板板入扣地猛打起来，直把个王旦打得鬼哭狼嚎、皮开肉绽，屁股如万花筒儿一般。王大户救儿不得，气得指定县令大骂：“狗官，既收我钱财，为何不为我做事？吃肉不吐骨头，我决饶不了你！”县令羞红满面，辨道：“我就知今儿该罚你三百金，所以早早收下了。”侍郎笑曰：“县令真个高人，未卜先知，含而不露，贪赃而不枉法。不过陶秀才无故受屈，你欲如何处置？”县令忙道：“那三百银就送给他吧，算些赏。”侍郎应允。

官司既毕，一干人各自回家。秋容三人尚不知生此变故，只道陶生在外酒醉不归，正焦急不安，却见陶生一瘸一拐回来，衣血斑斑，棒伤累累，边骂边诉说情由。秋容、小



谢哭得泪人儿一般，三郎不知从何拖出一件兵器，叫骂着要去结果了狗官性命。陶生阻曰：“这场官司已是咱们胜了，不必再去惹事生非。赃官恶霸以后若再犯在咱手，决不轻饶。”三人喏喏，直懊悔不该追打王旦惹出是非，让先生顶罪。不多时，侍郎也差家人前来探视，并请来红伤郎中疗伤敷药。诸鬼见有人来，皆回避暗处，悄没声息，所以来人毫无觉察。不几日，陶生已能坐起，言道：“侍郎待我不薄，我却隐瞒实情，非君子也。我今即去侍郎面前请罪，以求发落。”三人闻言大惊，曰：“若侍郎恼怒，再不许先生在此居，奈何？”陶生曰：“则我等缘分尽矣。”三人大哭，扯衣抱怀，不让离去。陶生劝慰曰：“不必如此悲切。侍郎乃开明义士，我辈能通行之事，想来他也能通行，未见得难为我等。侍郎不允，再另谋良策不迟。”

陶三望换了身干净衣衫，扶杖走出门来。病榻几日，恍若隔世，抬头天蓝云白，风清气爽，北燕南飞，悟到已是秋高季节。若侍郎不准在此，就该搬回自家老宅去了。于是绕道旧居。不意近家一看，三月不在，房屋竟全然倒塌了。满院残瓦断壁，蓬蒿丛生，寒蝉凄切，走将进去，竟惊出一窝野兔来。陶生呆了半日，无计可施，蹒跚离去。心怨苍天不公，无德无才者，脑满肠肥金堂玉马；有识有志者，贫厄交加聊无生路。难怪老杜愤而作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”。如若侍郎不肯宽容，将带领众鬼到何处存身呢？

如此想着，慢慢走到街上。大街上依然繁华依旧，商贾云集，行人如织。人们纷纷向陶生拱手致意，盖云秀才正气凛凛，神鬼难侵，驱邪压祟，真神人也。况官司得胜，惩治恶少，大快人心。看来这几日他已成为渭城一大新闻人物。陶生无心周旋，一径来到侍郎门首，门人言侍郎早有吩咐，



若陶秀才到，不用通报，直管进入。陶生心中愈加忐忑，不知侍郎何意。进得里面，侍郎含笑相迎，执手拉到客厅，屏退左右，言道：“我知你必来，只是没想到来这么快。”陶生心惊，口称有罪，撇了木杖就要行礼。侍郎道：“你能扶杖前来，心诚可见一斑，就免礼了吧。”陶生愈感羞愧不安，挣扎跪伏在地，叩头有声道：“晚生该死，不该欺瞒大人。”侍郎笑曰：“公堂之上可是谎言？”陶生愕然：“大人如何知晓？”侍郎笑曰：“我为官半生，这点真伪若看不出，还当什么礼部侍郎？此种小伎，只可用来骗骗那位糊涂县令耳。”陶生汗颜道：“公堂之上，幸有大人袒护，不然我定有牢狱之灾也。”侍郎戏曰：“我也有伪证之嫌了？”陶生连说不敢。于是侍郎请陶生坐起说话，道：“那日我便知有鬼是真，无鬼是假。只是恼脏官恶霸，才稍施惩罚。打他五十，算抵你屈挨的棍子。脏银三百，理当充公，但充公肯定又饱了贪官私囊，不如给你。只是不知故宅中究竟出了什么事情？”陶生便将如何迁居姜宅，如何初遇众鬼，又如何交往相处，细细说与侍郎。侍郎感慨不已，叹曰：“鬼尚可教化，人却不可理喻，人不如鬼也。”陶生道：“今斗胆告知侍郎，不敢奢望大人宽恕，我即搬出贵宅，不再骚扰了。”侍郎问：“欲搬往何处？”陶生低头道：“适才来此之前，曾去旧居看了一下，老房已全部坍塌，只好重新修建了。”侍郎摇头道：“既如此，何必搬出？我那故宅白白闲置，只要你平安无事，但用无妨。不仅如此，你为我宅中众鬼设帐教学，数月不辍，我岂能连王大户的礼数都没有？今应补上一份聘书才是。”陶生当是戏耍，亦拍手笑曰：“吾愿应此聘也。”侍郎即铺纸提笔，饱蘸浓墨，认认真真地修了一份聘书，递与陶生曰：“可否？”陶生观后颌首称：“可也。”侍郎又笑道：“有聘无



礼不成规矩。塾资视市情而定，不可就高，亦不宜太低，每月十两，且付半年。”言罢，果真让人取出一大锭白银来，认认真真递与陶生。陶生大惊，几欲跪地，惶愧难当：“此原是我的过错，大人不见谅于我，我即刻搬出就是，只求大人勿羞吓晚生矣。”侍郎搀住笑道：“素闻秀才与人交往豪爽大气、洒脱不羁，今日怎情趣全无、小家子气来？视我为王大户吗？”陶生惶恐道：“蒙大人不逐，已是感恩不尽，怎敢再索要金银？”侍郎和色道：“你我名为长幼，实为挚友，我敬秀才人品学问、胸怀抱负，常欲资助却无因由。今你为我安抚游魂，平息崇患，将来故宅必能启用，此乃大功一件，理应酬谢于你，秀才何愧之有？”陶生这才稍感心安，接银谢道：“不知何时才能回报侍郎大德？”侍郎摇头道：“我岂希图你的回报？只是如今朝廷昏庸，奸权当道，官贪民怨，世道不公。你若能获取功名，励精图治，当一个为国为民的清官，也就是渭南地方的莫大荣幸了。”陶生感动肺腑，告辞出门。临行，侍郎亦再三叮嘱勤奋莫怠，明年务必赶赴春闱。陶生连声诺之。

二

陶生回转，告之众人详情，众皆欢腾。当夜时值八月中秋，明月如镜，冰清玉洁。秋容、小谢忙忙下厨，备得一桌好酒菜，众团团围坐院中。良辰美景，赏心乐事，三郎横箫，秋容献舞，小谢赋诗，欢声笑语，弹冠相庆，俨然一书香人家。酒席将散时，小谢忽拿出戒尺，击桌正色道：“先生赴考有期，此乃我家头等大事，我等三人再不可肆意胡



闹。今日乐后，明日即停学馆，各自小心做事，唯先生所需是从，若有违者，重责不贷。”言毕又用戒尺连击桌沿，笃笃有声，众皆唯唯喏之。陶生亦察觉小谢近日形神有变，似骤然长大许多，许是波折使然，不禁暗暗赞叹。自此，众鬼屏声敛息，轻来轻去，却又无微不至。陶生刚感口渴，茶水已放置面前；刚感热燥，凉风已轻轻扇起。想见哪个，哪个便应声而至。不欲相见，书斋内则寂无一人，连虫鸟都不来打扰。由此潜心攻读，再无他念。

转眼冬去春来，京都考期已近。陶三望吩咐小谢、秋容收拾行装，小谢、秋容遵命忙碌，除装尽家中所有银两，又不知从何弄来一包黄金，使得资川丰厚异常。三鬼送陶生上路，杨柳青青，溪水长长，送过一程又一程，直送了三四十里，仍不忍分别。陶生笑道：“如此送下去，要送到京城了。你们快回去吧。”三鬼正欲回转，三郎忽大叫一声，手抚胸口呻吟不止。众惊问何故，三郎面色惨白，挣扎道：“心血潮涌，眼翻黑云，此不祥之兆。”小谢惊曰：“先生将行，却出此征兆，不得前往了。”陶生疑问：“何出此言？”三郎道：“我有先见之感，为人为鬼皆百试不爽，非大灾大难，不出此兆。”陶生大笑：“是秋容、小谢不欲我离开，故唆你出此损招的吧？”小谢早急得满面通红，道：“先生不可不信。当初我们尚为人时，三郎忽言眼黑潮涌，父母疑之撒谎，不意我姐弟三日内皆暴病而亡。后来我俩魂赶酆都，途中三郎又突潮涌眼黑，果鬼拥魂挤，过不得奈何桥，不曾注名在册，遂成了游魂野鬼，再也不得转世投生。今此兆定应在先生身上，万万不可葬行。”秋容闻言，早藏了行装，高声说：“我们三人，如何留不住你一人？想走也是不行的了。”陶生急



躁，告曰：“我已允侍郎务必赴考，岂可失信？”三郎道：“先生可托痼疾，欲往不能。”陶生连连摇头：“侍郎待我大恩，我已欺他一回，岂可再次相欺？言而无信非君子，我将有何面目自立于世？”秋容道：“先生不便明讲，我等去侍郎处告之。”言罢三人便要前往。陶生急阻拦道：“京城会试，三年只此一回。若能中榜，一则不负侍郎厚望，报其知遇之恩；二则拯治世风，效力于国民；三则不负我寒窗苦读，告慰于地下先人。如此大事，岂可为一无稽疑惑而踟蹰不前？你等爱我之心，我自深知，但若真为我好，就应遂我心愿，放行才是。”三人闻言，相顾良久。小谢自知无法阻拦，泣曰：“先生若固行，我等只好一路相随，不然，决放心不下。”陶生断然拒之道：“一人进京，居家相随，成何体统！况且路途遥远，万物皆有，恶邪难避。尔等弱质，多有不便，若出差错，如何是好？吉人自有天相，且在家等待佳音吧。”

三鬼无奈，只得交出行装，但心中愈感凄惶。小谢、秋容泪流成线，衣襟尽透，左右执手，不得分离。陶生心中着急，强笑与二女揩泪道：“这是做甚，不是渭城西去客，何不做岸上踏歌声？许久不闻你们歌声如铃了。笑嫣然，舞翩然，咱们且歌舞一回，祝我金榜独占鳌头如何？”言罢，竟自吟唱起来。众鬼闻声，破啼为笑，露出往日本相，牵住陶生歌舞翩跹，如颠如狂。只是此情此景唯陶生能见能闻，世人皆不见也。偶或有人从中穿插而过亦不得知晓，只道陶生在练八卦、太极或醉拳游走。正乐，两匹快马扬尘而过，却是王旦携家丁王青顺大道而去。马上行囊丰实，也似进京赶考之举，秋容笑曰：“他若能得中进士，我也能拿得状元了。”众人皆笑。忽不见了三郎，正诧异，三郎又在面前，



手中牵一匹雪似的骏马，笑盈盈谓陶生曰：“蠢物尚有快马，先生焉能无坐骑？这是我家的雪里豹，一百二十年未有人骑了，先生请上吧，保你一路顺风。”陶生大喜过望，乐陶陶上马。刚刚坐稳，那马便一声嘶鸣，四蹄生风，直如腾云驾雾，眨眼便远离了渭南。

陶三望骑在马上，始晕头转向，后平稳下来，便见得路旁风景如画。平日不得外出，看腻了渭南的山水，如今一下来到了辽阔世界，只觉得天高海宽，气象万千。那马忒懂人性，心想它快时它便快，心想它慢时它便慢，走走停停，一路竟看了不少的名胜古迹，游了不少秀美山川。这日已近皇城，总计时日，倒也不快不慢。遥见城门巍峨，旌旗招展，正欲扬鞭驰入，雪里豹却两蹄抛空，数声长鸣，立地不动。三望知有变故，刚刚下得马来，那马便倏忽不见。盖已送到地方，回转复命去也。地上只遗一只包裹。陶生微笑，背起包裹自个儿走进城来。

京城地面，天子脚下，果然繁花似锦，人物轩昂，绝非渭南小城所能相比。城门内不远，有座“高中客栈”，营建豪华，陈设讲究，门前车水马龙，皆外省前来应试的富家子弟。三望来到门前，恰见一俊逸少年携带书童大大方方走了进去，分明也是一位会考的举子。不由思量所带川资雄厚，何不也阔绰一回，免得损了渭南才子的体面。正欲进内，身后忽有人大叫：“好你个陶三望，怎跑到我前面来了，我四条腿反跑不过你两条腿，是何道理？”回头看却见王旦、王青。三望本不欲理睬他们，怎奈王旦这头蠢物天生缺少肝肺，挨打受辱之事早已丢之脑后，倒有他乡遇故人之感，捶肩拍背喋喋不休，并拖住要同住此店。三望欲摆脱，王旦



道：“住不起此等好地方吗？我与你会账就是。”三望冷笑：“财神并非你家祖宗，莫以为天下只有你有钱。我正欲住此！”径进栈来。两人皆要了楼上上等客房。待上楼一看，两房仅一墙之隔。尚未漱洗，王旦不请自进，鼓掌大笑：“从渭南跑到京城，咱们千里迢迢还是当了近邻，这回你不想理我也得理我了。”三望只得自认晦气，问道：“你不在家享福，来此做甚？”王旦正经道：“拿状元哪。”三望哑笑：“千字文识得全否？”王旦亦哂笑：“此话好蠢。咱那渭南县令识字不比我多，就当了一方父母长官。我爹大字不识一篓，也挣得银钱百万。世上只要有钱还愁买不到东西？我爹说了，当官要当大的，六品七品算什么？起码弄个八品九品的……”三望捧腹大笑，“十品以上如何？”王旦点头：“亦可。”三望曰：“这要吏部奏明朝廷，专为你家设定品位方可。”王旦摇头道：“既如此麻烦，就小点也罢。我这人平生最怕麻烦，若非老头子多事，我是决不会来此费神的。”三望戏曰：“他定有求官法术，说来我也好效法一二？”王旦认真思之道：“详情如何，他也不曾告我，只说早转弯抹角把一切安排妥当，我只管来京领取状元就是了。”三望心下疑惑，正欲深问，王青走来，说酒饭已备好，请公子用饭。王旦邀陶生同用，陶生不肯，吵吵嚷嚷推拉半日，才把王旦弄出房门。

王旦主仆走后，陶生急忙掩门，恐再来骚扰。正欲稍事休息，门环却又响起，不由躁道：“怎又来了，还有何事？”门外人缓声道：“仁兄此时若无暇，小弟则改日拜访。”闻其声并非王旦，陶生忙道“请进”，却是在客栈门外见到的那位俊逸少年。少年温文尔雅，连称打扰，陶生亦连称得罪。原来少年住在另一隔壁，因是近邻，特来拜访。坐下互叙祖籍，少年自云商州人氏，姓蔡名朋。其父蔡洪，原兵部侍



郎，几年前告老还乡，今奉父命前来应试。陶三望闻言，顿起身重新行礼，郑重道：“早闻商州蔡侍郎，为国南北征战，屡建功勋，仍开国老臣，深受国人敬仰。只是无缘拜见尊容。今竟与公子同栈相住，且为近邻，真三生有幸。”蔡朋亦郑重道：“小弟亦早闻渭南有位陶秀才，为人豪放，才学无双，有当今李白之美称。方听小二言秀才就住隔壁，大喜过望，才不揣冒昧前来拜访。”公子蔡朋言谈举止，文静似水，儒雅若兰，谦谦君子，确乎大家风范。二人深感亲切，笑脸相望，似慰平生之愿。三望道：“老将军勇武盖世，令敌军闻风丧胆，乃一代英雄。公子却不事武功，来赶文考，却是为何？”蔡朋言道：“家父半生戎马倥偬，只识金柝铁衣，不晓花好月圆。受尽边庭风霜，却受权臣排挤，因此及早还乡。父母只生我兄妹二人，爱之过甚。妹乃闺中弱质，不识风雨，我幼年亦体弱多病，难胜鞍马，家父便不许学武，只许习文，言只为太平文官，不当沙场武将，免得征战心寒。所以未承父业，改为书生了。”陶生闻言笑曰：“如此一来，世间便多了一个儒家传人，少了一名将门虎子了。”二人抚掌大笑。

二人谈兴正浓，楼下忽传来吵闹之声，半日不止，甚是凶狠。二人不堪其扰，出门扶栏向下一望，却是王旦、王青主仆与店家众人闹得不亦乐乎，店角落里缩立着两个妖冶的粉头，似与此事有关。陶生冷笑：“狗走天边不改吃屎，老毛病又犯了。”蔡朋问：“兄与他相识？”陶生苦笑曰：“吾乃同乡。”蔡朋摇头：“兄如此轩昂人物，怎有这等劣劣同乡？”陶生曰：“一母九子，九子不同，况仅是同乡乎？”蔡朋道：“既是同乡，兄便应下去劝解一二。”陶生反袖手笑道：“此人一天不闹事，便感心痒难耐，我等去劝徒劳无益。花花世



界，缺一不可。如此好戏，我们权当耍猴看吧。”正观间，下面竟打了起来。王旦、王青一如在渭南模样，满口污言秽语，咆哮如雷，连蹦带跳，大打出手。怎奈忘了此非渭南，店家人多，且有专司护院，三五下就将二徒擒拿了。二粉头见状，仓惶欲逃，王旦忙呼：“我已付罢钱了，莫走！”二粉头闻言，愈奔逃得快当。王旦挣扎不开，怒而向众人大叫：“敢拿我们，叫尔等好看！”有人疑问：“你有什么了不起？九门提督莫不是你舅舅？”王旦摇头：“我大舅开棺材铺，我二舅开屠宰场，我三舅卖凉粉酸辣汤，没有舅舅开九门提督。”满堂哄笑，陶三望与蔡朋也哈哈大笑起来。三望乐道：“此戏如何？比耍猴还要有趣吧？”下面又有人戏曰：“那么你爹是开皮肉铺的吧？”不意王旦却懂这个，大叫：“那我爹不成了王八？我爹是渭南大财主，有钱！”满堂越发大笑。王旦不服，“你们若不相信，就……”他意在找位证人，猛抬头看见了三望，如获救星，大叫：“若不相信就问陶三望，他是我们渭南的大秀才！”三望正瞧得热闹，不意王旦这一叫，众皆抬头向他看来，顿觉赧然，不得不走下楼来，朝众人施礼道：“我这位同乡是粗鲁之人，不知缘何冒犯了贵店？”店主忿道：“凡在我这里所住，皆应试学子，需要清静安逸，拒绝纷乱惊扰，以便攻读有成，多高中几位功名。不想这个夯货，仗着几文臭钱，竟把野鸡粉头叫到这里，弄得污秽不堪，劝之不听，反出言无状，岂不要坏了我高中客栈的名声？”陶生道：“是他不懂规矩，还请贵店宽谅。”店主不依，言：“此乃天子脚下，文明世界，岂容这等乡下无赖撒野。把他的行李扔出去，把人轰出去，再不许踏进门来！”店中伙计闻言，纷纷跃上楼梯，乒乒乓乓一阵响动，大包小包的东西直被乱抛了下来。王旦这才急了，高叫：“莫赶我



出去，我爹吩咐的，一定要住这家客栈！”言罢，竟眼泪鼻涕直流，双膝跪了下来。陶生见状，只得再施礼道：“同乡无礼，理应重责。但请店主看在我等皆外省人的份上，地理生疏，不知所归，舍此无他，暂收留几日，以后再不许他胡闹了。”蔡朋亦求情道：“贵店高抬贵手，饶他一遭，我等借住之人，皆感念在心。”店主这才稍稍消气，拱手道：“若似二位这般识礼，何出这等闹剧？我高中客栈在京城也算小有名气，每逢科考，云集天下雅士，高中者屡屡有之。古云和气生财，若非万不得已，我岂肯随意逐客？既是二位讲情，就且饶他一遭吧。”

如此过了一个多月，倒也平安无事。眼看考期将至，各省学子日夜攻读不怠。陶生慕蔡朋才华，蔡朋慕陶生见地，二人互道经纶，共研诗文，已成挚友，皆踌躇满志，要在考场之中大显身手。

这日，高中客栈忽来了一个官府差办模样的人，口称要找渭南公子王旦。而王旦自那日欲带粉头不成，便每日同王青出门游玩，或天桥看耍，或青楼狎妓，早起晚归，通宵达旦，风雨无阻，也自忙得不亦乐乎。只要他不在店中胡闹，店家也不去管他。这日差办找王旦，自然找他不着。二日又来寻找，仍不见踪影。问去何方，店中人因恶王旦，纵知也皆云不知，问何时回店，也皆云不知。一连几日，皆是如此。直到临考前一日，差人尚寻王旦不着，不禁焦躁，连呼：“要误事了。”店中人反窃喜，问误何事，差办初不肯说，踌躇再三，方言有一封信要交王旦。帐房言：“既如此，何不投他房中，待他回来，不就知晓了吗？”差办道：“我家主人嘱咐，只能面交。”帐房道：“那就在此等候吧，半夜许能回来。”差人无奈，只好坐等。直捱到半夜，王旦方醉醺



醺而归。差人随之进房，掩门埋怨道：“大考在即，公子为何还如此散漫？”王旦道：“你又不是我爹，管我做甚？”差人道：“我乃马尚书府家人，有事告知你。”王旦闻听是马尚书府，顿喜笑颜开，道：“什么时候让我当状元？”差人见他是浑人，不悦道：“状元就那么容易？你整日胡乐，该有的也让你乐掉了。”王旦却不以为意，道：“谁说胡乐？我家托门子给马尚书送了三千两黄金哪。”差人吓得急捂他嘴，恨不得揍他一巴掌，低声道：“你哪里知道，事情有些变化。原定我家大人为主考，另外四官为副考，五人统管一切。可偏有好事者上奏朝廷，说除考官之外，还要有一名督察，以防差错。万岁准奏，又命他的老师张翰林全权督察。虽说这只是新登级的皇上摆个认真的样子，可那位张翰林却十足是个认真的人，纵然他不亲自阅卷，但查点是少不了的，卷宗里面好歹总得有一份卷子，所以不能无卷直接点榜了。”王旦曰：“这事我不管，反正我爹说了，我不用入场考试，在高中客栈里等着戴状元帽子就是了。”差人见他不可理喻，也不再多言，取出一个信封丢于桌上道：“这是我家大人亲笔写的三道考题，你爱写不写。若写好明日带进场去交上即可。反正我家大人也算为你出力了，没白收你家金银。”说罢拂袖而去。

王旦尚不以为意，往床上一躺道：“不点就不点，反正我没有官瘾。这一趟玩玩京城就够本了。”王青劝道：“公子不可如此。三千黄金才换得这张题单，一道题就是黄金一千两哪。如拿不来个名次，回家如何交代？”王旦方取过题来，看了半日，愁道：“原来说得好好的，根本不用我动笔，如今倒得写起文章来，还要三篇，我如何知道写什么东西？你来写吧。”王青亦愁道：“我也不会呀，我连题都念不过去。”



主仆真正发了愁。眼看三更已过，王旦忽拍额道：“何不让我三望帮忙？”王青说：“不可。他一向狂傲无状，谁知他会写些什么？里面若藏些毒言恶语，咱们也看不出来，岂不坏事？”王旦说：“给他钱呀，三千两都花了，还在乎一个小零头？再给他一百两。”王青道：“公子忘了聘他当先生的事了？他是个傻瓜，不认识钱。”想了一阵，王旦又拍额道：“我看那位蔡相倒是个好说话的人，文才又好，求他作吧。”王青道：“只好如此了。公子自去，讲究些礼节，且不可告他是此次考题。”王旦允之。

此时蔡朋已经进入寝，忽听门响如雷，急起身视之，却是王旦。王旦口称蔡老弟，一揖到地，言：“打扰打扰。”蔡朋从未见过他这般模样，慌忙起床，问有何事，王旦先从左袖取一锭大银置于桌上，又从右袖取一张纸笺，说：“请蔡老弟依题作文三篇。”蔡朋曰：“此已夜深，明朝便是考期，改日再作如何？”王旦急道：“正因明日是考期，才需要今夜作出。千万请蔡兄辛苦一回。”言罢，又连连打拱作揖，恳求不已。蔡朋乃心软之人，见他如此着急，只得接单细看。见三道题目涉面甚是深广，可舒经天纬地之才，展锦绣珠玑妙笔，决非常人所能设拟。不由问道：“何来此题？”王旦犹豫道：“路上捡的。”蔡朋道：“既是捡的，未必今日就作，此题甚好，容我改日细细斟酌，方可为之。”王旦急道：“不行，明日就要用的！”蔡朋仍不解：“用它干甚？”王旦脱口道：“明日……”一言未了，自知失言，忙忙掩口。蔡朋尚在懵懂，书童一旁插言：“莫不就是明日考题？”王旦一时无言。蔡朋大惊，丢题于地，颤栗不止，谓王旦曰：“此乃触犯王法之事，快快拿走！”王旦反笑曰：“真胆小如鼠，没见过大世面。这是我老爹花了三千两黄金从礼部马尚书那儿换



来的，一个愿买，一个愿卖，公平交易，怕由何来？你若想用，我分文不取，让你白用，只帮我凑三篇文章就行了。”蔡朋哪里肯听，连连摆手，让他速走。而王旦索性耍起赖来，说蔡朋不够朋友，枉叫蔡朋。书童气恼，使劲向外推搡，王旦不肯就走，三人拉拉扯扯起来。陶生本已熟睡，听得隔壁吵嚷，忙披衣出门。隔壁三人已拉扯到走廊上，王青也已闻声赶到，店中伙计还有若干客人也在纷纷出门观看。陶生见又是王旦，不由气恼，叱道：“你怎又闹事端！”王旦倒有些惧怕陶生，夺路便走，不想一肩撞到蔡朋身上。蔡朋乃文弱书生，刚才撕扯已精疲力尽，被王旦撞得趑趄数步，退至栏杆，站立不住竟翻栽了下去。这下满院惊呼，齐喊救人。陶生奔下楼来，抱住蔡朋一看，虽不曾毙命，但头破血流不忍目睹，已昏死过去。不由心疼大哭。店家急急赶来，一面派人速请大夫救治蔡朋，一边看牢肇事者王旦，并与三望共问缘由。书童将二人拉到一边，边哭边诉，细告逼文之事，并将题单寻来交与三望。陶生与店主均震惊，店主道：“此等大事出在我店，定要大祸临头了。”陶三望怒发冲冠，恨道：“礼部尚书主考官竟做这等枉法之事，且害蔡朋无故伤身。我定上诉！”店主道：“马尚书权势浩大，一手遮天，你乃一介书生，扳他不倒。”三望怒道：“他纵权大，大不过王法。我纵书生，亦有头颅肝胆。豁出性命不要，也要争个是非高低！”连夜书写状纸，也不再思想明日大考之事，天刚亮，嘱书童看好蔡朋，就直奔官衙而去。

这日既是大考，京城各部衙门奉命协配调理，暂停理案。陶生一连投奔了三个衙门，皆无人受状。正在焦急徘徊，忽闻净街大锣阵阵，行人奔逃，避之唯恐不及，却是巡按刘成大轿路经于此。陶三望急不择官，直冲过去，拦轿喊



冤。这位刘巡按理案十有八九理不清楚，却最注重官风官威，凡冲撞官轿者无论妇幼老弱，一概先杖击二十，再问情由。于是执杖者不用吩咐，一拥而上，按倒陶生便打，重重二十大板，方拖到轿前问有何冤。陶三望咬牙挺受，跪呈诉状。刘成接状一看，神色乍变，不置一词，即命人将三望带回府衙去了。

高中客店店主乃精细之人，并不敢将此详情稍晓于人，只等陶生消息。等了一日，不见陶生回来，已知情形不妙。蔡朋又一直昏迷不醒，正急得不知如是好，却有伙计奔来报知，陶三望撞在刘成轿前喊冤，被带进府去了。店主闻言跌足高叫：“怎就撞在这个瘟官手中？真要祸及本店了。”原来这位刘巡按本是地方小官，靠一妹生得貌美，献与马尚书当了小妾，才连跃三级升了巡按。此二人狼狈为奸，把持朝政，为所欲为。世人皆知此事，称之为卖妹巡按。将状告在他的手中，岂不是自投罗网？店主一面忙忙吩咐众人打点细软，准备离此，一面谓蔡朋书童曰：“你们在京还有亲朋吗？”书童泣曰：“早年我家老爷为官时，亲朋倒也不少，如今全不大走动了。”店主道：“若无亲朋就速迁他店，此处顷刻就要被抄。你主仆若不逃离，恐性命难保。”书童闻言大哭不止，告店主道：“公子尚在昏迷，我年小无力，一时如何逃得？还求店主救我们性命。”店主看他们实在可怜，且恨奸权无理，百姓受屈。便把蔡朋抬上大车，随同他们一起逃走了。

众人刚离高中客栈，一伙官兵便冲了进来，把前宅后院搜了个鸡飞狗跳，没找到要抓的人，倒把王旦主仆从柴棚中解救出来。未及逃离的举子们皆被拘在院中受审，追问店主和蔡朋的下落，皆言不知。闹了半夜，一无所获，只得率众



离开。王旦认得其中一个便是送题的差办，便扯住道：“我考状元的事怎么办？”那人恼怒，甩手给他一个嘴巴，骂道：“乡下蠢物，给老爷惹来麻烦，饶你不死已是造化，快快滚回渭南老家去吧！”

王旦痴立院中，半边脸眼见得肿起来，如同猪尿泡一般，没了些人形。众举子道他害群之马，群情愤怒，围住诅咒责骂，唾沫几将他主仆淹没。更有甚者捡起石块投掷，他俩前额后脑又都频频鼓出青紫肉包来。王旦脸皮纵厚，怎奈折腾了一个昼夜，饥饿捆绑，羞辱责打，欲逃不能，欲救无助，眼前便觉得天旋地转，群魔乱舞，那缕呆魂儿竟颤颤惊惊地离了壳儿，逃匿得无影无踪。人们眼见得他大叫一声，仰面倒地，口吐白沫，不醒人事。王青跪请众人救助，众皆道“活该”，拂袖而去，无一人向前。

王旦躺在那里足足一个时辰，方悠悠缓过气来。但睁眼不识何处，亦不知自己是谁，哭一声笑一声不似人声。天明请医看视，医言心蕴魔障，无药可医。连请数医，皆言如此。王青无奈，只得雇一辆大车，装载了王旦，掩面出城，一路灰溜溜地转回渭南去了。

此夜刘成一直在尚书马荣府中，等候搜寻结果。差官们半夜方归，一无所获。刘成道：“高中客栈是本城老栈，狡兔且有三窟，恐找他不着了，奈何？”马荣道：“他既是本城的老栈，就知此事的厉害，所以弃栈而逃。生意人胆小，料他不敢招惹是非，只要派人暗中加紧查访，一旦查到格杀勿论，便无后患。倒是蔡朋不可小觑。据查，蔡朋乃昔日兵部侍郎蔡洪之子，蔡洪与礼部姜丰在朝时就与我不和，联手同我作梗，直到十年前一齐告老，我才少了两个对头。此事若



发，蔡洪必来与我等拼命。所以掘地三尺也要把蔡朋找出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不可留有后患。”刘成称是，又道：“陶三望如何处置？”马尚书道：“此乃一介狂生，无有根基，不足虑耳。事过之后除之即可。”刘成又道：“那栈中的几十名考生，也都除了吧。”马尚书阻道：“不可。今正在考期中，城中考生云集三千，一旦哗变不可收拾。事发时那些人虽在现场，但估计他们并不知个中详情，只道是殴伤人命，不然今日考场不会太平，拦轿者也决非陶三望一人了。”刘成点头道：“有理。不过也不可太为大意，我派人密视动静，若有异常，严治不贷！”马荣笑曰：“你长进不少，也懂为官之道了。”两人抚掌大笑了半日，马荣忽问：“那张题单何在？”刘成言：“不知此事。”马尚书变色道：“此乃要命之物，上有我的亲笔字迹，万不可落入他人之手。许在陶生身上，务必取之！”刘成应喏。二人又商议了其他一些朝政事情，某某该革职，某某该抄家，某某该拉拢提拔，如同商议家事一般，直到五更上朝时辰已到，方将诸事定案，各自乘轿上朝办理去了。

三望被从大街带回巡抚衙门，初还以为即刻问案，不料不由分说就被扔进了一间黑牢，银铛上锁，再无人问津。不由焦躁，擂动牢门，叫了半日，还是无人理睬。细观黑牢无窗无隙，门洞狭小，大锁紧闭，渐省悟定是遇到马贼死党，把自己捉进来了。心中万分懊恼不该冒失告状，告不着奸贼反被贼所囚禁了。也不知蔡朋和店家安危如何，只恨没有变化之术，不能逃出这间地牢。身边那份题单还在，此乃奸贼亲笔所写，要存放好，将来若有时机，便是铁证。急取出视之，幸好无损。但四壁坚硬如铁，无处可放。寻看再三，唯



脚下泥土稍显松散，但又无工具可用，只得伸出十指用力抠掘，不长时间十指便皮肉破烂，血珠滴溅。不顾疼痛用力抠挖，竟也抠出一个小小的洞穴。又恐时日久长，地潮纸烂，便撕下一块衣襟，紧裹数层，方置于洞中。刚做好手脚，便听得脚步声响，两个如狼似虎的差人锁了陶生就走。一路连踢带打，直拽到一处刑房。抬眼望去，上面坐着的就是那个坐轿的官员。陶生怒而质问：“你是何官？为何把我囚入地牢？”刘成笑道：“你连我都不识，还打什么官司？此是巡按府，本按即是刘成。你既告考题失泄，可有凭证？”陶三望心中暗惊，原来他就是卖妹巡按，责道：“考题失泄，罪触国家刑律；案犯又致伤人命，人命关天。你不去追查辑拿，严惩罪犯，却将我囚于黑牢，直到现在才提问案情，是何道理？”刘成道：“本按这不是在查问了吗？那张题单现在哪里？交出来我好断案。”陶生道：“不知。”巡按道：“无有凭证便是诬告朝廷大员，罪当凌迟！”陶生冷笑：“有罪无罪，你知我知。既落尔手，悉听尊便吧。”

刘成闻言大怒，喝令动刑。霎时刑具轮番动用，无所不极。陶生大骂不止，愈骂愈打，愈打愈骂，好端端的一个人儿眼见得便血肉模糊、奄奄一息，刘成也累得腰酸背疼、气喘吁吁。于是陶生又被丢进黑牢，任其死活去了。

蔡朋睁眼醒来，四面陌生不知身在何处。书童见其苏醒，喜极而泣，告之已昏睡三日。店主亦过来看视，细说事变过程，他们现已逃出京城，住在离城二十里的老家村庄上。蔡朋既悲且怒，问陶生下落，店主言凶多吉少，无从知道实情。蔡朋闻言，捶胸顿足大哭不止，挣扎坐起，要去寻找三望。店主人连连摇头，说官兵追查正紧，即便匿在这



里，也随时有性命之忧，若再出去，送死无异。况公子伤势未愈，行动不便，到哪里去寻陶生？蔡朋哭道：“陶兄身陷贼手，我岂能坐而视之？”店主人忖道：“眼下之计，是寻找能救陶秀才之人，若能救出秀才，高中客栈及众人之危也就解了。而马荣、刘成官高位显，指鹿为马，权势遮天，听说前日又将一御史诬陷成罪，推出午门斩了。现朝中尚无人能将其扳倒，公子一文弱书生，又能如何？看来只好听天由命了。”蔡朋哭了半日，无计可施，心想只有回家告之老父，请他来此解围。并想起某日与陶生闲谈，陶生言及与姜侍郎通好。而姜侍郎又与其父为挚友，不知姜侍郎能否出面相助？于是就在病榻上和泪成书两封，交付书童，命其先到商州，再到渭南，火速告急。店主人亦赞同此策。于是速备快马干粮并遣一位精壮伙计，护送书童日夜兼程，奔陕西报信而去。

三

自三望走后，小谢姐弟及秋容日日倚门盼望。望断千山万壑，归帆点点，总也不见踪影。春去夏来，鸟飞草长，惹无限愁思。盼极生怨，秋容偶疑陶生定是另有所爱，乐不思蜀，况本非同类，当初逢场做戏而已。小谢则厉声驳斥，道先生仁义真挚，至诚君子，决非薄幸之人。小谢偶怨三月无信，一去不归，缺心少肺，岂不知家人盼望，若如此就永羁他乡不再归罢。秋容立刻不依，言先生定是仕途坎坷，或山水阻搁，不得即刻到家，怎就咒其不得回归？二人常为此争吵不休，又都以哀声叹气、泪流纷纷告终。一日，三郎忽



道：“我心血涌潮，又似当日先生行时所感，恐有应验也。”二女大惊，忙携三郎潜出门去，登高遥望，恰见一大车如蜗牛蠕动，自远而近慢慢移来。驶车的却是春日伴王旦进京的家丁王青。车洞中仰卧一人，披头散发、脏污不堪，两眼散光状似失魂，细看正是王旦。三人惊疑，定是考中出了大事。遂随车潜近王家探听，却被宅神无情逐回。三鬼更加焦虑不安，每日穿山越岭去远处瞭望。不日，又见两匹快马奔渭南而来，马上人风尘仆仆，一书童模样的边奔边说：“偶听陶相公说，这位姜丰姜侍郎有两处住宅，不知现住何处？”另一人道：“速速进城，一问便知。”二人快马加鞭飞驰而过，并不察路旁三鬼。三鬼见言及陶生，即展阴风引马前行，马儿如生翅一般凌空腾飞，马上人约束不得只好死活由命。正惊恐万状，那马却又扬蹄长嘶一步不前，二人抬头，见一高大门楼，下马一问，正是姜府，忙递书求进。不一刻，里面传言见客，二客不及掸土扫尘，便直跑进去了。

三鬼尾随入内。二客呈上一书，跪地便哭，言侍郎速救陶相公。姜丰看罢书信，神色大变，又细问详情。一客自言商州蔡侍郎府书童，将陶蔡二相公如何在高中客栈结识，王旦如何夜逼作文，蔡朋如何坠楼重伤，陶生又如何撞在巡按刘成之手讲了一遍。姜侍郎气得须发皆抖，大骂奸党。书童泣曰：“陶相公身陷贼手，命在旦夕，我家老爷已从商州星夜起程赶赴京都，亦盼大人能出手相助，共救陶生。”姜丰道：“我与陶生莫逆，焉能坐视？况我等当年就与马贼不和，为天下计，也不能允二贼祸国殃民。既然蔡大人已往，我也即刻赴京！”

小谢三人听得真切，唬得魂飞魄散，一阵阴风卷出城来，二女抱头痛哭。三郎道：“女子无用，只知啼哭，速想



良策方是。”小谢道：“只有共同赴京，协手相救了。”三郎踌躇：“皇城圣地，仙道如云，我等野魂，神怪不容；况关山重阻，凶险叵测，何忍让姐姐们苦受颠簸？不若我一人前往，见机行事，与先生共存亡罢了。”秋容否道：“正因京城险恶，才由不得你一人擅入。人多势众，互有照应，我等虽是女流，并非无胆无能之辈，焉有坐家等待之理？”小谢道：“事情紧迫，不容耽搁。我们速做准备，就此启程。”

三鬼各自飞入自己坟穴，将阴阳有用之物一并带好，共跨雪里豹，霎时旋风如柱呼啸而去。

渭南距京城，千里之遥，三鬼操动阴风，片刻不歇，惊得沿途神怪不安。有好事者欲追截之，但阴云去之甚速，且无凶杀气象，也就由他去了。不一日逼近了京城。距城门尚有五里，突觉光芒刺目，如箭穿身，雪里豹因背负阴鬼，亦原地打旋不得稍进。众人定神视之，城墙上毫光闪烁，如织如瀑，直达天地，原来此便是天罗地网，专阻外来魔瘴。一守门大神持戟站立城头，喝呼：“何方野鬼，速离圣地，不得逗留！”三郎道：“我等要去救人，请方便一下。”门神好笑：“尔等野鬼，身陷无常尚不能自拔，怎言救人？人自有人道，何用尔等操心。”秋容小声骂道：“哪里都有看门狗，不通人性！”幸喜门神不曾听见。小谢婉言道：“我等因先生有难，不得不擅闯皇城，虽有所亵渎，但大神明鉴，我等皆是善鬼，决不生祸害，事完之后，即刻撤出，万望放行。”门神道：“真小鬼见识也。此处非神圣不能通行，并无恶鬼善鬼之分，除非有特赦路引。”秋容躁道：“休与他罗唆，我们冲过去吧？”三郎道：“恐冲他不成。那道网壁乃上天所设，专捕鬼怪，不到近前，我们就魂飞魄散了。”小谢沉吟



稍许，用力褪下一只水晶玉镯，高声谓门神道：“路引在此，请大神网开一面。”言罢，掷上镯去。门神接镯心下发愣，此乃数百年前西域罗马国为通丝绸之路，不远万里进献来的贡品，有清凉防腐之神效，置于棺内，尸身鲜活如生，永不腐烂，实为天地三界所罕见。此鬼何有此宝？踌躇间，下面哀声又起，三鬼仆伏在地，叩头不止。门神忙将宝镯丢于袖中，用戟撩开一束天光，叫道：“路引已验，尔等速进！”

三鬼闻言，即提马缰，连人带马飞跃而进。正值子夜时分，黑雾漫漫，万街空巷，偶有怪声，若大一座皇城，竟似冥间地狱。秋容问：“现去何处？”小谢道：“人间善恶，我们管不了许多，只救出先生就是了。但不知巡按府设在何处地方？”正迟疑，忽有异响，一物似人似鬼，晃晃悠悠半飘半游了过来。众急躲一旁，看了个清清楚楚，却是王旦灵魂。王旦破衣赤脚，鼻青脸肿，一如当时高中客栈里挨打模样。口中哭声唧唧，念念不停，细听之，却只反复两句：“放我回家，我要回家。”边念叨边以袖拭泪，其状甚是凄惨，转瞬不见，哭声犹绕。三人相顾，不知所以。秋容道：“他不是有钱吗？钱在这里也不行了？”三郎道：“瞧他破衣烂衫，哪里有钱？阳世的金银在这里直接花用不得，还不如我等。”秋容惋惜道：“那只水晶玉镯付与凶神，谢妹将原身不保，太可惜了。”小谢道：“为救先生，咱们连魂魄都未知能存留否，还要原身何用？”三鬼不再多言，继续寻找巡按府。此时四更已过，天将放亮，各大府门纷纷开启。文武官员们朝服齐整，轿马全备，官牌开道，前呼后拥，各自显威赫赫地去上早朝。三鬼经不住这滚滚阳气，缩身掩面避在道旁。一起刚过，一起又至，竟一连过了七八家，拦住众鬼不得前行。三人焦急，偷眼观瞧，又一支人马转过街心，队前



两只大红纱灯，分明写着“刘”字。八抬大轿，随从众多，看似是个大官。秋容甩动长袖，一阵阴风刮开了轿帘，只见坐在里面的这个官儿满脸横肉堆积，凶相毕露，一望而知不是好人。轿马过后，三人急向其来路寻找，寻不多远，便见一高大府门，上书“巡按府”。两个差人还正在用力关门，分明就是刚刚上朝的那家。小谢、秋容一见，急欲进内，却被三郎扯住，回头就跑。正不知何故，凌空一声霹雳，火蛇飞窜，万物惊悚。原来刘府门楣之上暗置神符和照妖镜，此乃巡按刘成自知作恶多端，恐鬼怪索债，亲请天师为之所制。幸三郎心细，及时察觉，躲避开去。三鬼惊吓不已，半日才得动弹。此时东方欲晓，万物转阳，鬼魅不便行动，只得寻一处废宅，暂作歇息。

商州兵部侍郎蔡洪闻得儿子恶信，一面差书童去渭南速告礼部姜侍郎，一面随客栈伙计星夜兼程来到京城外郊。蔡朋苦卧荒村，伤势沉重尚不能起身，看到父至悲号不止。蔡侍郎怒火中烧，暴跳如雷，即刻就要去找二贼拼命。蔡朋、店主皆言要等姜侍郎到来一同讨伐，蔡洪哪里等得？恨不得立马生吞活剥了二贼，不顾众人阻拦，只带两名随从打马进城。蔡洪乃京城老官，不用问路片刻便到了礼部马荣的门前，下马便骂，要马荣出来见他。门上人不认识蔡洪，见一老头儿竟敢叫骂家主，挥鞭就要抽打。手刚举起，被蔡洪一把夺下，连折四段。众恶奴一拥而上，挥刀拖棒，将三人围在中间。蔡家随从俱是武士，跟随蔡洪南北征战，不知出入过多少战场，打几个恶奴简直如棍打豆虫，只消几下便全挣扎不起，蔡洪尚叫“狠打”。这时管家闻讯跑了出来，问是何人，蔡洪高叫：“我乃兵部蔡洪。马贼为何考场作弊，摔



伤我儿？叫马贼速速滚出来见我！”管家急进入禀报。马荣正与刘成小妹在床第褻耍，闻讯吃惊不小。马荣现今虽在朝霸道，但当年也曾惧怕过两人，一个是礼部侍郎姜丰，一个就是这位兵部侍郎蔡洪。姜丰在朝时，马荣还仅是个小小的府尹，因收受贿赂遭姜丰查办，若不是机警圆滑，急将赃物交出并供出他人，几将有抄家灭门之灾。而蔡洪与他不知何故，并无直接瓜葛，可就是看他不惯，大庭广众之下常拿马荣难堪，若再稍有不恭，张口便唾，举拳便打，如训教小儿。如今马荣官职虽已高过二人，并二人已告老辞职，但仍心存余悸。心想事情怎就这般凑巧，逼文摔伤的偏偏是他的儿子。老家伙为子报仇来了，事情闹大，于己不利。今日只能且避锋芒，再思对应之策。于是对管家说：“就说老爷不在府中，让他留下住址，待老爷回来定然登门拜访。”

管家领命，出门如此这般一说，蔡洪哪肯相信？胸中怒气不息，又骂了半个时辰，直到口干舌燥再也出声不得，方悻悻离去。待回到城郊，天色已晚，姜侍郎尚未到达。店主置备酒饭，请蔡洪暂歇。蔡洪连饮闷酒两坛，言明日一早再去刘府算账，方忿忿安歇，睡梦之中尚大骂不止。

蔡洪睡去，蔡朋与店主对坐谈话。店主虑侍郎性如烈火，如此莽撞，非马刘对手，不知礼部姜侍郎能否真来？蔡朋言两家乃是至交，且事关营救三望，姜侍郎必来无疑。只是计算日程，最快也得后日。店主率全家焚香祈祷，愿除得贼党，陶生平安，高中客栈重见日光。蔡朋无限感慨，郑重许诺，事成倾千金重建客栈，使之成为京都一流。万一事败，则携店主全家同往商州，养老送终，责无旁贷。店主泣曰：“蔡公子仁厚，陶公子侠义，能结识二位三生有幸，虽肝脑涂地也死而无悔了。”



是夜，小谢三人缩在废宅之中，商议如何行动。三郎道：“刘府门上的神符，法力无边，千年仙怪近它不得，我等决无计可破，奈何？”随即又恨声连连：“天师也是混账之辈，上列仙班，领玉帝封敕；下居高位，受人间供奉。人神共恩之，天地共养之，却不思保世平安，反助纣为虐，为虎作伥，实权势之走狗也。”秋容见小谢良久不语，以肘捅之，怪道：“你睡着了吗？”小谢缓言：“焉能入睡。常听人言‘人间地狱’，今视之果不虚妄。皇城之内戒备森严，陷阱密布，危机四伏，何异地狱？昔日我等在渭南之时，嬉戏耍闹，纵横无忌，为取欢笑闹世界，为赋新诗强说愁，今日方知那是世外桃源。然桃园既出则不得再入，万事皆有定数，如今身不由己了。”三郎接言道：“今我等既来救先生，必与先生共存亡，不得存有他念。但神法威严，只能智取，不可强攻。刘门不可入，可另有救人途径？”秋容道：“谢妹善谋，快思良策。”小谢一时也无计可施，三人低头沉思。时又入更，夜幕沉沉，四周寂静。忽传细细哭声，由远而近，又由近而远，似人非人，似鬼非鬼，闻声便知又是王旦。小谢忽曰：“何不借助王旦？”众皆不解，小谢道：“一切因王旦而起，王旦而今也落可悲下场。马刘既害先生，又害王旦。刘受制于马，而马欠王债。如果王旦去挟持马荣，马必无奈，先生不就获救有望了吗？”秋容、三郎皆言此计甚妙，但不知如何能使王旦从之。小谢笑曰：“忘了王旦缘何被我等追打了吗？狗到天边不改吃屎，如法炮制而已。”众皆会心一笑。

王旦魂灵哭爹嚎娘，正在夜街上胡乱游走，忽听有人呼叫，初不以为意，后听得分明在叫自己，回头寻看，却见两



个美貌的女子笑盈盈追了上来，嗔道：“王公子好大架子，喊都喊不回头。”王旦惊愕，看去似曾相识，却忘记何处谋面，因问：“二位美人是谁？为何认识我？”秋容笑道：“真是贵人多忘事，在渭南姜侍郎家中，我们不是见过面吗？”王旦猛省，吓得拔脚就要逃跑，被二人死死拖住，愈发吓得魂不附体，跪地求饶道：“那次得罪，你们已经打过我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”二女笑道：“谁说还要打你？那次也是和你作耍的，就那么挠了几下痒，谁知你不识闹，竟不再去找我们了。”说着把王旦扶了起来。王旦仍心有余悸，躲闪道：“人鬼不同，你们出手太重，挠痒把皮肉都挠青了，我还是离你们远些为好。”小谢嘻嘻笑了起来：“你以为自己还是人吗？你如今同我们一样，是个无家可归的夜游鬼魂了。”王旦愣了片刻，方有所悟，悲从中来，跌足痛哭：“我怎么就不是人了？我是渭南阔少王旦呀，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呀。”二女问：“你为什么还在这里呢？”王旦叫道：“恶神不放我出城。”二女奇道：“为何不放你出城？”王旦恨道：“也不知这里是什么鬼规矩，说皇城闲杂生灵不可以自由往来，外邪不得入，内鬼不得出，凡死在这里的就是皇鬼。皇鬼身价高于一般，出城需要持城隍庙路引，由两名鬼差晓与外鬼，让道回避，不得冲撞，大摇大摆地走出皇家地界。”秋容道：“怪不得京城这么霸道，原来连鬼也这般威风。”王旦哭唧唧道：“威风什么？我去城隍庙领取路引，那个该死的黑面判官却说我只是个脱壳的灵魂，并未注册在案，不是真鬼，不得索要路引。我说我反正已经活不成了，就当是个真鬼吧。那黑厮却说，活成活不成与他无关，只要鬼簿上无名，他就不发放路引。”秋容插言道：“给他钱呀，阳间有钱连官都能捐，阴间有钱还能买不到一个路引？”王旦叹道：“路引能



买，我没有钱呀，我说我爹有钱，先写个欠据，待回家之后向我爹要了加倍赏还。可黑判说只要现金，不收欠条，阴司不兴赊欠。没有路引，神将又说我不准私出城门。我现在竟然当人当不成，当鬼也当不成，非人非鬼，我成了什么东西了？”言罢，又呜呜咽咽大哭起来。

小谢秋容被他这么一哭，也觉惨然。拉其一旁坐下，替其揩泪整衣，竟如大姐对小弟一般。王旦深感亲切，复给二人施礼道：“以前都怪我愚昧无知，胡乱行为，惹姐姐们生气，我给姐姐们赔礼了。”秋容笑道：“想不到你成了鬼魂，倒比当人时懂事了。你若知礼，我们定然好生待你。”王旦又连忙施礼，说：“从今以后，一切听从姐姐们教诲，再不去惹事生非了。”秋容笑：“如今你想惹事也惹不成了。”众皆发笑。小谢问：“你知是谁害的你吗？”王旦悔道：“自做自受，还害了蔡朋、三望，真是该打。”小谢道：“非也，是马荣所害。”王旦不解，小谢愤道：“你虽有过的，纯属无知，非故意害人。而马荣老贼若不贪赃枉法，你岂能进京惹祸？他贪图你家三千两黄金，不将状元好生给你，却要你连夜写出三篇文章来，这才逼得你去求蔡朋。蔡朋不愿代笔方闹得坠楼重伤，而陶三望为抱打不平又被刘成所囚。若非马荣所贪，你本在渭南逍遥自在，怎落得非人非鬼、有家难归？蔡朋一代才子，怎能重伤不愈、失却求仕机会？又若非马荣所贪，我家先生怎会身陷囹圄，生死难卜？我等弱女也不必千里迢迢倍受艰难。这个马荣，害了多少好人。你这个浑人，也跟着他害人害己，至今尚懵懂不知，你真罪该万死！”

小谢越说越气，秋容也越听越恼，举起拳来，就要痛打王旦。王旦又惊又怕，悔恨交加，口中喊着“我知错了”，抱头蹲地准备挨打。小谢拦住秋容，踢王旦一脚，“起来，



还男子汉呢，只会耍赖皮。我等并不是为打你而来，而是为了商议如何替你报仇。”王旦又发起浑来：“报什么仇？”气得秋容又踢他一脚，“找马荣报仇！”王旦伸手打了自己一个巴掌，爬将起来高叫：“对，报仇！”又问：“怎样报仇？”小谢说：“马荣不是欠你钱吗？你进马府，向他索债，让他命刘成放了陶先生。”王旦不解：“那就是报仇了吗？”小谢道：“他们阳间的事，咱们也管不了许多，放陶生出来，再让陶生去找他算账，这不就是报仇了吗？”王旦说：“那多麻烦，还不如我找根绳索，直接跑进马府，把老贼勒死痛快呢。”小谢不悦，“你不听我们的，我们就扔下不再管你，还是让你傻呆在这里。”说完，拉了秋容就走。吓得王旦急扯二人，又要下跪，口中叫：“姐姐们千万别扔下我，我一个人好害怕，我要跟着姐姐！”小谢说：“看在同乡的份上，我们不扔你。可你去不去马府？”王旦连声答应“去。”当下约定，天亮前还在这里会面。二女送王旦一程，又拧耳叮嘱了一番，方分手隐去。

王旦越想越感觉二女说得有理，原来赃官马荣就是杀身仇人。如此一来，如疔出脓，找着了喷口，不由满腔悲愤，气壮如牛，口中呼叫着“报仇”，如飘如飞直奔礼部府门。门前虽有值班，却见他不得，只道是夜来风声。王旦径直前行，眼看就要穿门而进，腰间却突被一根铁鞭拦住，抬头一看，竟又是一个神将。王旦吃了一吓，转身欲逃，那神将却说：“小主人焉何到此？”听其声甚是和悦。定睛一看，似是面熟，想了一阵，拍手笑道：“这不是贴在我家大门上的那个门神吗？”马府门神道：“正是小神。”王旦奇曰：“你怎跑到这里来了？”门神道：“你家虽富有钱财，你父却吝啬如鬼，连几柱香火都不肯供足，月月拖欠，弄得我囊中羞涩，



连伙食都开销不起。只得另寻门路来了。”王旦不悦：“狗尚不赚家贫，你真没良心。”门神言道：“你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，锦衣美食，哪知世间冷暖。一餐无食则馁，一夜无被则寒，一日无钱则贱若猪狗也。我乃一游走下界的散神，无职无禄，自食其力，除替人看门，还能干何事情？”王旦叹曰：“我连替人看门都不会。”门神方细看他上下，惊道：“小主人怎成了这般穷鬼模样？”王旦见问，哽咽难语，半日方将事情说了个大概。门神亦感同情，遂伸出神指，与他疗伤，霎时伤痕全消。又掏出一块碎银，递与王旦道：“黑判和城门神那里，都非重金不能通融，我实无力资助。这点儿碎银，公子暂解明日之饥吧。”王旦慌忙接银在手，掂了掂，说：“还不够我当日打发叫化子的。但这也算不错了，改日有了钱，一定还你一个元宝。”言毕袖起钱，就往里闯。门神扯住道：“小主人还要干什么？”王旦恨道：“找马贼讨债！”门神为难道：“若让你进去，我岂不有失职责？”王旦道：“那不关我事，我只管找马贼算账。”门神道：“受人供奉，与人消灾，别的事好说，此事我不能答应。”王旦大怒，骂道：“你善恶不辩，是非不分，纵然是神也是个浑神，连我都不如。给你钱，我不要了，你帮着奸贼办坏事去吧！”说着，掏出银块，愤愤掷还门神。门神顿感难堪，道：“看在你是我旧主人的份上，就任你出入吧。”王旦大喜，边走边说：“那就还是把钱给我吧。”伸手又从门神那儿把银取走了。

马荣被蔡洪闹了一日，心中气恼，家人请用晚饭，被他叱跑，气得直在书房打转。想暗派人拿下蔡洪，但他在门前闹了一日，满城已人人皆知，杀他必遭猜疑。他曾镇关救



国，战功赫赫，虽已还乡，但朝中旧部尚在，皇上对他也有眷念，暗除此人恐有后患。若奏请大理寺公然拿他，置何罪词？又恐弄巧成拙，反将真情抖露出来。左思右想没有好主意，只怪刘成办事不力，事发之时若将知情人一网打尽，蔡洪纵凶，无凭无证，也奈何不得谁了。直至夜深，马荣尚在辗转。小妾刘妹浓妆艳抹、妖妖冶冶走来，请老爷回房安歇，百般撒娇缠弄，总算把个马荣哄得轻快起来。两人勾肩搭背一同回房，刘妹早将床第铺好，只待同欢。可马荣一则近年花甲气血衰败，二则妻妾成群夜夜不闲，心情稍有不舒适，床上之功便更见力不从心了。摆弄了半日，竟无济于事。气得刘妾嗔骂老不中用，要明日自去找一个顶窝的。马荣正有气无处发泄，劈脸给了她一巴掌，打得刘妾哽咽半日，转身赌气自睡去了。马荣欢娱不成，更添气恼，只得坐在床沿咬牙切齿。忽一阵怪风，房门洞开，刮得人毛骨悚然。抬头看，眼前站着个烂乎乎、脏兮兮、披头散发的年轻人，不由喝道：“大胆乞丐，怎敢跑进我的内室，快快滚出去！”那人却冷冷发笑：“我不是乞丐，我是你的债主。”边言边拉一把椅子坐下，抖起二郎腿，显出阔少模样。马荣疑问：“你到底是谁？”那人道：“我叫王旦，想起来了吧？”马荣即问：“你不是回渭南老家去了吗？怎又到此？”王旦道：“回去的是我的壳，我的魂还没回去哩。”马荣惊疑，赤足跑下床来，远远观瞧王旦。见他面黑无光，阴气森森，又持烛照之，光中果无投影，这才大恐，颤问：“你欲如何？”王旦道：“你骗我家黄金三千两，说卖给我个状元。没想到状元没捞上，反搭上了我一条小命，今天我就是找你算账来了。”马荣闻言，吓得魂不附体，强言道：“你说我骗钱，冤哉。我何尝向你家要过分文？是你爹爹辗转托人说情，千方



百计非把黄金送到我的门上，我欲拒之不能。你若讨要，如数送还就是了。”王旦拍案叫道：“我人都死了，还要钱何用？黄金三万也换不回我一条人命。我死你也别想活着，大不了再给你三千，咱一命抵一命吧。”说罢，怒冲冲就向马荣扑来。马荣吓得惊叫不止，惊醒了床上的刘妾，刘妾折身，见一疯魔样人形在扑捉马荣，亦吓得尖叫起来。王旦听到女声，转头视之，竟见一裸身美女，通体雪般白嫩，不由馋相显露，前行两步，欲伸手抚之。刘妾吓得缩成一团，马荣却拱手道：“公子若见爱，只管把玩，但求饶我。”王旦摸了刘妾酥胸一把，人鬼肉感不同，竟没有先前为人时的快意，忽又想起秋容、小谢，淫心顿消，弃了刘妾，逼近马荣道：“大爷现今不吃这一套了，你别想要花样了。”马荣无奈，问道：“公子要怎样方肯饶我？”王旦道：“命刘成放出陶三望。”马荣疑问：“为何放出陶生？”王旦道：“你们阳间的事我们也管不了许多，放出陶三望，让他找你算账就是。”马荣惊道：“那样更糟，我将身败名裂、死无葬身之地了。”王旦道：“起码还能多活几日。”马荣不由沉吟，想王旦仍是个无知浑球，此招定是他人所使。索命是假，逼放陶生是真，陶生那里定有重要事情。先救出陶生，后治罪于人，一石二鸟。不若假意曲委，且过了今夜，明日再作计较吧。于是和色道：“原来公子要放陶三望，待我转告刘巡按，他若听我的，让他放人就是了。”

王旦见马荣应允，也就无话再说。又听四更鼓响，想起与小谢、秋容的约定，连招呼不打一声，转身便飘走了。

马荣见王旦倏忽不见，更笃信是鬼非人。再看刘妾，方才被王旦摸过的地方，黑青一片，触之如石，好不吓人。二人惊魂不定，冷汗浸出，只好将官衣官帽穿好，坐待天亮。



王旦出了马府，寻到旧处，小谢、秋容加之三郎早在翘首盼望。王旦手舞足蹈将过程向众人叙说了一遍，皆喜形于色，夸王旦马到成功，一夜之间就变得如此聪明能干，他日若能转世还阳，还愁什么样的状元考他不上？王旦闻夸，愈发高兴，取出那块碎银，言城隍庙旁有一处上好的阴馆，南北大菜几乎与阳世无异，平日无钱，走到那里空闻香气，馋得只流口水，今天要请大家一顿饱餐。众人跃跃欲往，唯三郎面色阴沉，虑曰：“时事变化无常，少有马到成功这等好事。马荣老奸巨滑，刘成凶狠残暴，只恐艰难险阻还在后面，我们万不可掉以轻心。”秋容道：“自渭南上路，至今未及用过一饭，早已精疲力尽。现有人请客，何乐而不为？吃饱喝饱有力干活。”王旦插言道：“男女搭配，干活不累。”二女啐他一口，还欲扭嘴，吓得王旦嗷嗷讨饶。三郎道：“那就先吃饭吧。回头再说下步如何。”众鬼魂便簇簇拥拥直奔城隍阴馆去了。

翌日，蔡洪不顾众人劝阻，又带人进城而去。这次不去马府，而是去了刘府。刘巡按上朝未归，蔡洪在门前又是一番跃武扬威。门上人同样认不得蔡洪，欲阻其行，哪里阻得了？不敢贸然得罪，只好紧闭府门，从后门溜出人去，速报刘成知道。偏偏这日朝殿上政事繁多，迟迟不得散班。家丁在午门外等了一个多时辰，方见百官陆续走出。远远看到刘成，还未及上前禀报，刘成却被马荣叫住，两人低声嘀咕了几句，刘成神色有变，急招轿马，从另道跟随马荣走了。家丁追赶不上，也只好回府等待去了。

刘成随马荣进了尚书府，还未落坐，就被马荣骂了个狗



血喷头。怪他办事不力，连个小小的高中客栈店主都抓他不住，而蔡朋手无缚鸡之力，又身负重伤，竟也让他跑了。只捉拿了个送上门来的陶三望，还横竖审不出题单。如今不仅蔡洪进京问罪，而且王旦阴魂不散，若东窗事发，罪当如何？刘成闻言，十分不满。心想：“坏事是你马荣干的，三千黄金未给我分文好处，我为你捉拿了陶三望，白顶了个帮凶罪名，你不领情，反怪跑了店主和蔡朋。我狗拿耗子管出麻烦来了。况蔡洪找的不是我，王旦找的也不是我，你是罪魁祸首，怎就把罪责推到我头上？”心下不满，脸上却一片赤诚，反向马荣赔罪，问该如何调停，马荣恨道：“谈何调停二字？蔡洪在朝之时就与我势不两立，这次伤了他子，我欲调停也决然不能了。所以必须……”马荣做了个下砍的手势。刘成犹豫道：“蔡洪乃朝中功臣，除之恐有所不妥。”马荣道：“事到如今，也顾不得许多了。王旦索债，定与此事有关。”刘成道：“我闻蔡洪是个粗鲁武夫，他怎能唆动鬼魂王旦？如果是他所使，又怎会亲来大闹尚书府，岂不自行打草惊蛇？”马荣道：“个中原委，我也想不明白。但有一点确凿无误，有人想人证物证俱全，借此将我等一网打尽。所以，我们也应先下手为强，将他们一网打尽，方绝得后患。”刘成心中暗惊，看来这事是欲罢不能了。因言道：“人证无非就是陶三望、蔡朋与店主。陶三望已在我手，量他插翅难逃。店主必定与蔡朋同在一起，只是查访了多日，还没有消息。”马荣道：“蔡洪此番来京，必与其子会面，他是个莽汉，不知防范，只要派人悄悄跟踪，即可探知下落。”刘成点头称是，又言：“物证就是那份题单，只是不知究竟在谁手中？”马荣低头踱步，缓缓推断道：“差人交与王旦，王旦拿与蔡朋，后陶三望上街为蔡朋鸣冤，手中必有凭证。看来



题单还在陶三望手中。王旦来救陶生，其用意也在于此。”刘成闻曰：“那就好办，把这些人一起结果了，不就万事大吉了吗？待我马上行动。”说着，就要起身。马荣拦住道：“不可，还要暂留陶三望。一则，万一题单另握他人之手，还要从陶生口中探知实情；二则……”马荣欲言又止，刘成心下明白，笑曰：“还得暂时应付那个浑球王旦。”马荣不答，只道：“速速办理去吧，这次务必干净利索。”刘成转身走出。

蔡洪在巡按府前骂了半日，大门都没有骂开，怒气无处发泄，竟对着门旁的石狮发起火来。纵马持刀，围着石狮左一刀右一刀，狠狠劈砍。刀刀火光飞溅，一刀砍落一块，砍了三五十刀，那两只硕大的狮子便缺额少耳、断腿瞎眼，成了两堆不堪入目的破石。围观者不计其数，人人拍手叫好。还有年长者认得蔡洪的，争相提水送饭，请老将军及随从用餐。正闹闹轰轰，刘成回来了。刘成尚不知家中发生的事情，见这么多人聚在府门口，似是闹事，又见两尊石狮被打得残破不堪，不由大怒，举起马鞭欲挥打众人。早有人暗告蔡洪，此人就是刘成。蔡洪一言不发，走至刘成面前挥拳就打，一拳就将刘成打得满脸开花。家将急欲救护，哪里救护得下？蔡家随从早等得不奈烦，一阵拳脚，地下躺倒十数个。门里人闻之，急忙拥出，欲捉蔡洪。围观者一看不好，吓得高声喊叫，四处奔逃。霎时满街大乱，如同开了兵战一般。

恰这时张翰林散朝无事，便衣闲游从此经过，远远听得混乱嘈杂，手搭眼罩一看，却见是刘府门口打成一团。心想此贼不知又惹恼了谁家，打死才好，本欲扭头就走，忽又瞥见一老者似是蔡洪，不禁大惊，急高喊“住手”，跌跌撞撞



冲将进去，张臂拦住了蔡洪。蔡洪见是张翰林挺身阻拦，这才喝令住手。张翰林先向蔡洪拱手施礼，问老将军几时到的京，又问刘成莫非不认识蔡将军，不然怎与老将军动起手来？刘成至此方知这就是蔡洪，心中发虚，忙笑脸赔礼。蔡洪还欲打骂，被张翰林拦住，连说“误会”，生拉硬扯将他从巡按门前拽走了。刘成见蔡洪随张翰林离开，忙派一名心腹暗随其后，务必探得蔡洪住处，心腹领命尾随而去。

张翰林把蔡洪拉到一处僻静酒馆，问是何故，蔡洪怒火满腔，将来龙去脉讲了一遍，言非打死二贼不可。张翰林大为震惊，身为本科大考督察，竟然不知出了这种事情，岂不有负皇命？今既知晓，定严查不贷。但马刘这几年羽翼已丰，非同寻常，既然姜侍郎不日抵京，待来之后大家共议此事，定要借此机会为国除奸，为民雪恨。二人谈了半日，方分手告别。

蔡洪离了酒馆，打马就回住处。两名随从也十分粗心，一路头也不回，毫不知有人尾随。如此前后出了城门，扬鞭打马、飞风卷尘，直奔郊外小村去了。

王旦兴冲冲带领其他三鬼进了城隍阴馆，里面果然热闹非凡。鬼们不会温良恭谦让，开口便大呼小叫，声如辄轧，尖厉刺耳。牛头马面横冲直撞，黑白无常混杂其间，绝不似阳间名楼会馆那般丝竹悠扬、红袖添香、豪华高雅。但来来往往、碰碰撞撞倒也都从容大度，男鬼不造作，女鬼不扭捏，喊叫随意，哭笑自若。也不乏勾肩搭背、狎褻偎倚者，众皆熟视无睹，任其快乐，如鸿蒙初开一般，别有一番情趣。四人进馆自行寻到一个宽敞之处，即有鬼小二蹦跳过来，尖声问诸位所要何物，王旦不待众人开口，即将名吃名



酒点了一桌，鬼小二兴高采烈、长声吆喝，其声如铁铲刮锅，刺得秋容、小谢掩耳不迭。旁桌一长舌鬼嗤嗤发笑，言各位定是初到此处尚无修炼，多光顾几趟自然耳顺目悦、如听丝竹。三郎笑道：“看来我等成了井底之蛙，少见多怪了。”鬼小二行动如风，头顶牙提，肩扛肘托，霎时酒菜齐全。王旦俨然东道主自居，举杯相邀四座，一则为家乡故友接风洗尘，二则为陶生同仇敌忾，三则但愿早日还乡不去真鬼簿上签名报到。四鬼一时高兴，也都忘却了人形，随着众鬼相大呼小叫、狼吞虎咽起来。此时阴馆门口又出现了一伙大鬼，为首者绿发赤须，面黑如漆，狼腰驴臀，狗耳马臂，其丑无比。所有鬼小二们皆立即蹦跳过去，依次仆伏在地，列成一行，如同肉毡，那丑鬼便踏着众鬼脊背摇摆而进。小谢几个正吃得高兴，忽感四周有所不对，回眸瞥看，正看到那个大鬼在众小鬼背上耀武扬威，满馆吃鬼低眉伏首、缩肩弓腰，一片唯恐不恭的乞怜模样。三郎不禁笑道：“小鬼见大鬼也。”小谢问：“此丑鬼是谁？”王旦答：“黑面判官。”秋容嗤道：“鬼官官架不小。”王旦曰：“听人讲，此处城隍爷宽厚仁慈且懒散疏忽，不爱亲理官司。而黑判闻鬼哭如歌唱，视地狱如天堂，心硬手狠、性如烈火，一切鬼案皆由他料理，城隍爷乐得清闲无事、逍遥自在。因此万鬼只知有判官而不知有城隍，惧怕判官而不惧怕城隍，故判官威风至此也。”小谢道：“狐假虎威，挟天子以令诸侯也。”不想此时阴馆寂静，几人的低谈被判官清晰听见。判官目眦欲裂，怒向这边，刚要发作，却猛见秋容、小谢美色绝伦，如月炫目，阴冥地府何曾见过如此佳丽？不由看得如痴如呆，口涎滴垂三丈，竟忘了挪动脚步，直把脚下的那个小鬼踩成了肉饼。小谢、秋容尚不知觉，王旦却看出了眉眼，嘻笑道：



“原来鬼也知风情。”小谢、秋容方才警觉，顿感憎恶，拉了三郎、王旦起身就走。黑判痴痴自转，目送几人离去，只到踪影不见。

几人出了阴馆，决定先去刘府，看是否已放了三望。鉴于那夜吃了神符的亏，便都只站在街对面远远张望。夜鬼眼尖，众人一眼便发现门前石狮被毁，地上有殴斗的痕迹，双门紧闭不开，连上方纱灯都破损了两只。看来打斗得十分厉害，刘府并没有得到便宜。只是不知何人来此寻仇？真乃大快人心。此时夜已入更，街上渐渐行人稀少，只有更夫偶然走过，府里仍没有任何动静。众人正在焦急，那门却轻轻开启，先是走出一个家丁，探头探脑望了大街一阵，见四下寂静无人，便朝门里摆了摆手。霎时马蹄踏踏，驰出一队兵将来，个个手提快刀，杀气腾腾，出门沿大街向东而去。三郎道：“瞧这鬼鬼祟祟的模样，定是杀人勾当。”秋容曰：“许是去杀白日殴斗的人吧？”王旦道：“这不稀罕，我在京城呆了这些时日，别的知道得不多，杀人的事倒是不少，明杀、暗杀、仇杀、情杀，每日都有人糊里糊涂成了刀下之鬼。”小谢道：“刘成是我们的仇人，一定要去看看他又欲杀害何人。若是枉杀，则应救之。”众说有理。唯王旦娇生惯养，连续奔波，疲累不堪，唉声叹气言跑不动了。三郎笑曰：“你果不去？”王旦索性坐到地上，言：“我老老实实不动，在此等待还不行吗？”三郎噙指一声呼哨，空中忽传来马鸣，雪里豹应声而至。三郎谓王旦曰：“你就在此等吧，我们去了。”言罢就要上马。王旦一骨碌从地上爬起来，抱住马脖子：“既有如此好马，我为何不去？”但四人挤坐不下，三郎道：“你三人坐吧，我跟随就是。”王旦大悦：“前面一个姐姐，后面一个姐姐，我坐中间。”小谢、秋容骂道：“打得太



轻，老毛病还没打改。”因让三郎与王旦坐了，二女风随。一时腾云驾雾皆飞升在了空中，喜得王旦手舞足蹈，几乎跌下马来，大叫：“原来你们还有这等驾云本领，明儿也教我一二。”三郎道：“你怎能与我们相比？我们是百年的老鬼了，岂不闻百年枯木也成精吗？我等埋葬之处山水灵秀，生机勃勃，万物不朽，受天地精华之濡染，有上些许本领那是自然的了。”王旦又问：“哪里骗来的如此好马？”三郎嗤笑：“你骗人骗惯了，便以为别人都要骗人，听我告诉你此马来由。我父当年在朝为官，汉藏两族发生械斗，边境常年不安。我父奉命出使西藏雪域，凭胆识策略，不辱使命，终与其建睦邻友邦。回来之时，西藏王赠送此马，以供遥远征途驱驰。此马乃雪原国宝，行如龙，性如豹，咆哮如雷，周身似雪，名雪里豹。回来之后，除我父之外，别人骑它不得，唯对我温驯如羊，便成了我的宠物。后我因疾夭折，父亲痛失爱子，便将此马与我殉葬。不想我魂入地下，此马却被选征仙界，本当去天宫御马馆入围，但因不肯舍我，故滞留相伴至今。”王旦笑言：“别骗我了，它既滞留下来，又身居何处？”三郎道：“你好蠢也。离地三尺，茫茫空间，皆神仙住处，你我岂能用肉眼看见？如若看见，岂不也成了神仙？此马招之即来，挥之即去，来无影，去无踪，无时不在，又无处不在，此才是渺渺空间、浩浩宇宙也。”正言，忽见下面人马转头向北，径出城门去了。三郎也急驳马头，转向城门方向。城门神正欲阻拦，小谢、秋容娇声言：“大神，是我等也，去去就来。”城门神一言不发，微笑放行。王旦惊讶：“你们用的什么绝招？连城门神也买通了。”众人不再理他，盯着看下面队伍，随之左右翻飞。不多时，前面一个小小的村庄，马队稍有停顿，领队的一将挥手下令，队



形便迅速分散，呈包围状向一处院落扑去。此时已近三更，房中灯光全熄，院内有几匹战马，正食夜草，忽被异响惊动，扬蹄嘶鸣起来。房中即刻有人警觉，高喝“有人”，持械奔出。但杀手们已冲进院来。霎时火把通明，鸡犬惊叫，各个房中乱成一团。虽有几人英勇善战，但手无寸铁者居多，且有不少老弱妇幼，护持不下，直被追杀得四处奔逃。众鬼在上看得清清楚楚，王旦忽大叫起来：“高中客栈，哎呀，那是客栈主人！”一言未了，又见一年轻公子被从房中追杀出来，公子似行动不便，连在地上跌滚，眼看就要被人追至，王旦正好看到他的脸部，惊得声音都发直了：“蔡朋，别杀蔡朋，别杀蔡朋！”只此两句，小谢三人已知大概，忙口呼阴气，旋舞长袖，霎时飞沙走石，天昏地暗，树木摧折，只刮得下面人站立不稳，掩面奔逃。三郎又催动雪里豹从云雾中直射而下，马蹄四踏，连踢带弹，如小儿抛打泥丸一般，将那班杀手弹踢得四飞五散，十伤八九，再也不敢停留，挣扎上马逃窜而去。三郎也呼哨一声提缰就走，小谢、秋容紧随其后。王旦欲下不能，急得回头连声大叫：“蔡朋兄弟，王旦对不住你！”

地下这群人正难敌杀戮，忽一阵怪风将恶贼刮散，又闻空中高喊“王旦对不住你”，听去确乎王旦声音，众皆惊愕，云王旦怎在空中？是人是鬼？不知所以。但总是神鬼护佑，方脱此厄难。蔡洪店主及众人遥空拜谢已毕，清点人员，虽有死伤，并不惨重，正欲进屋，忽又闻远处马蹄踏踏，径朝这方驰来。蔡洪喝一声“贼又来也”，抓刀在手，众随从也忙取兵刃，一齐埋伏到门口。妇幼们仓惶回房躲避，蔡朋欲留院中与众一起御敌，也被人硬推回屋中。马蹄声愈来愈近，就在门前戛然而止，并有人用力撞门。门并未关牢，撞



门者直跌了进来，门里人挥刀欲砍，那人惊叫：“别砍，是我！”声音甚是熟悉，看去却是书童。书童跪禀：“姜老爷来了！”蔡洪急抬头，姜丰已大步走进门来，两友拉手，老泪纵横，半日不得言语。分别十年，竟此情此景相逢。店主忙请众人入内说话，又嘱人好生看守村外，再去亲自备茶烧饭，以请来客用餐。蔡朋闻姜丰到来，急出相见，口称“伯父”亦泣不成声。姜丰言：“惊闻噩讯，星夜奔驰，此时才到，不知情形有无变化？”蔡洪气冲斗牛，将两日来如何寻找马刘无果，今夜反遭暗算，幸有神灵护佑之事说了个大概。姜丰急言道：“马刘歹毒如蝎，如此你死我活之事，他岂肯坐以待毙？必斩杀务尽。现你我已是草民，手无半点权势，无法与之硬拼。此地已片刻滞留不得，趁他还未及再来，你我带人速走。”蔡洪道：“去往何处？”姜丰道：“张翰林与我等素来要好，他且是太子太傅，在朝中举足轻重，马刘不敢对他轻举妄动。且除奸之事还要同他联手，可暗迁他处，定然无妨。店主多日饱受磨难，若愿随同，则一同前往，若另有稳妥处，可自行方便，免得与我等一起再受风险。”店主跪曰：“自出事之后，小子已将生死置之度外，唯盼能除掉恶贼，救出陶秀才，为百姓伸冤。两位大人为安全见，迁往他处，小子携家带口，多有累赘，于事反而不便，就另逃他乡，不随同前往了罢。待有用着之时，我定效犬马之力。”姜丰叹曰：“真义士也。请告知去处，若有所需，随时联络。事成之后，必当重报。”当下急忙收拾，趁着天色未亮，众悄悄离开村庄，各奔东西去了。

小谢等离了城郊，又回到刘府门前。稍顷便见那班残兵败将狼狈而归。刘成在府门口气得暴跳如雷，大骂：“无用



的东西，连个糟老头子也杀他不死！”随之大门紧闭，再不开启。小谢道：“三更已过，看来这贼死也不会放先生出来了。我们上当了。”王旦道：“待我进去把他找出来。”未及言完，就往里闯，众人一把拉他不住，已跑开数步。只听一声巨响，门楣之上火光突进，如雷爆发，吓得王旦缩头就逃，但额前头发已焦糊大半，鼻尖之上也鼓出一个大燎泡来。众皆哭笑不得。秋容道：“成了八戒胞弟猪八戒了。”王旦捂着鼻子呻吟：“人家这么疼，你还取笑。”众曰：“若能进去，何等今日？早把人救出来了。”王旦曰：“马府我能进去，再找那个老贼去。”言完就走。众也别无他想，只好随之。片刻已到马府，王旦带人就往里闯，门神慌忙阻之。王旦曰：“此皆我的朋友。”门神道：“小主人若要进，我不便阻拦，但这么多外人是断断不可的。”秋容已认出是谁，笑道：“原是老相识，他乡遇故人，多好的事情。行行方便吧？”门神也已认出是谁，摇头道：“相识归相识，公务归公务。在渭南之时就差点因为你们丢了差事。看在故人的份上，就别再给我添麻烦了吧。”众人无奈，只好让王旦一人进去，但叮嘱这次事情务必要办成功。

王旦熟门熟路，纠纠而进，直入卧室。马荣埋在锦被中酣声正浓，王旦一把扯开，露出赤条条两个人来，上前劈脸一掌，骂道：“老贼狗，你搂着美人睡得倒好，害得我等一夜马不停蹄。你为何不放陶生？”马荣从梦中惊醒，扯件衣物捂住羞部，见又是王旦，贼眼一转，佯惊道：“今日一早，我就严令责成刘巡按放人，怎还未放？许是放了你们未曾寻见吧？”王旦怒道：“胡说八道，不但不放人，还竟然派人再去杀害蔡朋全家。”马荣急问：“杀了没有？”王旦得意道：“有我等护佑，焉能让你们得逞？”马荣又接问：“你等都是



何人？”王旦充能道：“天兵天将，神仙鬼怪……”言到此忽有所省悟，劈脸又是一掌，道：“你想摸底？呸，别耍花招，你说到底放不放陶三望？不放就掐死你这个老王八！”言罢，真个又跨上一步，伸手按住马荣脖颈，就像抓鸡逮羊一般，直把他抓到了床下。马荣顿感寒气逼侵，那五根鬼指就像冰刀一样，直切肌肉，骨头都咯咯作响，吓得魂飞魄散。床上的刘妾亦早吓得骨酥筋软，欲喊无声，缩在床角哆嗦成一团。王旦喝问：“放不放人？”马荣假意无奈道：“人关在刘府，刘成若执意不放，我如之奈何？”王旦道：“他是你走狗，不会不听。”马荣道：“当年还听，现今他官居巡按，已不属我管辖，早不听了。”王旦道：“我不管那些，我只要放出陶三望。不放陶三望，我这就掐死你！”言罢，手下用力，五指根根入肉，掐得马荣白眼直翻，连叫唤都不能够。刘妾在床上急叫：“公子饶他性命，我去放出陶生。”王旦问：“你是谁？”刘妾哭道：“我是刘成之妹，我明儿就回娘家要人，只求公子饶了老爷。”说罢在床上叩头如捣蒜。王旦怒道：“原来你就是刘贼妹妹，刘贼就是指望你这个小淫妇发的迹，你怎不学秋容、小谢，当鬼也清清白白？先掐死你吧。”边言边张扬两手向刘妾掐来，刘妾吓得魂飞天外，哭叫道：“都是男人坏，女人不坏，我不是坏女人。”王旦住手笑道：“女人是比男人好些，看在你长得好看的份上，我且相信你一回，明儿务必把陶三望放了。如果骗了我，我把你掐死不算，还要再碎尸八段！”

王旦这才松手。马荣被掐半日，几欲气绝，像挨了刀的鸡一般挣扎不起。王旦又伸手吓他一下，厉声道：“你不让我活，我也不让你活。明日再不见陶生，此刻就是你们的死期！”言罢倏忽不见。



马荣、刘妾喘息半日，似觉得四处有鬼，坐在地下惶惶不安。刘妾埋怨道：“你们男人不做好事，才引得半夜恶鬼上门。赶快去到刘府，把那个要命的陶三望放了吧。”马荣道：“妇道人家不晓其中厉害。放出陶三望，就是放出了我与令兄的刀斧手，死期即刻到了。”刘妾道：“不放陶生，死鬼夜夜索命，这如何是好？”马荣道：“待早朝之后将你兄招来，再定夺吧。”当下四更已过，下人过来禀告该上早朝。马荣正欲穿戴朝服，刘妾哭道：“你这般模样，怎生上朝？”马荣对镜一照，只见面色青紫，脖颈肿胀，鬼指印痕历历可数，触之如割，如从阴罗地府中走过一般。不觉又气又恼，呼哧了半日，只好托病命家人去朝房代为请假，并请刘成下朝后即刻来府议事。

四

蔡洪、姜丰带着一行人趁着夜色悄悄来到张府，张翰林慌忙披衣相见。蔡洪将夜遭偷袭之事告与翰林，翰林后怕莫及：“是我等大意了。早知马刘乃虎狼之心，却没有设防，幸有神灵护佑，不然性命皆休矣。”当下传令府中所有人等，严守机密，不许将蔡姜二位侍郎来府之事告与任何人。又命收拾另房，让客人安歇。姜丰道：“事情紧急，不忙歇息，先议大事吧。”张翰林道：“朝廷为杜防考场舞弊，才又命我当大考监督。现状元、榜眼、探花及各榜进士人员已定，名单就存放在马荣处，后日就是皇上金殿亲点状元之期，然后张榜于世。马贼收贿三千，本想无卷就点取状元，但又恐我从中做梗，才连夜让王旦答卷。虽是舞弊未遂，但也收受了



贿赂，并因此致伤人命，罪在不赦。刘成私设公堂，扣押证人，又欲杀人灭迹，更罪该万死。此事事关重大，只有禀报皇上，由皇上亲自定夺，方能重责不贷。”姜丰道：“马荣、刘成俱是当今皇上的宠臣，不然不会如此猖狂。捉奸捉双，拿贼拿脏，你虽为皇师，也要铁证如山，皇上才能依法治罪。现受害人蔡朋和目击人客栈主人都在，但直接证人王旦却不能出庭做证，更何况只有人证，没有物证，马贼会诬我们串通诬陷，反坐一个谋害之罪，到那时就有口难辨了。”

众人闻言，皆说有理，但罪证只有那张题单。而题单蔡朋交与了三望，三望被拘，至今生死不明。刘府戒备森严，不得入内，如何才能将题单拿获到手呢？众皆低头沉思。蔡朋泣曰：“陶兄为我方落虎口，他若有不测，我将何以为人？万望各位前辈救他出来，如有可能，我愿以头代之。”姜丰道：“三望乃聪慧之人，虽陷贼手，但定知题单轻重，必设法匿之。马刘只要拿不到题单，就不会贸然杀害三望。所以侄儿不必太急，只要我们扳倒二贼，三望也就自然救出来了。”蔡朋忧道：“万一藏匿不及，被贼子抢了去呢？”张翰林道：“此虑也不无道理，果真这样，事情就麻烦了。”蔡洪躁道：“明日我等一同上殿，联名告这两个狗官，若告他不下，出了午门就砸他个肉扁，看他交不交三望！”姜丰道：“又说粗话。如今我俩已是草民，没有诏喻，莫说金殿，就是午门也进他不得，怎能上殿奏本？”蔡洪恨道：“早知如此，当初拿不下二贼不辞官还乡，就无今日祸害了。”二人越说越焦燥，蔡朋一旁泪流不止，张翰林道：“早朝时间已到，不若今日我见了刘成先用言语试探一下，若三郎还在，他定矢口否认不识此人；若三郎已死，他定造个什么借口说此人已亡。”蔡洪道：“这岂不又打草惊蛇吗？”姜丰笑道：



“现在能引蛇出洞才好呢，只怕他没有这么蠢。”

当下张翰林吩咐备轿，早早到了朝房，文武官员们或乘轿或骑马陆续到来。张翰林只瞅着刘成，直到即将上朝他才匆匆赶到，看去疲惫不堪，似一夜未眠。张翰林装成闲聊问道：“闻得前些日有个叫陶三望的狂生，不去考场应试，却在大街无理取闹，被刘大人撞见拿进府中，真是活该。世风日下，连布衣也敢在御街上撒野，我等岂不是白戴了这顶乌纱？”刘成闻言神色陡变，却又即知失态，故意愕然道：“哪有此事，我怎不知？我府从未拿过什么狂生陶三望，更不要说他是应试的举子。刁民们善于以讹传讹，大人断断不要听信此言。”张翰林笑道：“这又不是什么大事，若我撞见，也不会不管，刘大人何必如此在意呢？”刘成勉强应道：“实实没有此事，所以才如此在意，不要将来寻起人来，倒与我牵上千系。”张翰林心中已明，不再多言。此时净鞭已响，文武百官掸衣整冠，依照品级列队上朝去了。当日下朝回来，翰林向姜蔡备说其情。姜丰思忖道：“看来陶生活着无疑，证据也未到贼手，只是我等无法与陶生见面。翰林你是否能请一道御旨，派兵去巡按府搜拿呢？”张翰林沉吟半日，道：“此策不妥。若大一个巡按府，想藏起个把人来，那还不十分容易？就算皇上准了奏章，一经搜查不着，以后可就没了话说了。”蔡洪悔道：“昨夜偷袭之人，该拿他一个活的，审出是谁指使，就有些证据了。”蔡朋道：“空中人言王旦，其声也是王旦，若真是王旦，他定助一臂之力。”姜丰摇头道：“王旦已回渭南，我曾亲眼所见，疯傻不省人事，如何能来得这里？除非鬼魂。”蔡洪道：“当时情形，的确非人所为，飞沙走石，踏贼如泥，不然我等怎得逃生？”姜丰依然



否道：“纵是鬼神，也决非王旦，他乃纨绔弟子，酒色之徒，怎会做出这等义举？当时惊慌失措，定然是听讹了。”蔡朋不禁又流泪道：“陶兄身陷贼窟，定然日日受苦，我等却救他不得，这可如何是好？”姜丰思起与陶生的情谊，也不觉心中伤感，潸然流下泪来。告张翰林道：“我等皆无由面君，只有仰仗翰林大人了。”张翰林踌躇再三，断然道：“我就卖一卖太傅的老面子，午时后去御书房面君，详陈其情。皇上若能准奏，立时就能查办。若不准奏，你二位就以退職老臣无法见君的理由去游说百官，看是否有人肯联名上告。若有百官联状，皇上不愿管也得管了。”

众人皆言此法可行。唯姜丰忧道：“世态炎凉，我二人无职无权，朝臣中附义者少避祸者多，事不关己则高高挂起，一般不肯引火上身矣。但眼下别无良策，权且试他一试吧。”

王旦离了马府，一路兴冲冲来到那个废弃的荒宅。诸鬼正等得急不可耐，王旦将与马荣及刘妾的交涉添油加醋、绘声绘色讲述了一遍，断言此行必定成功，只待今日就可见到陶生。众皆欢呼雀跃，齐夸王旦能干，乐得王旦唱起信天游来，字正腔圆、有板有眼、舞姿翩翩，竟似个正宗的梨园弟子。众皆鼓掌喝采，问其原因，王旦笑曰：“自小就跟着我爹在青楼玩耍，岂不闻要想学得会，就跟师傅睡，那些妓女不知骗了我多少银子去呢……”小谢、秋容忙捂耳道：“又说下流话，该打！”王旦道：“莫累着姐姐们，我自己动手打，打哪儿？”二女道：“打嘴！”王旦举起手来，真打了自己一个巴掌，还要再打，被三郎拦住了。王旦说：“上回那块银子还不曾用完，我们再去城隍阴馆吃他一顿吧？”秋容、



小谢立刻反对：“那个黑判实在丑陋，我们再不愿看到他。”王旦无奈，只好依从。众人歇了一会，三郎道：“我虑马荣老奸巨滑，不会轻易就范，恐又是缓兵之计吧？”王旦道：“我几乎致他于死地，他能不怕死？”三郎道：“没那么容易就死。马刘官星正旺，不是我等所能伤害，纵欲伤他也不可能。”秋容道：“他能耍什么花招呢？”小谢言：“他可推托到刘成身上，说刘成不从，也可说先生早已死了，死不能复生，或是像刘成那样，在门上张贴神符，阻挡鬼怪进入。”王旦言：“这倒不怕，他府门神原是我家的门神，听我的。”三郎道：“即便你能暂时进入，他也定会设法阻之，决不会让你老是畅通无阻。”秋容道：“那么我们能不能变换一个方法，逼迫马贼就范呢？”几人想了半日，无计可施，小谢叹曰：“想我等皆良家子女，学的是仁义礼智信，行的是孝悌忠节贞。渭南青冢虽然荒凉，却百年清修白玉无瑕。我等充其量顽皮好动了些，但从无勾心斗角害人之心，更不要说营营苟苟、尔虞我诈，哪知人间有这多的阴毒险恶。待救出先生之后，我们宁可永世为鬼，再也不与人间相交了。”

叹了半日，王旦低头愧道：“事因我起，我纵上刀山下油锅也罪有应得。且等马荣一日，若今日还不放人，夜晚定杀之不饶！”小谢道：“阴阳有别，三郎言他官星倘旺，你就杀他不得。是否另生妙策，把他的丑事晓知于天下，令他再也难以为官。他若身败名裂，我等自然成功。”秋容一旁插言道：“你见了老贼，莫将这蠢笨如猪的傻模样对他，拿出你平日诱男骗女、随机应变的那套戏法本事对付他，多长个心眼，让他晕头转向，不知所以然，自然就无法欺骗咱们了。”王旦连称有理。



刘成下朝刚刚走出午门，就被马府家人拦住，悄悄请回府中。进府一看，惊得半日不得言语。只见马荣脖肿如茄，面如青缙，舌伸唇外，气喘如牛，竟如妖怪一般。其妹衣着不整，狼狈不堪，见其兄便号啕大哭。细问其故，方知鬼魅又来作祟。刘成也将暗杀蔡氏不成，反遭邪祟阻杀的事情讲了一遍。综其所述，众知已有鬼怪参与了此事，且鬼怪并非王旦一人。刘妾哭道：“夜夜恶鬼纠缠，惊吓欲死，你们放了陶生又能如何？”刘成道：“如今并非仅是鬼怪发难，蔡洪进京砸了我的门口，今日在朝房里张翰林又问及陶生之事，看来八面来雨、气势汹汹。张翰林当年乃太子太傅，出入皇宫如家庭内院，我怕他告到皇上那儿，治我等大罪。”马荣道：“这个倒不必太虑，这些年张翰林仗着是皇上老师，奏本太多，皇上甚是不耐烦，早不像先前那样言听计从了。任他为大考监督，仅装装面子而已，哪里真要他当什么督察。若状告我等，必要凭证，只要把陶三望抓在手中，他们就无法治罪。况大考答卷已轮流圈阅，生员公开，考官共议，有目共睹，状元、榜眼及探花名次已定，明日即被金殿召见，其中并无王旦，凭什么说收贿卖爵呢？”刘妾高声叫道：“我不理你们男人别的事，我只要不让恶鬼索命，命活不成，高官厚禄、金银如山又有何用？你们还是快些放了陶三望，让我安生些吧。”刘成言：“这个也不难。我府供有天师，有求必应，随叫随到。当今天师乃一厉神，最厌人间邪怪，所见鬼怪无论大小，一概除之，决不容情。我即去向他讨一道神符，暗暗贴挂在你大门之上，定能降妖除怪、万事无恙。”刘妾喜道：“若果真如此，就可高枕无忧，再不怕那个恶鬼了。”此时有医生过来，为马荣看伤，先用药膏涂抹，再用



纱布缠裹，整个成了一只大油篓，只露两只小眼睛。马荣叹道：“这般模样，怎生出门上朝？今日尚可，明日皇上亲点状元，我这主考官焉能不在？这只恶鬼，真真害苦我了。”骂了一阵恶鬼，马荣又吩咐刘成道：“一切皆因陶生起，你回府加速审讯，一旦问出题单下落，立刻斩杀，不留后患。”刘成道：“这个狂生，骨头硬得很，三天一打，五天一审，十八般刑具都用尽了，就是不招，莫非他真不知题单下落？”马荣道：“题单绝对在他那里，不然王旦不会如此索人，张翰林也不会投石问路。他们若有证据，早去皇上那里告御状了，蔡荣哪会再气急败坏到你我门上闹事？所以抓住了陶三望，就是抓住了你我的前程。”刘成愁道：“他打死不招，奈何？”马荣沉思：“人活于世，总有一为。或为名利或为美色，许之金钱美女、高官厚禄，人间一切好事任之享用，就不信撬不开他的嘴！你且去办理吧。”刘成闻之，口中应允，却其声不坚，坐立不动。刘妾催曰：“哥，你速去呀。”刘成依然不动，曰：“为此事劳神费力，日夜不停，人都瘦了一圈，我且歇上一会。”马荣观之，唤来管家，命取金一千，谓刘成道：“此权作近几日费用，事成之后，王旦三千金全然属你。我俩是一根线上的蚂蚱了，一荣俱荣，一毁俱毁，不是鱼死，就是网破，谁也莫想逃脱，快快办理去吧。”刘成这才起身回府。

这日午后，张翰林早早来到宫外。当值太监见是翰林，忙恭问老大人有什么事情，张翰林说有事要见皇上。太监笑道：“您从小就陪皇上读书，岂不知皇上有午睡的习惯？这时节谁敢去打扰他？”翰林拍额道：“事情紧急，竟把这规矩给忘了，那么我就在这里等吧。”宫外无坐，连块替坐的石



头也没有，翰林年高，站了一阵便累得东倒西歪，太监看着不忍，拿了自己的汗巾铺在墙角，请翰林暂歇。翰林就坐下等待。不想劳累过甚，竟迷迷糊糊睡了过去。一觉醒来，已是申时，忙问太监皇上现在何处，太监笑道：“翰林大人好大的瞌睡，一觉睡了个半时辰。皇上早已觉醒，现在御花园陪新进宫的贵妃娘娘饮酒看歌舞呢。”翰林闻言，就要里进，太监又慌忙拦住，叫：“皇上什么脾气别人不知，您还能不知？他玩得正高兴呢，扫了他的兴，你老人家无妨，我这颗小脑袋就没有了，我可不敢呢。”翰林急得打转，太监死活也不放行。无奈只好捱着，一直捱到日将西沉，太监不时往里瞅着，急叫：“老爷子快进吧，皇上散宴了。”翰林这才深一脚浅一脚地往里就闯。慌忙之中，袍襟都被路旁花枝扯破了。好不容易跑到皇上前面，远远便跪在地上。皇上少年天子，酷爱倾城倾国，新得了一贵妃，日夜乐此不彼。小太监报张翰林求见，皇上便有些不悦。因为这老头儿不是劝谏简从就是劝谏勤政，都是让人不痛快的事情。眼看天都晚了，还来求见什么？心想不见，又碍于他是太傅，只好让贵妃先回寝宫，就在路边石桌旁召见翰林。张翰林跪在地上，把马荣、刘成如何考场舞弊、逼伤人命又追杀店主、偷袭蔡洪等情节讲了一遍，皇上也感惊奇，道：“听卿所言，如听说书一般，甚是有趣。那王旦偷鸡不着蚀把米，赔了夫人又折兵，却在空中显灵救护蔡洪，岂不是天外奇谈？太傅，你是像小时候一样在哄我玩吧？”翰林又好气又好笑，道：“此等朝政大事，我岂敢哄骗皇上？只请皇上颁旨，明查此事。”皇上不禁笑道：“这次大考天遂人愿，万事顺和，没出丁点儿毛病，你也一直跟着督察。明儿就是金殿亲点状元插花夸官的日子，一切都好好的嘛，怎又生出这些个枝节来？蔡洪



的儿子不知在哪儿摔伤了，就编出这样一套曲折的故事来，既无人证又无物证，只有他一面之词，我若颁旨去查，岂不让天下臣民笑我无事生非、小儿作耍？”张翰林还欲再辨，宫娥过来，说浴汤准备好了，娘娘有请。皇上即起身道：“所言之事，乃无稽之谈。天不早了，老师也该回府歇息了。”张翰林还欲再说，皇上已准备起身，走动了两步又回头道：“太傅为我操心，我自心知，可老太傅也少给我添些麻烦才好。”言罢自去，把个张翰林一人扔在了那里。翰林呆了半日，方有个太监过来道：“皇上让你回家歇息，你老人家就回家歇息去吧。”翰林双膝早已麻木，行动不得，小太监只得用力搀扶着走出宫外。边走边说：“幸亏是你，换了别人，早推出午门了。翰林老爷子，以后小心点吧，脑袋只有一个，丢了就没有了。”

这夜刚刚入更，王旦就独自去往马府。一路心中好生懊恼，连和马贼交涉两次，都被他骗过了，怪不得三郎说他老奸巨滑。这老家伙要的就是当大官，当官就这么好？据说他当年也是状元出身，现在已是朝中大员。想当大官就得从科考这条路上走，怪不得那么多人争状元，可见考上状元的也不一定全都是好人。可怜他老爹花了三千两黄金，状元没捞着，反倒搭了儿子一条命，鸡飞蛋打、人财两空。爹娘现在不知怎样悲伤欲绝、日夜哀哭呢。想到这里，王旦也伤心起来，泪珠儿扑簌簌直下，落到地上，成了一个个锈铁丸儿。不一时，就望见了马府大门，气不打一处来，紧走几步就要去踏门槛。说时迟那时快，腰间猛挨一棍，被打出几丈开外，同时一声巨响，火光进溅，如同在刘府遇到的情形一样。王旦坐在地上，一时挣扎不起。却见门神站在面前。王



旦恼道：“你为何不护我？”门神扶他起来，道：“我若不护你，早粉身碎骨了。你走得太快，阻挡不及，才打了你一鞭，伤着没有？”王旦道：“反正我人已经死了，再受点伤也无所谓。只是还必须进去。”门神道：“下午天师来贴此符，就是为了防你再进，你已经不能进府了。”王旦不信，言：“你是否缺钱用了？待我有钱之后给你就是。”门神不悦：“小主人何出此言？你若不信，可以闯门再试。若魂飞魄散不复人形可不要怪我。”王旦闻言亦不敢再试，辗转再三，求门神道：“还是你行行方便，帮我进去吧。”门神后退几步，拒之不迭：“放你入门两次，天师已厉声责怪，若再放入，天规不容。你怎知天上的条律比人间还要森严，我是断断不敢再为你行方便了。”王旦闻言，哭跪于地，告曰：“你是知道的，我本渭南一逍遥阔少，父母俱在，家兴人和。不想马荣害我，壳回渭南，魂留京都，我孤魂野鬼飘荡无依，父母守儿尸壳又何其悲痛。此仇不报，我焉能瞑目于九泉？虽进府两次，俱被老贼所骗，不得如愿。此次入府，以后永不再来，门神大叔慈悲，放我这一回，我即死了，也永世不忘你的恩德。”言罢，磕头不止，泪水飞溅，额角滴出血来，地上滚了一小堆铁丸。门神在王家多年，哪见过小主人如此悲惨？心中大为不忍，扶起言道：“休再哭了。待我替你揭去符纸，你自进便了。”王旦破泣为笑，又认真多拜了几拜。门神道：“观你言行，大不同以前，何故？”王旦喜滋滋道：“皆小谢等人所调教也。”门神叹曰：“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鬼魅中也有有识之士，连我也需要学习一二了。你且闪开，待我揭符。”王旦急闪，门神纵身上去，伸手揭下那张符来。王旦视之，却是一张陈旧的黄表纸。欲夺之，门神曰：“不可，此符不碍人神，只击鬼怪。你走之后，我还要把它贴到



门上，以防明日天师巡查。”

王旦这才大胆里走。心想只有这一回了，要仔细看看这个地方，再仔细地想想办法，可不能再让老贼骗过。如此想着，慢慢里行，只见九曲迴桥，八折走廊，楼台亭榭，假山叠出，处处风光绮丽，仙妙胜景，比起渭南王家来，简直另重天地。只是心事太重，连玩的兴致都没有。很快又到了马荣寝房。正要里走，却听得马荣与刘妾正说话，因今夜有恃无恐，所以声音很大，正说到陶三望如何如何，马荣说：“这个狂生，骨头真硬，皮鞭都打断了三根，就是不肯说出题单放在何处，还大骂不止，真气死我也。”刘妾讥道：“你和我哥都是堂堂朝廷大员，两人审不下一个后生来，真蠢笨如猪了。那些个绵软法子呢？”马荣道：“休提，这狂生软硬不吃，高官不要，重金不理，送去两个美女，连连带骂直赶了出来。我自有生以来，还没见过这样的男人。”刘妾撇嘴道：“这才是真君子呢，哪像尔等，攀龙附凤，采花盗柳，贪心不足蛇吞象，恨不能把天下的好事情都揽到自己怀中，世界之大，能都占为己有吗？”马荣正不高兴，伸手打了刘妾一个巴掌，骂道：“贱人，都是你整日不说吉利话，才招惹得不得安宁，再吐恶言，就把你卖到妓院里，让你去卖笑为生，你就知道荣华富贵的好处了。”刘妾哭骂道：“老东西你又打我，我一枝鲜花插到牛粪上，你连牛粪都不如，干姜瘧枣，插都插不进，我嫁给你，就是嫁给棺材瓢子活守寡，还不如卖到妓院里，风流快活，比跟着你强！”王旦听他们骂得有趣，几乎笑出声来，忽又听马荣说道：“别闹了，你哥那个地牢保险吗？你去过没有？”刘妾尚在抽泣，但也知轻重，答道：“那是密押死囚犯的地方，平日无人能靠近，连府中人也大多不知底细。我幼时偶闯进一次，几乎出不



来。关押陶生，万无一失。只是既然什么也审不出来，还留着做什么？不如早杀早省心……”王旦听到这里，勃然怒发，这般美貌的小妇人竟有这歹毒的心肠，真是只母蝎子。一阵疾风旋了进去，两手张扬，十指叉开，也不打招呼，径向二人扑去。二人正谈得高兴，不想黑影闪掠，惊抬头看，却是恶鬼又来，且知道那十根鬼指的厉害，刘妾尖叫一声，一挺身就昏厥过去。马荣情知不好，反正是鱼死网破，滚到床边急抽宝剑。那宝剑乃是道家用法火喷淬过的镇宅宝剑，寒光闪闪，还真有些威力。王旦躲了几躲，忽又想到：“我不是已经死了吗？死了还怕什么再死？这老狗竟敢和我对打，我年轻力壮还能打你个棺材瓢子不过？”想到此，无论桌子、椅子、盆子、瓶子，拿到什么抓什么，直向马荣摔去。马荣乃花甲之人，几个回合已是气喘吁吁，被王旦手中一个花瓶劈头砸中，顿时血流如注、仰面倒下。王旦怕他不死，又用力踢了两脚，地上毫不动弹，心想老狗这回死定了。刚想抽身便走，忽又想起几人“多长个心眼”的叮嘱，且看看他这里有些什么好东西。于是东翻西扒，先是扒到几件金银器皿，不拿白不拿，统统揣在怀里。又扒到一套上好的衣衫，不穿白不穿，也忙脱掉破的穿到身上。又看到案上有只十分精致的锦盒，不知是不是妇人首饰，若是就带回去送给秋容、小谢。便打了开来，里面并无有首饰，空荡荡只一小卷绢纸，心想什么宝贝，还用放在这么好的盒子里。再拆开一看，竟是此次大考各号得中的名单，天字号、地字号的状元、榜眼、各等进士皆纸上有名，无一缺额。五位参与审卷的考官也都按上了大红印鉴，马荣的官印赫然排在第一位，最后压轴的是太子太傅张翰林。无疑这就是皇榜了。王旦看罢心中大恸，就是为了能在这张纸上有一个名额，才干



里迢迢送死来了，刚刚二十岁连个正儿八经的媳妇还没娶呢，王家就绝后了，这真是一张催命纸。心中恼怒，抓起名单就要扯碎。忽又一想，如此贵重的皇榜落到手里，想怎着就怎着，何不就此填上自己的名字？皇榜上有了大名，也不枉死这一回，爹也不枉花三千黄金了。如此一想，心花大开，提笔就要填写。可上面蝇头小楷，密密麻麻，并无半点空处，寻找了半日，竟无处下笔。自语皇家怎么比老爹还小气，把字写稀些，空儿留大些，无非就是多用一张纸，有什么舍不得的？最后盯住状元一栏，心想：“这状元原是我家花钱定下的，那么就是我的，我还客气什么？要了就是了。上面虽有了名字也得给他去掉，他又不曾花钱。”想着就住原来的名字上吐了口口水，再用手一抹，想不到鬼吐沫竟有消迹除字之功能，原来的那位状元眨眼间踪影全无，还连带得旁边的榜眼也缺少了半拉。王旦大乐，找到笔，高挽衣袖，饱蘸墨汁，认认真真地在那个地方写下“渭南王旦”四字。字虽然歪歪扭扭不成书法，但也一笔一划、正确无误。写罢，又手舞足蹈自我欣赏，连声高唱信天游，“我是状元了，我是头名状元了！”足足乐了半个更次，方将名单放入锦盒，摇摇摆摆大笑而去。

刘妾渐渐苏醒过来，发现刘荣头破血流倒在地下，吓得尖声呼叫。一时家人跑来，按按心窝尚有气息，齐声呼唤，还真唤醒过来。又忙忙地找来医生，缝合包扎。医生道：“还好，只是皮肉伤，未及脑骨，无甚大碍，将息几日则愈。但再也不能有类似事故了。”折腾到大半夜，马荣方觉得气血回旋，死不了了。怒气无处发泄，一边骂恶鬼害人，一边又骂刘成骗人，怎一道天师神符就挡不住一小小鬼魂？又骂刘妾贱人，看着他挨打怎不救他？刘妾惊吓过度，半死不



活，已无力与马荣争辩，只求今夜无事，明日找来她哥再行计较。如此男仆女佣都挤在屋里相伴，握刀拿棍，谁也不许离开半步。直捱到四更天气，管家说上朝时间到了，马荣本不能去，但想到今天是皇上亲点状元的日子，金殿插花，琼楼设宴，乃朝中三年一度的大盛典，身为礼部尚书兼大主考，掌管诸事，哪能不去？只好勉强挣扎起身，袖内掖几粒镇痛丸药，官帽上又用红布罩了，才将名单锦盒小心捧在手上，让人用藤椅从卧房直接抬入官轿，一路灭灯熄火，悄悄地上朝去了。

皇上自登基以来，还是第一次亲点状元，所以十分振奋。不顾春宵帐暖、美妃酥软，一大早涮洗完毕，在众宫娥太监及御前侍卫簇拥之下，龙行虎步踏上玉阶，准备检阅这场盛典。只见旌旗飘飘，华盖当头，满庭金瓜银钲，鞭响钟鸣，文武百官山呼万岁，一排盛大气象。乐得皇上坐在龙椅上直拍巴掌。掌朝太监报一切准备完毕，皇上便命宣读中榜名单。本来这需要大主考官亲自当廷宣读，可是马荣两眼肿得合了缝，看视困难，只好告罪另请他人代读。大家瞧着马荣，见他头肿如斗，脖粗如筊，脸青鼻肿，五官变形，十分狰狞难看，皆切切私语，也不知他夜间去做了什么坏事，搞成这般不堪模样，真是报应。皇上瞧着也极不顺眼，如此形状，有损威仪，只碍于今天他唱主角，没法把他赶出宫去。当下便命另一名考官代为宣读。此时香烟缭绕，满殿寂静，文武百官连同所有在殿人等都在洗耳恭听，好一片肃穆庄严。考官走到正中，打开名单，清清嗓子，高声宣读道：“本科头名状元：渭南王旦。”读到这里不禁一怔，因为他也参与了最后定选人员，知道头名是谁，怎就成了王旦？拭目仔细再看，还是渭南王旦。其余几名考官和督察张翰林也都



大为吃惊，马荣自己也吃惊不小，都不知怎么回事。皇上却还在乐滋滋地等着往下听，考官却不敢再读了，傻愣愣地呆在那里干张嘴巴不出声。皇上说：“宣呀，接着宣。”考官只好再往下宣。可榜眼只剩了半个姓名，好在考官知道是谁，糊里糊涂地就念出来了。半天才将全部宣读完毕，接下来该头三名上殿让皇上面试，考官只好再硬着头皮高喊一声：“本科皇考头名渭南王旦上殿。”从金殿到午门，一溜人声传喊下去，一声比一声高长，可喊了半日，殿下无人应声，更无人上殿，候在午门外的中榜者你看我我看你，皆不知王旦是谁。满殿哗然，众文武皆目逼五位考官，考官们只好瞪视着马荣。马荣心中已大致明白怎么回事，可此事万万说不得呀，只吓得靠在殿柱上簌簌打抖。皇上等了半日，不见状元，疑问：“状元何在？”五位考官一齐跪到地上，连张翰林也跪倒在地。宣读考官无奈奏道：“我等昨日所拟名单，状元并非此人，不知今日怎么变了姓名。”皇上不信：“有这等怪事？你几位将名单轮流查看一下，看是否还是昨日那张。”除马荣以外，那四位考官都认真地看了几遍，大红官印一个个都在，满纸字迹也都分毫不差，唯状元一栏不仅改了名字，而且改了字迹。细细辨认，此字拙劣非凡，远非一般读书人所能为之，倒像是小儿初试笔锋，拙且认真。皇上心中大不高兴，问：“是你们昨日定的那张吗？”众皆答“是”，皇上更不高兴：“那人呢？状元哪去了？”众皆低头不语，有待马荣讲清，可马荣哪里敢讲？等了半日无人回话，皇上怒喝：“名单是你们定的，要人人没有，讲又讲不清，朝廷科考岂不成了胡闹？要你们这班蠢才何用？都给我砍了！”吓得考官们仆伏在地，连喊“冤枉”，有一考官大着胆子说：“昨日我们拟完名单之后，就共同交由马尚书保管，今日又



由马大人当殿交出，并无假他人之手，一夜之间变了状元，我等实不知其情，更不知渭南王旦所谓何人。”如此反复提及王旦，皇上脑中似乎一闪，此名有点熟悉，又记不起何人提过，因此皱眉沉吟。张翰林见状，即前行一步奏道：“昨日老臣向皇上所提之事，皇上还记得些否？”皇上立刻想起王旦是谁。但昨日没给老师面子，今日若承认，可让老爷子有话说了，自己面子上下不来。况这件事情曲曲折折、奇奇怪怪，细问起来肯定要费不少周折。这几日新婚宴尔，顾此失彼，不愿多有事故。即便追查也得先娱乐他几日再行追查，以此也显得成熟稳健，免得好像老是需要别人调遣，自己什么事也不会似的。想到这里，故意沉下脸说：“朝廷科考，岂能儿戏，尔等失职，自当反省。待寻找到王旦此人，再行定夺。”言罢，喝令散朝。众朝臣皆瞠目，可皇上却下了龙椅自管自走掉了。

小谢、秋容、三郎在废宅里等了大半夜，方见王旦回来，急问详情。王旦将所有经过一五一十说了一遍，大家对别的事情还不太在意，唯听到三望在牢中苦苦受刑时，小谢、秋容不由大哭起来，言：“先生乃读书之人，怎经得百刑苦审，这许多日竟如此度过，怎不痛煞人心。”三郎也跟着哭声凄哀，最后连王旦也泪水涟涟。哭了半日，三郎说：“先生在牢中多待一日，就是多受一日酷刑，只有冲进府去，找到地牢，拼死相救。”小谢、秋容切齿道：“待救出先生，定把马刘二贼碎尸万段！”三郎道：“可刘府进不去，连马府也无法再进，奈何？”秋容道：“我们四个拼一气，硬闯进去。”三郎道：“恐闯他不进，我等仅是百年的鬼魂，小施阴力尚可，怎敌他神法无边？”王旦亦惧道：“我更不行，我连



阴力都没有，连逃都逃不快。”秋容闻言不觉迁怒于他，道：“若不是你惹是生非，先生怎能受此灾难，第一个该死的就是你！”王旦哭唧唧道：“我不就是死了吗？”秋容道：“死有余辜！”王旦道：“现在有什么都不怕了，只怕你们嫌弃我。我带罪立功，跟着你们去打恶贼还不行吗？”小谢起身，一人推他们一掌，烦道：“就只会吵架，住嘴！”二人果住了嘴。停了一会，小谢思道：“若硬拼去救先生，需要先破那道神符。神符只阻鬼怪，不阻人神，若有人肯去揭下它来，我们就能闯进了。”王旦闻言大叫：“我去叫门神揭它下来，马府就是门神先揭符又放我进去的。”三郎摇头道：“马府门神能揭马府，却揭不得刘府。即便揭得，他也断然不会从命。”小谢又想了阵，忽高声叫：“有了，这回肯定能成。”众人忙问何策，小谢道：“蔡洪与马刘不共戴天，老将军英雄盖世，那日就砸了刘府门前的石狮，我们何不与老将军联手，请他揭掉门符，放我等进去，再找到地牢，救出先生？”众人一听，欢欣鼓舞，马上就要行动，可王旦弯腰说：“我快饿死了，再不吃东西一步也走不动了。”秋容过去踢他，他便蹲在地上耍赖，众人无奈，三郎说：“吃点就吃点吧，吃饱有力气打仗。”王旦一骨碌爬起来道：“还是去城隍阴馆，那里的酒饭好吃。”众人无心跟他争辩，也就随他直奔城隍阴馆去了。

张翰林下朝回到府中，吹胡子瞪眼半日说不出话来，只大骂昏王无知。姜丰、蔡洪细问详情，张翰林把今日状元被改姓名，考官不知其情，群臣忿忿不满，皇上却不做处置的事情说了一遍，姜蔡二人惊得目瞪口呆，哀叹朝政衰败若此，国将不国了。状元被改成王旦，那夜在天空中呼叫的也



自称王旦，看来王旦亦是城中鬼魅无疑。但来无影去无踪，何处去寻？昏王面对如此重大案情尚置之不顾，马刘如何能倒？张翰林道：“我是没办法了，这个小昏王，吃了颠倒药，良莠不辨、忠奸不分，我不开口说话还好，我说什么他都不爱听，偏拧着劲干，好像专与我做对似的。明朝我也和你们一样，告老还乡一走了之，再不管这些是是非非了。”言罢，气得摔了乌纱脱了蟒袍，连朝靴都扔出好远。姜丰一件件又捡了回来，笑道：“你一走了之，自然轻松，也正合了昏王和奸贼们的心意，其劣迹再无人阻挡。不过，等到社稷倾轧、天下大乱时，你也就更气急败坏，连扔朝靴都没得扔了。”蔡洪亦急道：“张老头儿，你要告老，也得等我儿冤情昭雪才能告老，现在告老我可可不依。”姜丰道：“你放心吧，他是老塾师，认真负责得很，自个儿教坏的学生，还得自个儿调教。不然，太子太傅岂不落万世骂名？”张翰林苦笑：“就你这一张嘴巴，已把我骂臭了，还岂敢让万世去骂？早知如此，坐监狱也不当这个皇太傅，真正气死我了。”姜丰亲为其捧茶，又为其掸座，蔡洪也忙为其捶肩捏背，两人忙得团团乱转。张翰林笑道：“别围着我讨好了，省些力气做正事吧。”姜丰正色道：“并非为讨你好，只因除奸拿贼国泰民安，唯你当今柱石，我等马头是瞻，你速想良策，等不得皇上春梦大醒了。”张翰林道：“看来只有速召百官，联名上书，促使皇上下诏追查此案。”蔡洪道：“若皇上仍不予理睬，将之奈何？”翰林道：“你我身为臣子，只能唯君命是从，别无他法。”姜丰亦叹道：“是啊，谋事在人，成事成天，若气数已尽，则人无回天之力。那么你就速派人召集百官吧。”当下翰林就在书案上铺纸研墨，挥笔写字。偏又老眼昏花写不利索，姜丰只得也捉笔代写。蔡洪忙为二位磨



研，直弄得满脸黑花。写好一张即命家人送出一张，全府也就穿梭般奔忙。最后一张刚刚送出，最早相邀的人倒已来了，接着百官陆续到达，竟比往日上朝还要疾快。原来大家对今日朝堂之事皆气愤不平，即便翰林不邀也都正想进府谒见，以请翰林出头干预。不想蔡洪、姜丰也在这里，同殿故友相见，自然一番亲热寒暄。不一时官员到齐，张翰林稍作开场，蔡洪即将其子赴考遇厄之事讲了一遍，并当即叫出蔡朋让众官验看。蔡朋伤势未愈，被人扶着勉强走进庭来。因大仇未报，陶生生死不知，心中悲愤万状，不顾伤痛猛然跪倒，与众官泣血叩头不止，竟又痛苦过堪当场昏厥了过去。目睹者无不痛心疾首，高声怒骂二贼。姜丰大声疾呼：“如此误国害民贼子，人人得而诛之。我等食民食，享皇禄，置若罔闻不除奸害，岂不与贼同流合污？今蔡将军一家衔冤含屈，将军欲拟御状，上达圣听，以求申冤。如有同道者，请在将军诉状上具名，以表我等为臣者忠贞正直之心。”姜丰言语未毕，早有人振臂响应，众官无不应承。当下蔡洪拜托姜丰代笔，姜丰提笔如刀，字字有声，行行血泪，墨枯言尽，诉状赫然。张翰林带头在状上具下官职姓名，其他官员依次照行，姜丰题名在最后，题毕掷笔，合掌望天祈祷曰：“苍天睁眼，救民于倒悬吧。”

当下蔡洪一身素装，头顶御状，只带了一个随从，打马去了宫门。众官皆不肯散去，就在翰林府坐等消息。等了半日，不见动静，翰林派快马打探，回来言老将军头顶御状跪在宫门已一个时辰，无人接状。众官心中忐忑。翰林让大家莫慌，言皇上有午睡习惯，许是去早了。又派人打探，回马言老将军的御状已由大太监传进宫里，将军还在跪等。众官转喜，纷言状上有老太傅的名字，又有百官署名，皇上不会



不理。如此又过了一个时辰，不再有其他消息。众官尚可，姜丰心中已感不祥，但不得显露出来，一面与众官闲聊，一面暗祷苍天。天色已晚，翰林命家人备饭，众官皆说等蔡老将军回来一同进餐。姜丰不语，趁大家不备，悄悄溜出府来，骑一匹快马，只身直奔宫门。远远便见宫门口有几人在吵吵嚷嚷，并似欲动手拉拉扯扯。姜丰紧打一鞭，飞身赶到，却见蔡洪已推倒了几名御林军，朝着宫门大踏步就闯。姜丰不及下马，横过马头直接挡住蔡洪，高叫：“不可莽撞！”蔡洪须发皆张，怒目欲眦，若换了别人，一哨军马也挡他不回，但闻是姜丰声音，立即止步。姜丰下马，并不言语，一手牵了马缰，一手牵了蔡洪，回头就走。蔡洪怒氣不息，不肯就走，姜丰厉喝：“走！”蔡洪倒也不再挣扎，跟了就走。直走出离宫门二三百步，姜丰方止步道：“这是什么地方？！怎容你胡闹。”一言未及，后面传来声响，二人回头一看，只见宫里涌出大批人马来，刀枪林立，如临大敌，层层把守住了宫门，一个御前带刀侍卫还在马上朝这边频频张望，似有些不甘。姜丰怪道：“你以为这里又是刘府，石狮打坏也没有关系？皇权无情宫门森严，幸他们不来追赶，若被捉将进去，死罪难逃。”蔡洪尚气粗如牛：“我是功臣，他们敢？！”姜丰道：“别卖陈年老皇历了，张翰林是他亲师又待如何？刚才那几个御林军大大给你面子了，不然早捉起你来。我们走吧！”两人闷闷走了一阵，蔡洪问：“你怎不问递状情形？”姜丰道：“不用问了。皇上一定在万花宫，让人传言：‘存放御案，日后再议’。”蔡洪奇道：“你怎知晓？”姜丰道：“我在朝中三十载，主司礼部，太熟知当皇上的这套行径了。万花宫就是逍遥宫，勤政殿就是杀人殿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，臣是他手中一粒棋子，要你



生则生，要你死则死，你能勉强他吗？”蔡洪不悦道：“既知如此，你又何出此策？让我白跪了两个时辰。”姜丰叹道：“死马当成活马医，我别无良策，只好以此一试，果真又不奏效。看来二贼命不该死，陶生活命无望了。”

姜丰如此一说，蔡洪顿觉腰膝酸软，气力全无。两人垂头丧气回到张府，众官还在等待。蔡洪瘫坐在椅子上，只摇头什么也不愿再说，姜丰简述其概，也不愿多讲。众心皆已明白，却又不能出口责骂皇上。一个个缄口憋气，憋了半日，齐向老翰林拱手告辞，偃旗息鼓转回府去。

众人走后，蔡朋哭出后庭，直哭得声哑气咽，谁劝都劝他不住。口口声声说陶兄若命亡，他决不苟活人世。把个蔡洪哭得六神无主，翰林和姜丰也都束手无策。若大一个翰林府竟像办丧事一般，处处都是苦脸。蔡洪悔道：“都是我心思糊涂，不愿孩儿像我一样，沙场辛苦征战，反不受皇宠。以为只学文不学武可保终生平安，哪想到无能便受欺，堂堂兵部侍郎之子反伤于王旦无赖小人之手，又连累了诸多君子。我只此一子，子若不活，我与其母也只有命随他去，到阎罗殿上告状去了。”言罢，老泪纵横，泣不成声。姜丰亦悔曰：“陶生本是淡泊名利、不涉仕途之人，是我见他人品学问非同凡响，欲为国举荐栋梁，才力促此行。凭他才学，纵不能状元及第，也必榜上有名。哪想遭此厄运，大错是我所铸也，若有闪失，我亦难辞其咎。”言罢亦老泪滂沱。张翰林这两日又是找皇上，又是召百官，日夜奔走呼号，徒劳无益，早已恼得说不出话来，此时欲劝慰众人也找不到言词了，又气又累，竟倒在太师椅里昏昏睡去。直到奴婢们掌上灯来，众人尚不知天色已黑。

不知何时，院中一阵簌簌风响，掠得草叶旋飞。既而房



门连连开启，似有人在轻轻推动，几盏烛光也随之摇曳起来，忽忽闪闪明灭不定。众正惊疑，听得有个声音说：“翰林府怎也如此吝啬，连灯光也点不明亮？”众人惊愕，四望无人，声音又说：“都进来吧，咱们没有走错地方。”房门又接连启动，众人愈加惊愕，翰林却此时睁开眼来，蓦然见面前站着几个陌生男女，一油头小生正指手划脚喋喋而语，望而便知是个纨绔。张翰林正不高兴，喝道：“何人在此大声喧哗？”那小生却不理翰林，径直走到蔡朋面前大声说：“蔡老弟，怎把我给忘了？”蔡朋听得耳熟，认真一看，惊叫起来：“王旦兄，怎生是你？真是你吗？”竟忘了王旦是鬼，跌跌撞撞直扑过来，抱住王旦放声大哭。王旦亦抱住蔡朋道：“兄弟，是我害苦你了。”蔡洪翰林闻听王旦，先是吃了一惊，后看王旦并无歹意，方稍稍放心。姜丰拭目近看，果是王旦，悲喜交集，道：“王旦，你亦受苦了。”一句话说得王旦几乎也放声大哭，双膝朝姜丰跪倒，连连叩头，泣道：“我总算又见到家乡的活人了，姜老爷，我父母可好？”姜丰道：“你父母尚好，只是你人事不知，你父母要多操心了。”因见诸多鬼魂，又问道：“这几位是何方神圣？”小谢三人见问，忙三叩九拜，尽施大礼道：“主人在上，我等叩见了。”姜丰不解，欲搀众人，众人不肯就起，小谢道：“我等擅住主人府宅多年，骚扰清净，实在不该，今向主人请罪。”姜丰一听，才知这几个就是故宅中的鬼魅。细看这几个男女鬼魂，都生得天然秀丽，举止端庄，彬彬有礼，不仅毫无妖冶狐媚之态，甚至连世间大户人家也难以调教出这等丰采。暗叹怪不得陶生不舍此类，原来冥界中也有精华灵秀。只可惜明珠埋土，永无见天地光辉之日。便道：“尔等既在我家住，就是我家人，家人相聚，实在可喜。各位速起来吧，咱们好



好叙话。”其实，姜丰见众鬼与王旦同来，已知其意，只是不好当即说破。当下将他们搀起，一一询问家籍姓名，方知阮乔两家皆前朝大臣，至今世间传名。王旦性急，不待询问，就将近日如何连闯马刘二府，如何夜救蔡家，又如何擅改状元及现在无法再进官府的事情详说了一遍，众人这才知道许多奇奇怪怪的事情原来都是他们所为，并为众鬼的侠肝义胆所深深折服。姜丰愧道：“我等枉为人尊，却实无德无能，上不能匡扶天子，下不能拯救黎民，甚而至于连自身都无法保全，百无一用是书生啊。看来如何惩恶扬善、救助陶生就全靠你们了。”小谢道：“我们今夜正为此事而来。先生受难，我等心急如焚，马贼狡诈，屡次欺骗，看来只能冲进刘府硬劫地牢了。可是刘府门上有天师神符，我等无法靠近，特来求助诸位。”蔡洪迫不及待大叫：“需要做些什么，刀山火海无所畏惧，小姐只管吩咐。”小谢道：“天师神符只能阻挡我类，却与人神无碍。老将军若能将符揭下，我等则可破门而入也。”蔡洪道：“这有何难，门前石狮我尚能砸他个稀烂，一道纸符举手可得。”张翰林亦来了精神，问道：“攻打刘府需要带多少兵马？我可去兵部借人。”姜丰道：“你不请圣喻，擅自行动，就不怕皇上怪罪了吗？”翰林道：“事到如今，也顾不得许多了。只要能扳倒二贼，我也豁出去了。”小谢道：“此举无需兵马。老将军揭符之后，带人速离现场，以避伤亡。只是若能救出先生，我等无法匿藏，需数人在在远处接应。”众皆大喜。小谢稍稍沉吟又云：“天亮之前，你们若接不到先生，便是我等失手，不必再等了。”众皆应承，蔡朋更是喜不自胜，连连向诸鬼致礼。小谢道：“公子保重，我等先行了。老将军到达之后，若见府街对面有几簇旋风，便是我等已做好准备，即可揭符攻门。”言罢



几鬼告辞，倏然不见，众皆称异。

当下蔡洪全身披挂，精选十几名武士，携带明暗各类兵器，为揭符一队。翰林另选派本府能干家丁，由管家亲自带队，匿在刘府稍远的地方，以为接应。蔡朋扔掉拐杖，也要跟行，众人力阻，方才做罢。一切安排就绪，开启府门，蔡洪一马当先，径奔刘府去了。

五

众鬼离了张府，驾动阴风飞回住处。三郎一声呼哨，雪里豹踏风而至。眨眼间小谢三人皆一身劲装，英姿飒爽，三人飞身上马，却把王旦丢于地下。王旦急问：“我待如何？”小谢在马上说：“此去刘府，比不得马府平安无阻。刘府既与天师有关，府内必设暗机险要。你鬼资浅薄，入不得虎穴，就在此等候吧。”王旦气恼，扯住马缰大声道：“自近日以来，我与你们同吃同住，同饥同累，同出生入死，没有大功，也有小劳，你们从未说过我鬼资浅薄。今日要大行动了，却说我鬼资浅薄，不许我去，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？”三郎道：“吾姐是好意，不让你去冒险。”王旦益怒，“那么多险都冒了，八十一难都过了，还在乎最后这一步？”秋容沉脸道：“真不知好歹，别管他，咱们快走。”王旦哪肯松手，反抓得更紧，叫道：“我知道你们想去抢功，将来说起来你们去地牢救人，我却在家坐享其成，你们是英雄，我是狗熊，我成了无用之人！”小谢叹道：“王旦，你不识我心。在渭南之时，因你是花花公子，追你打你，致你于伤痛我等方感痛快。可自进京之后，你天良不灭，忏悔改过，为救先



生奔走辛劳、生死不避。且我等四人朝夕相处患难与共，已情同手足，焉能生出欺你之心？只是此去刘府，定有一场恶战，成败未卜生死不知。我三人为报先生大恩，早将生死置之度外，万难不得推辞。况我等为三界不收之鬼，纵魂飞魄散也无所谓。而你躯壳尚在人间，若有机缘即可还魂。你尚年轻，荣华待享，不得与我等共灭，所以今日决不允同行。”王旦闻言涕泪直下，跪泣曰：“王旦无知，生前做恶多端，死后蒙众兄姐开导，方知善恶是非。众位顾怜之情，我心铭记。但大敌当前，我若避祸不出，岂不又坠无情无义、无能无知之邪途？既赴大义，死又何惧？望众兄姐成全。”三郎、秋容闻言动容，齐道：“那就让他一起走吧。”唯小谢厉声道：“不可！此种害友之举，我等决不能为。王旦快松手！”言罢，猛抽一鞭。王旦猝不及防，被鞭梢扫到手面，刚一松手，雪里豹已腾空而去。王旦顿足道：“你们不让我去，我就不去了吗？我又不是不识路径，我自己跑去。”言罢脚下用力奔腾，竟也能使动阴风，只不过时速稍慢，跟头流水随在后面拼命追去了。

蔡洪带人赶到刘府时，已是三更。四下无人，大街空寂。仰视刘府门楣之上，纱灯暗影中隐隐约约果藏有一张符帖，其颜色与门几近相似，不仔细辨认，还真看它不出。蔡洪心想刘贼做恶多端，心存虚弱，唯恐报应，方请帖避邪。什么妖邪鬼怪，这奸贼才是最大的恶邪。再看府街对面，风不动树不摇，毫无动静。正疑惑间，忽见三柱黑风由街尾盘旋而至，并排停下静立不动，似待招唤。蔡洪一见，即冲向门口，在马上随手一抛，抛甩出一个攀城用的铁勾，不偏不斜正搭在门楣上，接着纵身一跃，抓住绳索，猿猴般攀了上去。本来这套技艺蔡洪自当将军之后已多年不用，攀城自有



攀城工兵。可今日宝刀不老，他非要亲上不可，任何人替代不得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三下两下就攀上了门楣，伸手抓住那张符帖，用力撕扯了下来。对面三根风柱立即旋动，呼啸有声，透门而入，其间还似有马蹄踏踏。风到之处，墙倒树折，人仰马翻，霎时天地昏暗，星月无光。蔡洪等人正惊愕感叹，却又见一柱风至，气势较前稍逊，但也毫不犹豫地直旋进门去。人们纷纷言道：“不知是否还有鬼来，我等且闪开道路，莫阻鬼行吧。”于是各提缰让道，只在远处观看。蔡洪手中符帖还在，看着恼道：“这种混账天师，本司民情，却不管人间疾苦，只助恶贼行凶。我若是玉帝，早革职抄家，再打他三百军棍，押入天牢永不得翻身。”边言，边将神符撕成碎片，一把掷于马下。不想那马此刻不得夜食，腹中正饥，见符纸状如草屑，便舔来吃了。哪知霎时如吞烈火，烧得摇头打旋，前立后俯，仰天抛蹄不止。蔡洪在马上颠波如浪，怎也控制不住，折腾了一阵，那马竟长嘶一声，驮了蔡洪望夜色狂奔而去。众人惊骇，急起直追，但哪能靠近分毫，只遥遥瞥得见马尾摆动。这队人马再顾不得看管刘府事情，穿街越巷直忙于追赶蔡洪去了。

小谢三人跨着雪里豹，风驰电掣直冲进刘府。但进府之后，方知面积甚是广大，一眼望去，层层庭院，累累房舍，树林阴森，山湖叠伏，圈圈套套，变化无穷，竟似依什么图阵建成。又是月暗星稀，灯火不举，一时不知往何处寻找。三郎道：“我们分开两路，二位姐姐一路，我自为一路。因情况不明，悄悄儿行动为好。雪里豹声势太大，就在此处停放，谁若先找到先生，来此骑上即走，不必等候别人。”小谢、秋容皆言可行。于是将雪里豹放置一株大树之下，便偃



旗息鼓，分头寻找地牢去了。

刘成这几日因马刘两府屡屡出事，张翰林率众朝臣又频频弹劾，还风闻姜丰也为此事到了京城，心中时刻感到不安。幸好皇上这一段时间不愿多管闲事，不然早降旨查办了。原来这个刘成早年间曾在武夷山学道，因品行不端，屡犯清规，被师长怒而逐下山来。临行贼性不改，还偷了一本武夷阵图。武夷山脉回旋曲折，天然疑阵，此图便是依山势水流所绘，原为护山所用。刘成无德无才，在山上混了两年，什么也没学会，下山后也便只有这张阵图。只因这段经历并不光彩，所以从不对人提及，也就无人知晓。但他在下山之时，遇到一个早年间的张姓武夷道人，论起辈分来，刘成还要称其为师爷。刘成见他仙风道骨，道貌岸然，将来定能成就正果，便投其所好，百般溜须拍马，博其欢心。而此道人只视表面，不察内里，万事只问其一，不问其二，率直如铁，偏执如牛，且喜奉承，竟与刘成结为至交。后来巧逢前任天师届满，后任天师首备条件之一，就是要与玉皇大帝同族，也属张姓，方能称之天地一统。而这位武夷山的张道长恰被选中，一夜之间脱胎换骨成了人间仙官。刘成入仕之后，屡屡恭请天师入府高坐，竭尽徒孙之忠诚孝道，于是天师对他有求必应，遂成了刘府一家的天师。为防不测，天师赐他几张神符，府内关隘地方皆以符镇守。又赐他一柱香火，若有急事，燃香祈祷，顷刻即到。虽有天师呵护，刘成心中还是不够踏实。因他自知有许多欺瞒天师之处，平日与天师所言，皆世间之伦理，天地之正道，而所做所为正背道而驰。天师所管辖，也只是混充在人间的妖魔鬼邪，管不得凡胎肉体的帝王将相，若同类与他做对，天师是惩戒不得的。所以刘成心中虚怯，并不仅仅缘于朝廷政敌，还担心天



师识破。这几日加之马府鬼魅出没，马荣屡屡责怪，更使得他寝食不安。虽然府宅按武夷阵图所建，暗阻重重，又有神符镇压，但终究心怀鬼胎。鬼若由心生，便任由世间万物也是驱赶不净的了。一时风声鹤唳，草木皆惊，睡觉都睁着一只眼，稍有动静就命人查看，全府被闹得惶惶不安。这夜刚要朦胧入睡，猛听远处怪风呼啸，不由惊醒，高叫家人快去巡查。家人这几日被折腾得精疲力尽，半闭着眼跑到大门口，虽然也看到折了几株树木，摔了一些瓦片，但府门关闭如旧。隔门缝向外张望，大街寂静如空，连小猫小狗也没有走过一只。心中不由埋怨主人患了多疑症，天有不测风云，还能不让老天刮风？回来只禀一切安好，连树木折断的事都没有提及。刘成自己侧耳听听，四周果又无声无息万籁俱静，倒怀疑刚才是不是身在梦中，于是一伸腿真又睡了过去。家丁自然更迫不及待，往地铺上一躺，衣也不脱就打起酣来。

小谢、秋容鬼眼四睁，一路搜索，凡有门窗之处皆认真张望。怎奈庭院甚大，房舍互不衔接，必须往返奔跑。二人沿池边一卵石小径前行，此处岸柳垂丝，池水映月，荷花如卧，清香四溢，的确一片夜色好景。只可惜池内竖一巨大太湖石，形状怪异狰狞，似屏障遮住半边天空，显得美中不足。走至太湖石近前，竟有泰山压顶之感，顿感不适，只道石遮目障，却不知此乃疑阵玄机，有惊心慑魂之力。忙速行几步，绕石前进，离去数丈，方释重负。二人时而穿廊，时而越树，时而踏过苗园花圃，还有不少的小桥流水。但奇怪的是一切如隔薄雾，朦朦胧胧，欲视不清，欲触不着，而且再也寻找不到一处房屋，竟似踏进另一府洞。二人急躁，越发速行，甚而不得不带动阴风，却欲发不得着实。正走之中



猛然抬头，却见迎面扑来一块巨石，看似面熟，心中错愕，细细辨认，只见池水映月，荷花如卧，卵石小径迂回曲折，岸柳如绦轻轻垂拂，竟是刚才走过的那处地方。二人大惊，秋容怒曰：“只道我等会鬼打墙，想不到这贼会墙打鬼。待捉住这贼，定生吞活剥！”小谢道：“此处险恶，莫作停留，速走。”秋容曰：“如何走出？”小谢曰：“鬼打墙墙打鬼想来一理，照直走，不转弯，脚踏实地，莫信虚幻。”于是，二人手拉手四目直视，脚下不避深浅，是水是花是门是墙直管上撞，却一切如踏平地，什么也没撞着，原来皆属子虚乌有。霎时眼前清亮，府中真景尽呈面前，并且还见几处灯光闪烁，照着绿楼红墙。二人望定一处走去，是座进入另层套院的月形圈门。月门修得小巧考究，花砖镂空，彩饰雕绘，绿藤披挂如丝如帘。二人正要踏入，小谢突见上方藤条晃动中，有一丝暗光隐约透射出来，忙止步后退，曰：“此处有暗机。”秋容亦看到那丝光线，道：“昨日在城隍阴馆听一鬼差摆龙门阵，言女鬼绣鞋最俱鬼气，可代鬼身破解一般妖法，叫做以毒攻毒。我试一试。”言罢脱下一只鞋来，扬手向上掷去。一声响亮，火石迸发，绣鞋亦被炸得丝丝缕缕，四散纷飞，那抹暗光也不复存在。二人大喜，穿门而过。自此，又有险隘之处，便以鞋掷之，屡试不爽，裂炸之声也由之而起，连响数次。

刘成正在酣睡，忽又有声震耳。朦胧醒来，初还以为是梦中，再次要睡，炸声又起，惊得连连弹跳，方信确有异常，而且千真万确就在附近。忙唤家人，家人也听到了动静，不敢再行怠慢，呼喝起所有人等，高举火把，拿刀持枪，奔赴各处巡查。霎时全府上下如开锅一般，灯笼晃动，火把通明，狗咬鸡跳，连老鼠都惊得四处窜逃。刘成自己却



躲在房中发抖，边抖还边不住思量。暗机爆发，来者不善，为何而来？平日做孽太多，不知此番为了那桩。猛想起马府屡屡闹祟，看来这次闹到刘府来了。府内外神符居然挡不住他们，莫非这些神符风吹雨淋日久失效了？不管怎么说，妖邪进了门，要设法抵挡。可家中这班打手，纯属酒囊饭袋，平时只会狐假虎威欺负老百姓，哪堪与妖魔对阵？惊急之中，想起天师所赐神香，还从来不曾用过，何不试一试？于是翻箱倒柜，找出香来，顾不得洗干净巴掌，就抖抖索索地燃上。刚要跪倒祝告，又想此妖定为陶生而来，志在劫其出牢，陶生若被劫走，自己也就死定了。陶生凡胎肉体，不会变化，只需要多人把守地牢，他自个儿是逃不掉的。便高声唤人，连唤数声，无人答应，皆四处搜查去了。回头又见香烛燃着，只好跪倒连声祈祷：“徒孙现有危难，天师爷爷快来救我！”言毕看香，香头渐渐红亮，一线青烟如柱上升，愈升愈高，直达房顶，此乃感应征兆。刘成大喜，又叩头连连，方站起身来。这当儿正有一个家丁经过，被刘成叫进吩咐道：“速去把守地牢，不到天亮不得擅离！”家丁答应一声就走，刘成见只他一人，追到门口又大叫：“多带人员，至少二十名！”家丁自去。

小谢、秋容正在行进中，突见喊声四起，灯笼如织，火把如炬，府中大乱。小谢跌足道：“不慎惊动贼子了。”秋容道：“既如此，大家就都明火执仗吧。”一般鬼魂最惧火光，二女却凭借老鬼，不惧此物。凡路遇灯火，盖以阴风歼之。于是满院愈乱，跌跌撞撞，到处皆是人影。秋容急躁道：“寻了这长久时间，怎还不见地牢？莫非先生并不在此府？”小谢道：“我也疑惑，怎就寻不着地牢呢？”秋容道：“都是听王旦一人所说，这个纨绔最爱夸夸其谈，许又在信口胡言



吧？”小谢道：“既来了，就莫管是真是假，掘地三尺也要掘他一遍！”二人又往前走，忽听有人在高处喊道：“你们这队人莫往别处去了，老爷吩咐，需要二十人把守地牢，不到天亮不得擅离。快跟我走吧。”说完，便见一队兵马调转头来，跟着呼叫的那人，沿小路向东南匆匆跑去。小谢、秋容大喜，急尾随其后。一路弯弯曲曲，坎坷难行，行人中不时有人跌倒。一人跌倒，数人连倒，齐声叫骂，有骂路途难行的，有骂别人笨蛋的，也有骂老爷做恶多端害得下人不得安宁的。忽有人喝：“行了，别骂了，快到了。”前面果见一点微弱灯光，灯光中隐隐一座房屋，看去甚是低矮，却是半阴半阳。门窗甚是窄小，但铁铸栅栏，巨重无比。门口两名守卫在抱刀依墙熟睡，竟还不知府中发生了什么事情。来人朝其猛踢，发威道：“我们半夜三更增岗来了，你们倒还在睡大头觉，真不知死活！”秋容小声道：“定是此处，进吧。”小谢道：“且慢，此处不会不设暗防，且仔细看一下。”两人抬头细看，门楣离地只有三尺高，仅横一根粗方木，一览无余，其余皆砖石结构，光秃无遮，并无处可藏暗机。小谢道：“先除去这班打手。”立时两股阴风绞拧，飞沙走石，旋转如柱，将这班守卫刮得四滚五散，眨眼间门前空无一人。二女正要里闯，忽听人喊：“不可贸进！”却是三郎声音。二人驻步，三郎已到面前，扭头看看左右方，急叫：“速退！”三人就地滚开数丈，再看牢门左右，原来各设有一根木桩，乍看似拴马所用，桩下还各设有上马石。但就在马桩背后，却分别镶嵌进一根桃木剑，微微斜插，如剑在鞘。因色与桩同，正面看去，丝毫看不出破绽。但若有异物走进数步之内，两剑齐出，必斩无疑。原来三郎也寻到了近处，耳内忽听风声旋动，料是二女有所发现并即将行动，急闻风赶来。



因他由侧面而至，性又特警觉，远远便看到有异光闪烁，所以才出声呼叫。三鬼此时站在稍远处，恨恨地望着木桩，桩既可拴马，又暗藏杀机，真令人防不胜防。秋容道：“如法炮制吧。”伸手脱鞋，却忘了总共两只绣鞋，早已脱光，脚上只剩罗袜。小谢还有一只，提鞋在手犹豫道：“只此一鞋，两支桃剑，奈何？”三郎一时也无良策。而被刮跑的守卫又纷纷跑了回来，三人只好再行卷刮。如此几番，远处传来一声鸡鸣，小谢急道：“天即放亮，不可耽搁。不若这样，绣鞋对付一剑，另一剑我去试闯。你二人只管救出先生即可。”言罢即抛绣鞋。又是一道电石火光，左边连桩带剑应声焚毁。小谢遂舍身向右桩撞去，却被秋容扯住。秋容厉声道：“以身试剑，必死无疑，此事只能由我。”言罢，推开小谢就要上闯，却又被三郎拉住。三郎道：“两位姐姐莫争，我虽年幼，但终是须眉男子，领死之事，唯我担当。”言罢，也奋力向桩上撞去。却又被二女拽住。如此三人在牢门口拉拉扯扯，谁也不得撞桩，倒在撕扯中惊得风起云涌，沙尘四扬。众家丁欲走不敢，欲进不能，也就在尘沙中滚滚爬爬，喊叫连声，一时把个地牢门前弄得如同天迸地塌了一般。

刘成自派去守牢人员，就紧闭房门，苦等天师。风声雨声呼叫声频频传来，惊得他冷汗直冒，只觉得分秒如年。无奈又去香案前祈祷，边叩头边哆嗦，声调都变了。正着急，身后有人高声说：“又哭又叫，成何体统？”回头却是天师到了。这一喜非同小可，调转屁股又要叩头，天师大为不悦，斥道：“堂堂朝廷三品大员，如此狼狈，岂不让人耻笑。究竟是何事情，吓成这等模样？”刘成见问，又故拭泪道：“只因我作官梗直，不徇私情，得罪了朝中小人。不知这小人从何请来一群魔鬼，日夜骚扰，全府不安，百般无奈，方恭请



天师爷爷搭救性命。”天师疑问：“我所赐神符没有贴挂吗？”刘成道：“四处贴挂，无一剩余，只是不知何故，妖魔还是进来了。许是不管用了吧？”天师大怒：“此乃上天灵符，神法所制，专降妖捉怪，百试百应，怎会不管用？不然就是你言行不当，亵渎了神灵，至使路神动怒，免去法力了吧？”刘成叩头泣曰：“徒孙谨遵师训，恪守教规，怎敢亵渎神灵？实乃小人害我，与我无干，望师爷垂怜。”天师道：“怎不争气，又学妇人哭泣？我既来，必然救你。方才入府之时，确见阴气沉重，此乃百年老鬼，许是有了些法术，故能破符。待我寻而灭之，以绝后患就是了。”刘成闻言大喜，即引天师出门。天师立在院中，听风声绞拧，皆自东南方而来，问道：“东南方存有何物？”刘成不敢言说地牢，却说是地窖，原放旧物，现早已弃之不用。天师道：“许是空穴来风，鬼魔欲作为住巢。你且在此等待，我先去各道门上重新贴符，以绝退路，然后关门打鬼，一网打尽！”言罢，撇了刘成，自往各处行动。

陶三望被关地牢已经月余，每日与湿虫为伴，与地鼠为伍，三餐无时，昼夜不分。开始还盼有人来救，但等了多日，没有丝毫动静。方悟到京城之内，举目无亲，蔡朋重伤，不知生死，自然再没人来管这事。且远离故土，音信隔绝，渭南无人知他身陷囹圄。纵然有人知道，家中父母早亡，又无兄弟姐妹，谁人还能千里迢迢来这里救他？看来定难生逃这座地牢了。苦闷之极，无以排遣，便思起小谢、秋容与三郎。三郎言此行有灾，果不虚妄，可自己执意不听，偏偏要跑到这里来自投罗网。想自幼丧去父母，无依无靠，无疼无爱，只有结识小谢三人之后，才有了相知相伴。尔等



虽是鬼魅，但无雕无琢，浑如璞玉，天真可爱，情同一脉。渭南姜宅虽非神仙世界，但只因有了他们，勃勃一派生机，充满了欢声笑语，日子过得无拘无束，无忧无虑。偏偏身在福中不知福，为俗念所惑，来求什么功名仕禄，这下倒好，功名没求上，倒是被囚在地牢之中，三天一吊，两天一打，骨折肉烂，性命难保。早知如此，哪如就在渭南原野之上，或放牛牧羊，或开荒耕种，闲来读些子曰诗云，做些手工营生，与白云为伴，与鬼魅为伍，也强似在这里蝇蝇苟苟做富贵王侯乃至金殿皇上。愈思愈感念三鬼，愈感念三鬼愈懊悔当初不知珍惜这般高情厚谊。看来出牢绝无希望了，死就死了吧。死了鬼魂飞回渭南，寻到小谢等人，大家都是一样的了，无须再忌讳什么阴阳有别，人鬼殊途，可与三鬼真正成为一家。二女若不嫌弃，结为连理，夫唱妇和，举案画眉，相濡以沫，从而无痛无痒，无关争名夺利、世态炎凉，岂不同样也是地久天长？

这夜三望也正在胡思乱想，却隐约听得外面异常声响，先是风声如鼓，既而人声如潮，牢房都似在微微颤动。暗忖天塌地陷乎？生死既与己无关，天塌地陷又有何惧，不去管他。可声音越来越响，竟似擂石攻城、人马嘶杀之声。心下又疑，是否有人前来劫牢？心中一凛，不由自主向牢门口移去。怎奈铁镣沉重，过道窄长，行动不快，半日方勉强爬到门口，隔栅栏向外望去，火把照耀中，竟是小谢、秋容和三郎。三人不知何故，只在门外数丈处拉拉扯扯互不相让，却不近前。三望一见，如见日月，顿时大叫起来，一面拼命摇动栅栏，连连呼唤三人姓名。三人闻声扭头，骤然看到陶生，顿时忘却利剑悬头，齐向牢门扑来。刚行数步，木桩裂响，桃木剑铮然飞出，横扫三鬼，如镰削草，三鬼应声倒



地。陶生这才知三鬼为何拉扯不前，顿五内俱焚，呼天抢地，悲道：“汝等为我而亡，我当为汝而终，我们四人就共同归于尽了吧。”言毕以头撞门，撞得额头血淋。却又忽见三人慢慢蠕动，折起身来，彼此搀扶而起。原来桃木剑当斩一鬼，而三鬼当时手臂相连，鬼力倍增，只能斩伤，不得斩死，故死而复生。陶生见状含泪呼叫，三人亦歪歪扭扭向牢门走来。隔牢悲喜交集，四手相握，无语唯泪。小谢道：“速劈牢门！”三鬼闪离数步，使动鬼力，猛击牢门。一则铁门坚固异常，二则皆身负有伤，连劈数番，方劈裂开来。三鬼急扑向陶生，陶生亦爬向三人，只差咫尺，头顶却一声霹雳，如电击体，直将四人各自震开去数丈，俱被震得两耳轰鸣，摔得四肢欲断，一时动弹不得。抬头寻看，却是一老道立在空中，鹤擎道冠，白须飘飘，一手击发掌心雷，一手高举打鬼鞭，还在欲打不止。三郎怒而问曰：“汝是何人？”老道傲曰：“吾乃张天师。汝等小鬼，撞在我手，莫想再逃了。”小谢呼曰：“我等何罪，遭汝天责？”天师道：“闯人私宅，惊扰人安，就是违犯天条。”小谢曰：“我等正为救人而来。”天师道：“人间事当由人间人来办理，何用尔等鬼魂纠缠，分明是多管闲事。”小谢道：“既然人间事当由人间人来办理，天师却为何百般帮刘成？难道刘成非人而神乎？”天师被诘问得张口结舌。小谢又道：“天师既纠缠于人事，就当问个是非曲直，惩恶扬善，为天行道。为何不管青红皂白，见我们就打，焉知我等不是良善之辈乎？”天师道：“神鬼乃是天敌，见之必打。”小谢道：“没有鬼何来人？没有人何须神？人鬼神乃宇宙三鼎，互为流动，相辅相成，怎言天敌？天帝倘赐一方阴冥世界，容其生存，你却见鬼就打，是何道理？”天师半日方挣出一句：“与尔等不须讲理！”举鞭



就打。三人再次逃避，小谢遥遥叩头泣曰：“天师不容我等，我等伏法就是。只是不知天师能否大发慈悲，送我先生出府否？”天师断然曰：“那是巡按府之事，本天师概不过问。”秋容怒曰：“刘成是你爹，要你这般孝敬？”天师暴怒：“小女鬼安敢骂吾？找死！”举鞭就打，秋容再次躲过。小谢亦怒曰：“你身为天师，专司民情，不除暴安良，反为虎作伥。对人天律条条动辄咎杀，对已无法无天为所欲为。若天庭皆如此，则民头顶永无青天矣。你仗权妄为，残害良善，该遭天谴的首当是你！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你虽一时猖狂，但休忘也身在此天地之间！”天师大笑：“我受玉帝委任，掌天下生杀大权，天纲地目在我手中，谁能奈我何？尔等小小野鬼，速速受死吧。”手起鞭落，鞭鞭无情，挟风裹雨，雷鸣电闪，直打得二女胡乱逃窜。秋容、小谢相互拉扶，奔在一起，眼看被天师追上，神鞭黑影已降临到头顶，二人心知休矣，闭眼等死，却听一声“哎哟”，似打趴了另外一人，回头看却是王旦。王旦两手捂住腰部，在地下连连翻滚，哎哟哎哟叫唤不止，倒把天师吓了一跳。天师疑是打着了活人，惊问：“你是谁？”王旦哭嚷：“我是王旦。”天师听说，又问：“王八蛋是谁？”王旦已挣扎坐起，怒道：“你才是王八蛋！你这个老王八为何无故乱打人，又出口骂人？”天师疑道：“你是人是鬼？”王旦道：“我非人非鬼。”天师愈疑：“非人非鬼是个什么东西？”王旦道：“你是人是鬼？”天师答：“我亦非人非鬼。”王旦笑：“那你是什么东西？”天师哭笑不得，走近细看，恍然大悟：“我说怎么能经得住我一鞭，原来是个暂时脱壳的魂儿，还有活人质地，算不得真鬼，我这打鬼鞭自然就不灵了。”王旦掸掸屁股站起，怒道：“把我的腰都快打断了，还说得如此轻巧。还是个道人呢，



比我在渭南当地痞无赖混混儿的时候还不讲理，你算个什么屁老道？”天师见是个浑人，不再理他，又欲去别处寻打。王旦拦住道：“别走，为何打我姐姐？讲清再走！”原来王旦进府之后，找了半日，谁也没有见着。正着急，忽听得这边风声大作，凭这几日当魂的经验，知道必有情况，所以急急赶来，正遇上天师举鞭击打秋容、小谢。王旦一看急了，才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奋身扑上，用腰接住了这一鞭。其实他心中早知这是天师，为了救二女，才死磨硬缠。天师不愿与他多讲，言：“你闪开，休管闲事。”言罢又要追打，王旦干脆两手扯住他袍襟，坐到地上耍起赖来：“你这个老家伙太不讲理，打人还不让人管。你打别人我可以不管，你打我姐姐我怎能不管？”天师无奈，只得解释：“她们是鬼，我是天师，天师必打家鬼，此乃天职。”王旦道：“我不管你是天师地师，打我姐姐就不行。”天师见与他讲说不通，不再多讲，只管飞步追打，王旦拽住袍角又死死不放，直被挟带而起，时而天上，时而地下，跌撞磕碰，胡乱翻滚，浑身衣衫撕挂破碎，如鸟儿羽毛片片飘飞，秋容、小谢看着不忍，高叫：“旦弟快松手！”哪知王旦听到这声“旦弟”，激动得热泪盈眶，越发拽得死死，还连声高叫：“姐姐们快走！”

三鬼中，三郎因屡屡首当其冲，所以负伤最重。只是秋容、小谢言语激怒了天师，首遭追杀，才暂时把他撇置不顾。三郎倒在地上，眼看着天师横冲直撞，一边追杀着二女，一边甩动着王旦，活像荒野逐猎一般，突想何不借此机会把先生救走？于是四下寻找陶生。陶生本肉体，力小体笨，又倍受牢狱之灾，虚弱不堪，被那一下电击打得滚开数丈，再站立不起。只是眼睛尚能看见。见从天上降下来一个



王旦，舍身救护了二女，并且看似相当亲密，不由大惑，心想王旦也死了吗？真是人之既死，其鬼也善，心中百感交集，恶人尚能变成好鬼，神仙却不能容忍好人。见天师如此凶恶，心中只有咒骂的份，却半点儿不能助战，急得两眼冒火。忽听三郎唤他，循声望去，三郎正悄悄儿向他匍伏爬来，他也就努力向三郎爬去，二人终爬在了一起。陶生刚要说话，三郎急摇手噤声。陶生不知何意，三郎已抓住陶生，咬牙就地站起，遂噙指于口呼哨一声，那匹雪里豹应声踏空而来。三郎即往马背上推送陶生，陶生这才知是何意。但思四鬼魂正性命攸关，他怎能独自逃生？要死大家死在一起，也做得忠魂义鬼。一翻身竟又从马上滚了下来，急得三郎汗火齐冒，失声大叫：“先生快走！”

天师正追杀得性起，忽感异样，眼角一扫，扫见了雪里豹。只见此马通体光华闪烁，足下生云，神彩奕奕，分明是一匹天庭中的御马，却为何听从鬼魅呼唤？看来这些鬼魅生前并非平常人物，不然怎难以殊杀？正思，又听三郎呼“先生快走”，不由大怒。自任天师职以来，一手掌心雷，一手打鬼鞭，威武神勇，所向披靡，手下还从未逃脱过一个孽障，岂能让这几个小鬼得逞？忙转身去对付三郎和雪里豹。这个转身太快，竟把王旦给直直地甩脱了出去。王旦抛飞在空中手里还死抓着一片撕裂的袍角。小谢、秋容见状，怕摔坏了魂儿，急纵身飘移，在下面一齐奋力接住了王旦。王旦一边一个拉住她们的手，口中却大叫：“不要管我，快去救三郎！”天师扑向陶生与三郎，盛怒之下，竟忘了陶生是人非鬼，高举神鞭迎面欲打。陶生头部却霎时闪烁出缕缕毫光，鞭打不进，几乎脱手。天师大惊，此乃上天星象，难道此人有些来头？只是天师乃是人神，不甚谙天理，不知此兆



主何事情，只忙收鞭转向三郎。三郎见天师扑来，欲托拽陶生，陶生又死活不肯上马，心想完了，不如能逃一个是一个吧，遂唤雪里豹：“速负走二位小姐！”此时天师已挥鞭打来，雪里豹一声咆哮，四蹄腾空，从天师头上飞越而过，马尾劲扫，竟把天师扫了个趔趄，看得王旦拍手叫好。而那雪里豹飞到二女面前，就地一滚，便把二女驮了起来，腾空即走。二女欲下，但鬼轻如纸，不比凡人，如磁石吸捆一般，哪能动得分毫？王旦见状，知二女欲逃，忙起身追赶：“姐姐莫丢我！”二女心中不忍，各自伸下一只手来，一边抓住王旦一条胳膊，凌空拖拽而去。天师却抱臂冷笑，任其逃窜并不追赶，道：“我早已重新布下神符，四门封锁，尔等鬼魂往何处遁逃？”三郎闻言，忙遥呼雪里豹：“破墙而出！”雪里豹本已冲至门口，闻声急驳马头，回身转向大墙，张口喷叫一声，气如驰电，声如天雷，四蹄弹起，大墙轰然倒下一截，现出一个大大的墙豁来，连人带马便由此旋飞而出。天师遥遥望见，再欲阻挡，哪里还来得及？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挟风裹雨于远处不见了。

小谢、秋容、王旦回到废宅之内，相互看视，皆伤痕累累，血染衣衫，只得撮土疗伤。包扎完毕，倚墙歇息，二女闭目不语，唯泪水潸潸流下两腮。既痛三郎，又忧陶生，精疲力竭，无能为力。没有了三郎，王旦突感自己是个伟男，见二女既悲且弱，便自个儿挣扎起来，扯草苫盖住她们，遮避风尘。又悄悄儿走到院中，看马儿是否无恙。雪里豹竟也遍体鲜血，四蹄如削，趾骨裸露，盖踢墙所致也，正立在墙边周身打颤。王旦泪下曰：“马儿，马儿，你讲义气，强似酒肉之交，没有了三郎，你我以后就是哥们了。”言罢蹲伏



下去，为马儿裹伤。马儿任其缠裹，不稍动弹。缠了半日，王旦又悲道：“马儿马儿，我不人不鬼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以后将如何是好？”身后传来小谢声音说：“与我们在一起吧，我等以后就是一家人了。”回头看秋容、小谢不知何时都已立在身边，秋容又言：“王旦，你真变成了个好人，我以后再也不会欺负你了。”王旦闻言不觉泣下，道：“活在阳世时，有钱有势，不务正业，死后屡遭坎坷，方晓善恶是非。原来权势为凶暴之首，金钱为万恶之源。以后托生，和阎罗爷打上八架，我也不托生在富家当花花公子了。”小谢道：“看来救先生已无大望，你已在此受难多日，我们与城门神相识，不如设法送你出城回渭南老家去吧。”王旦闻言大惊，问：“我又说错什么了吗？惹姐姐生气？”小谢言：“你舍身救护我们，我们谢都谢不及，还生什么气？只是你乃一缕幽魂，未过奈何桥，尚可附体还魂。渭南躯壳犹在，你回阳间便脱离了冤狱苦海，从此享乐人生。不比我等，死活总是一鬼。你再滞留不走，我等反于心不安。”王旦高声曰：“人死人活，不在于命而在于魂。我刚刚晓得了些事理，有了点人模样儿，觉得自己是活了，怎又赶我再去当那个人间的王旦？岂不是又在嫌弃我？再说三望、三郎都生死不知，我独回渭南，走了岂能安心，莫不活过去再死一遭回来看看？朋友危难之际，我不患难与共，反逃之夭夭，岂不又坠不仁不义、无心无肺之辈？二位姐姐切莫像别人那样害我了，让我也正儿八经地当一回人吧。”

二女闻言，感彻肺腑，一齐扶起王旦，为其揩泪整衣，言再不让其独回渭南。王旦始喜笑颜开，扯二女衣襟道：“适才在刘府时，听姐姐们呼我旦弟，我已决心与你们共存亡了。咱们虽不是亲姐弟，但人间兴八拜之交，结金兰之



好，刘关张就是桃园三结义的异姓兄弟。咱们何不也学一学先贤古人，八拜为交，来一个鬼园三结义？不求同年同月死，但求同年同月生，今世为鬼成姐弟，来生为人亦成姐弟，生生死死，相存相依，岂不为好？”小谢、秋容闻言，连声应诺，当即就在院中撮土为香，插上几根柴棒，齐齐跪倒，一起盟誓：“皇天后土做证，乔秋容、阮小谢、王旦三人郑重结拜，手足与共，唇齿相依，永不离弃。当下秋容为大姐，小谢为二姐，王旦是小弟。王旦又执意行小弟礼，连叩几番方才作罢。

结拜完毕，小谢说：“三郎被擒，料无生还；先生是人，天师还不便将其击毙。只是事败，应去翰林府送个信儿，免得他们悬望。”王旦道：“自当我去，二位姐姐在此歇息。”秋容道：“只是这当儿烈日炎炎，魂皮儿娇嫩，莫晒伤了皮肉。”王旦笑道：“已经是体无完肤了，还怕什么晒伤皮肉，再多块焦疤而已。”言罢自出门去。

小谢、秋容相拥倚在墙角，心中无限哀思。正欲昏昏睡去，忽听远处有鬼声噪杂，急起身出房，闪到大门旁观看，却是一群鬼卒啾啾喳喳蹦跳而来。走到大门前，有一眼镜卒翻鬼簿曰：“此户三口，二男一女，住至一年零三天，前月搬走。现已没有人住，还查不查？”鬼卒中有说查的，也有说不查的，鬼卒头目眦齿曰：“皇城重地，严防野鬼进入，故冥律规定，一年一度巡查鬼籍。各家各户一猫一鼠不得遗漏，此处若大一座宅院，焉能不查？查！”二女听得，忙躲避回房，鬼卒们却已进来，瞥见了裙裾飘动，知是女鬼，如猫闯腥一拥而进，直把二女团团围在了中间。二女忙低头掩面，有个好奇小鬼，偏钻下去瞧其面目，霎时如见天仙，惊叫不已。众鬼不知何故，还以为是瞎眼缺鼻的奇丑女鬼，那



小鬼却连翻斤斗，尖声喳笑，嚷叫：“好看好看。”众鬼甚奇，也一个个匍伏下去看个究竟，顿时皆目瞪口呆，鬼眼僵直，再不会眨巴。二女见状，不再遮掩，杏目相向，示发怒之意。不料此态更招鬼们惊喜，半日，方鬼魂附体，恢复正形。眼镜鬼持薄一本正经言道：“此二女薄上无名，进京日期不详，属无籍野鬼。”众鬼一听，顿时如临大敌，绞索丁当，就要擒捉。秋容嫣然一笑曰：“大哥哥们小声一点，吓坏我二人了。什么事呀，咱们就不能说说吗？”其声莺歌燕语，其形风情万种，众鬼骨酥筋软，松弛下来。一鬼道：“闻得阳世有回眸一笑百媚生之说，许就是这般光景。”另一鬼道：“还闻得沉鱼落雁羞花闭月，今儿个咱们是大开眼界了。”另一老鬼却摇头叹道：“一笑亡城，二笑亡国，不要江山要美人，只要两笑就把江山笑没了。”又一鬼讥道：“咱们又没有江山，怕他什么笑没？莫非你还想当皇上不成？”闹了半日，鬼卒头目说：“咱们不管她是羞花闭月，还是亡城亡国，总得办理差事。看够了没有？看够了就把她们带走啊。”众鬼如梦方醒，又欲带人，小谢忙施礼道：“各位大哥，我们姐妹是来京城办点小事的，办完即走。我们不懂京城规矩，有所冒犯，望各位大哥宽容。”如此一说，鬼们虽口中嗷嗷，手下却不动弹。鬼头目说：“我们就是吃这碗饭的，若放走二位，我们回去不好交差啊。”边言边鬼眼斜睨，似有所示。秋容见状，忙将腕上玉镯、耳上翠环、头上金钗尽行摘下，一鬼一件递与众鬼说：“礼小物轻，权当给大哥们留个纪念。他日若再相逢，我姐妹定请各位去城隍阴馆，一醉方休。”众鬼顿欢呼雀跃，纷纷外走。不料走到院中，雪里豹见这多鬼魅，仙目难容，竟连声咆哮起来，直把鬼们吓得屁滚尿流。鬼头目并不识此是神马，惊魂稍定竟打量起



雪里豹来，道：“可否将此马借我一骑？”小谢曰：“汝骑它不得。”鬼头目不悦，又曰：“可否将此马送我？”秋容道：“除马之外，其余皆可。”鬼头目捉挟道：“若看中人呢？”秋容变色：“我等礼数全尽，何出此秽言？”鬼头目愈狎，道：“鬼中无儒道，可否要你？”秋容大怒，伸手就是一掌，打得鬼头目原地转了七八圈，方勉强止住脚步，鬼脸之上五道印痕斑斑如染。众鬼大乐，拍脚齐呼：“好掌力。”鬼头目羞恼，大骂众鬼，喝令齐上。鬼们亦欲戏弄二女，于是一齐拥上，围住乱抓乱挠。二女恼恨交加，尽使凶招，接连打倒了数鬼。鬼们方知不可儿戏，这才挥动武器抖动索链认真捉拿起来。二女奋起抵挡，怎奈大战刚罢，身有重伤，十分吃力，边战边退至雪里豹前，众鬼不知死活，也步步紧逼。雪里豹哪容外鬼靠近，顿时咆哮如雷，四蹄腾踢，群鬼闻声胆裂，紧捂双耳满地滚爬。爬将起来，仓皇而逃，连鬼薄都胡乱散落在地下。秋容还欲追赶，小谢道：“顷刻必有大鬼前来，我等速走罢。”秋容道：“王旦回来若何？”小谢道：“只好再设法寻找了。”遂谓雪里豹道：“你在我家百余年，纵仙升也不得前往。事已至此，你也去吧。十日之内如不唤你，定是二郎遇难，你便脱离下界，天宫归仙籍去吧。”雪里豹马泪纵横，四蹄跪伏，片刻方纵身而起，转眼消逝不见。小谢、秋容也忙闪出门外，逃奔别处去了。

张翰林府众人一夜围坐灯火，只等救得陶生回来。可等到鸡鸣没有消息，连蔡洪也不见归府。天亮之后，先是守在街头等待接应的人马无果而回，言只听得刘府嘈杂如潮，却不见有任何人出入。也曾欲近前观看，但每至府外十丈，马皆不前，所以不得内里详情。接着蔡洪随从来报，疯马驮蔡



洪飞驰而去，众人追出城外，寻找至今不见踪影，竟不知究竟跑到哪里去了。顿时府内大乱，人人惊慌，蔡朋闻讯哭出后房，引发得全府一片悲声。张翰林手忙脚忙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姜侍郎只得代其行令。先寻蔡洪，全府人马兵分三路，一路在城内寻找，两路出东西城门寻找。其次全府上下，一概不许对外言讲此事，谁若泄密，家法处置。又派人上街四处打探，看刘府夜来究竟发生了何事。安置完毕，坐待消息，却总也无有回音。想不到救陶生不出，反倒又丢失了蔡洪，真是雪上加霜。正焦躁，风声乍起，夹裹着一股好浓的血腥气，腥风直扑上房，眼前突现一血人，哑声道：“我送信来了。”众人大惊，疑是蔡洪随从，仔细一看，却是王旦。姜丰惊道：“你怎成了这般模样？”王旦立地不动，将昨夜之事细细讲了一遍，举座皆惊。姜丰尚不十分相信，道：“天师乃上天所遣，焉能如此无理？”王旦道：“你看我这身上，大小伤口何止百处，难道是我没事干自个儿跌出来的吗？”翰林怒道：“天师无理，人神勾结，待我去上殿奏本，求皇上焚表上疏，告知玉帝，办天师一个渎职之罪。”王旦曰：“你那个皇上狗学生，自己尚不知善恶是非，怎会去上书别人？”姜丰道：“不得无礼辱骂皇上。”王旦道：“我已不是人了，他当皇上也不是我的皇上了，我何必敬他？何况他本就狗屁不如。就算他肯听翰林老师一次话，焚一张什么黄表草纸，又怎知那个玉帝老儿不是混账王八蛋，嫉贤护短，偏不查办，说不定还因此提拔重用、另委要职呢。要知道天师是他选任的，又都是张家爷们，你告天师，岂不等于告他？若是换了我去查办，事情也许办得差不多，我与他既无裙带，又不欠账，动起手来绝不心慈手软，我不斩草除根、诛连九族把他剁成稀泥才怪呢。”翰林道：“也不见得就昏庸如此



吧？那岂不是没有青天了？”王旦冷笑道：“谁说还有青天？若有青天，我也不能成了鬼魂。官官相护，护的都是自己，满室王法条文，不如一柄桃木疙瘩剑。我是看透了，除了好鬼，谁都不能相信。老翰林，书迂子不中用，你别做老梦了。”

一言未了，蔡朋走了出来。蔡朋虽虚弱，却神情大变，高声道：“王兄言之有理，使我茅塞顿开。循规蹈矩者，如羔羊受欺，专横拔扈者，如高山在上。明明我等蒙冤，世间不公，却又反遭天谴，天道既也昏暗不公，还何故去信地由天？不如去焚了天师庙，砸了天师像，满世界张贴他的罪状，看他还有何面目赖在人间！”王旦拍手道：“此言对极，蔡朋兄弟终于聪明了。往日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，咱们也放他一回火又当如何？烧了天师庙，再去砸金銮殿，揪出万花宫里的那个小女人，免得她再缠着男人误事。不过这事我知道，还是男人自己不好，玩的时候高兴，玩出事来就拿女人遮羞。至于咱们，大不了死了当鬼，当完鬼又成人了。什么滋味我都尝过了，当人当鬼，其实也没有多少差别，当当也不错，不当白不当。”说得蔡朋开心大笑，竟真挽袖紧带，到处寻找镢头，这就要跟了王旦去砸天师庙。

翰林姜丰在旁听得目瞪口呆，后见蔡朋真要去砸天师庙，这才忙不迭地阻拦。姜丰厉声道：“二子何出此逆言！王旦乃市井白丁，不识礼仪尚可，而贤侄饱读诗书，熟知孔孟，怎也乱了伦理纲常？命乃天定，生死岂能由己？既是天不让生，束手待毙可也，犹如羔羊宰于主手，何怨之有？人间虽有昏君，但昏君也属天意，岂可弑君欺主，做不忠不孝、不仁不义之人？只许君昏，不许臣乱，君昏之错在于君，臣乱之错在于臣。死若鸿毛，名节如山，我等岂能成乱



臣贼子，落千秋骂名？”蔡朋错愕，不知答对，竟又软软地坐了下去。王旦拧了一下他的耳朵，也未将其拧起，气道：“真是拧不起的阿斗。”又转向姜丰冷笑道：“我自然是市井白丁，但姜大人你清楚，我并非不学，而是学而不会，此咎也在于天，何故只偏心于你等，赐之聪明灵慧，而不也给我颗玲珑之心？我纵市井，但知有仇必报，有恩必答，有错必改。总不至于傻到人家来无故打杀于我，我还为人家百般辩解理由，我起码是个会鼓鼓肚皮的大活人。你老人家学富五车，才高八斗，是世间难得饱学之士，也总得知道打人不打脸、骂人不揭短这一大道理吧？你为何不说说我也曾出生入死、侠肝义胆，反仗着你知底细，骂我市井白丁，这就是大德大智、孔孟之道、仁义之举吗？”说罢，竟气得鼻歪眼斜，呼呼直喘，背过脸去，再不理睬众人。姜丰反被说了个面红耳赤，半日下不来台阶。张翰林打圆场道：“都是因为事不顺利，大家才心烦气躁，斗几句嘴，何必介意？不知那二女鬼现在何处？”王旦大叫一声：“什么二女鬼，那是我大姐二姐！”翰林吓了一跳，忙改口：“大姐二姐现在何处？请她们来此歇息，也好共议大计。”王旦道：“你们这帮书虫墨袋，死到临头还只知戴官帽端玉带摆臭架子，纯是该死鬼，我大姐二姐来了还不被气死？”蔡朋上前道：“王兄莫气，还请指教我该如何？”王旦道：“我也不知你该如何。我只知虾米虾米一窝，蛤蟆蛤蟆一窝，该干什么干什么。”蔡朋连声道：“对，对，该干什么干什么，我该干什么？”王旦没好气道：“我知道你该干什么？去你们的吧，你们愿如何如何，我们也愿如何如何，我走了，再不管了。”说罢，竟一股黑风，卷出门去不见了。

众人面面相觑，不知所以。蔡朋跌足道：“我又失去一



好友也。”翰林姜丰无奈，只得坐等蔡洪消息。直到黄昏，人马纷纷折回，都言没有找到。蔡朋倒也不再哭泣，只是回房躺倒，不吃不喝，两眼直视，口中呐呐：“该干什么干什么。”众人以为他悲伤过度，神思紊乱，便派人好生看护，不再来惊挠他了。

六

王旦离了张府，心中更加郁闷，不问路径胡乱走动。边走边口中不住嘟哝。忽听得耳旁有声音说：“怎糊里糊涂，也不看路径，此乃皇用御道，你不想活了吗？”王旦随口应道：“是啊，世人怎就这般糊涂，连我也不如，非在一棵树上吊死。”那个声音说道：“谁非在一棵树上吊死？”王旦道：“还不是姜侍郎啊张翰林啊这些老呆子，离了皇上不能活……”言到此处抬起头来，欲看是与何人说话，四处张望，却不见一个鬼影，奇道：“何方神圣，叫唤什么？”那个声音笑道：“小主人连我也听不出来了吗？”王旦这才听出是马府门神，道：“鬼鬼祟祟干什么？何不现身？”门神道：“青天白日，又在天子脚下，与你谋面多有不便。”王旦不禁大声冷笑：“是呀，你们都是神仙道家、正人君子，与我谋面自然不便，那还和我说话干什么？装不认识就是了。”门神急道：“此时此刻大声不得！”王旦愈发气恼：“我偏大声，管天管地还管说话放屁不成！”门神苦笑：“小主人在哪里受了气，拿我当了出气口袋，算我倒楣，现身就是。”马府门神现了身，王旦仍气冲斗牛，不欲理睬他，门神不由笑问：“向来只见你气人，还从未见过人气你，何人有这等本事？”



王旦道：“还不是咱们那位姜侍郎，骂我什么不好，偏骂我市井白丁。市井尚可忍，白丁不能容。有白丁来考状元的吗？岂不丢我祖宗八代的人？以后再不理他了。还是你好，从不抢白我。”马府门神道：“他是当大官的，教训人教训惯了，不像我，为人当差而已。”王旦道：“青天白日的，你不在马府当值，跑出来干什么了？”门神叹曰：“还不是那个要命的天师，昨夜在刘府捉了一个厉鬼，说还有几个，要各路神将严加防范，谁的地界出了事拿谁是问……”门神还未说完，王旦急问：“那个被捉的厉鬼叫什么？”门神道：“好像叫什么三郎。”王旦又急问：“他被关在什么地方？”门神道：“关在天师庙后面的镇邪窟内。”王旦扭头就走，被门神扯住问：“匆匆忙忙，你要去哪里？”王旦道：“去找我大姐二姐。”门神好笑：“你什么时候有了两位姐姐？”王旦正然答道：“秋容与小谢是也。”门神一怔：“如此说来，被捉的厉鬼就是那个和你一起的阮三郎？”王旦颓然答道：“然也。”门神大惊，四望无神，急把王旦拉到僻静地方，埋怨道：“光天化日之下你本来就不方便，犯了这样的事情还不知隐蔽，竟到处乱跑。”王旦不悦：“怎和姜丰一个腔调，我犯了什么事情？有恩报恩，有仇报仇，光明正大，隐蔽什么？”门神这才逡视王旦周身，破衣如蓑，腿瘸腰肿，不禁心疼道：“又何至于此？”王旦恨曰：“天师害的。”门神黯然道：“你找不得秋容和小谢了。”王旦急问何故，门神道：“被黑面判官捉去了，刚从此地经过。”王旦惊得直跌到地下，门神边为其疗伤边道：“冥府巡查户籍，发觉二女是无籍野鬼，四处捕捉。本来二女是可以逃出城门的，可城门神一早便接到天师勒令，不得放走任何鬼魂，故不敢放其出城，但也沒有亲手捉拿。二女在往回跑时，迎面遇上黑判，躲闪不及，



便被擒获了。”王旦闻言，如雷击顶，大哭道：“我刚有了两个姐姐，又一个都没有了。”门神劝道：“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你有父母家园，不要和鬼们混在一起了。我与城门神说说，送你回渭南老家去吧。”王旦道：“我不走，大仇未报，怎肯罢休？我冤啊。”门神道：“莫道天下只你有冤，偌大皇城，自古便是座冤狱地府。从殷纣王朝歌鹿台杀人如麻，到秦始皇焚书坑儒大造冤狱，更不要说宫廷政变、外敌入侵，上至帝王将相，下到草民百姓，死起来如同死窝蚂蚁，连声息都没有一点，实在简单得很。千年冤尸堆集起来足有两个城墙那么高，哪一个真能平反昭雪？大人物充其量被后人痛不痒地念叨几句，小人物人死如灯灭，念叨也没有人念叨一声。像你这样的，马车轮子底下都能碾死几个，谁还能如何？故而认命吧，认命人不冤。”王旦口中呐呐：“别人冤不冤我不知道，我知道自己的冤。我冤啊。”门神摇头叹道：“别喊冤了，不若跟我去马府吧，先歇息歇息再做计较。”王旦一听马府道：“我去勒死这个老贼！”吓得门神忙拦住道：“你不去就不去算了，你勒死了老贼，天师追问我如何交代？你的事我也管不得了。”言罢欲走。回头却又见王旦萎缩一团，十分可怜，道：“你若真要伸冤，我告诉你一法。西岳大帝离宫出巡，不日将到此处。这是一明神，你若能设法驾前申诉，许能得以昭雪。”不料王旦却说：“既然那么多的帝王将相死起来都一窝一窝的像小蚂蚁，我一个市井白丁又算得了什么？不要说西岳大帝，就是玉皇大帝来了也未必就肯帮我。人活着也实在没什么意思，还劳神费力地告什么状？人言屈死不告状，我已经死罢了，还告什么？不告了，我再也不告了。”言罢，爬起来撇了门神，嘟嘟啾啾、痴痴傻傻摇晃而去了。



小谢、秋容正如门神所说，出城门不得，只得退回。不料迎面撞上黑判。鬼卒头目附耳急告就是此二女，黑判乐得仰天大笑、四肢乱颤，挥动风火扇，霎时四面点鬼火，八面打鬼墙，十面设鬼障，冥罗幽网，撒得无孔无缝，二女再无处可逃，一齐被获。而判官却又并不为难她们，免去一切镣铐，只用根细软的阴绳拴着，如同牵两只波斯小猫，轻轻巧巧地牵进了城隍庙。庙廊内众鬼垂手侍立，都被判官斥退，只留一伶俐鬼童伺候。判官扭动驴臀，伸展马臂，颤颤过去，亲为二女解绳，又命鬼童献茶。鬼童转眼托来一黑晶石茶盘，内放两只黑晶石茶杯，杯内茶色如墨。秋容正感口渴，接过便饮，却一口猛喷出来，掷杯叫道：“这是何尿，如此酸涩？”黑判鼻眼错位，心疼不已，连连搓手道：“美人好没口福。这是千年阴茶，饮之一口，筋骨舒展，饮之两口，益寿延年，饮之三口，青春永驻也。极品贵客来此也只得一杯之福，一般鬼吏连闻都闻它不着。今敬尔饮，尔却把它泼了，可惜，可惜。”秋容笑曰：“怪不得判爷尊容千年不改，如若这样，不如不饮，免得吓煞我等。”判官却不恼怒，手抚脸颊，搓得沙沙直响，笑曰：“丑鬼丑鬼，是鬼皆丑，我若不奇丑，焉能当了鬼头？”小谢道：“判爷把我等拘拿于此，并不是为了品尝一杯香茗吧？有何教喻，判爷明讲。但想判爷如此宽容大度，总不会难为我等小女鬼吧？”判官摇臀晃肩垂耳眯眼，显出一付温柔状，到二女面前施礼道：“我乃阴司之官，生就的石心铁面，从不为美色所惑。然自从那日阴馆一见，如勾魂魄，至今心旌摇荡。若知二位是无籍之鬼，早遣人请进府来了。今日既然再次相逢，如何能错过机缘？故带进府中，一睹芳容而已。”小谢闻言心想：此



是色鬼，要小心了。遂施礼道：“我等丑陋不堪，又是犯女，哪敢受此殊荣。我姐妹进京实是为了一桩要事，现事情尚未办好，故未出城。判爷若有慈悲心肠，恳请放我等出去，事成之后定当再来拜谢。”判官闻言哈哈大笑，声震霄瓦，搓手搓脚道：“既请了贵客来，焉有就走之礼。稍事盘桓几日，也让我略表寸心。”秋容急道：“若是做客，自然来去自由；若是擒犯，打入地牢受刑亦可。我们既不愿住，哪有强留之理。”判官神色有变，黑肉条条横起，黑目竖立如灯，似要发万钧雷霆。小谢忙道：“判爷休怪，我等确有要事在身，不敢稍有停留。不然身为阴间小鬼，欲见判官尚不可得，哪敢不听判爷之言？望判爷宽恕。”黑判道：“口口声声身有要事，尔等可知此是何处？此是皇城重地城隍庙府。城隍庙就是为众鬼办差的地方，我黑面判官就冥间断案之人。尔等有何要事，说出来我办就是。”小谢闻言，心中骤动，此鬼虽凶，但同属一类，总是猩猩惜猩猩，何不借力打力？但口中却道：“素闻判爷英明神勇，爱鬼如子，果真如此。只是我等的事情，实实不好办，说出也无益，反累判爷为我等烦恼。”判官倒来了兴致，追问：“究竟何事？”小谢假意拭泪道：“我等冤屈无处申诉，寻遍阴曹地府，竟无见义勇为、拔刀相助之人。常言都说鬼亦怕恶人，此言不谬也。”判官不悦道：“那是胆小鬼，逢事就怕，见事就躲，有损我堂堂鬼威，乃是鬼渣。我等大鬼敢做敢为，鬼胆包天，莫说怕人，神都不怕。在此城隍庙内，我说一不二，城隍老爷也只有听我的份。不是本判夸口，三界之内，天上除了张玉皇，地下除了地藏王，其余一概不在话下。”秋容撇嘴道：“岂不闻人语‘神鬼皆惊’，神鬼也自有一怕。”判官不服，问：“你说怕什么？”小谢道：“怕人间香火。香火一熏，晕头转



向，让说黑不白，让向东不西，让杀人就举刀，让放火就煽风，还美其名曰‘受人供奉，免人灾星’。岂不知摆得起三牲大供、烧得起长明香火的皆富豪人家。为富不仁，却有神鬼帮衬，讲的是假道假德，行的是真恶真凶，岂有神鬼公道可言！”判官道：“你之所言，也有此事，但并非神鬼皆都如此。比如本判就从不受人供奉，人间房中供财神供观音，甚至连小小的灶王都年年设供，可有谁供过判官？吾却不以此为意，日日断案，夜夜审判，善恶有报，执法如山，焉有假道假德之说？”小谢道：“阳间有个包拯，铁面无私，刚正不阿，人称黑面包公。判爷虽也生得面黑，但不知断案可如包公？若让我等论你如何，自然要看你能将我等的案子断得如何。只是此事涉面甚广，人神俱牵连在内，实非你能力所为，你待我姐妹甚好，不忍连累判爷，还是放我们出去，是死是活，任命由天吧。”判官闻言，正色道：“包拯能铁面无私，我也能刚正不阿，若不与尔等伸冤，岂不枉为了黑面判官？有何冤情，速讲莫疑。”小谢、秋容闻言，一齐跪倒，放声大哭，相互接续，边哭边诉，将前前后后、恩恩怨怨都讲了个清清楚楚。然后叩头不止，鬓发散乱，泪尽血流，其状哀婉凄切，惨不忍睹。判官闻之赤须生烟，赤目喷焰，鬼童亦怒发冲冠，双耳直竖。判官断案道：“陶生无故受囚，实属冤情；尔等几鬼感恩知报，也算忠义；马刘二人枉法害民，将来地狱必有报应；天师入府捉鬼，乃职责所使，似无可非议。三郎当场被擒，应押受审。但天师插手人事，阻拦陶生逃命，此就是越俎代庖了。且事先于人宅密置神符，非为有鬼而打鬼，却为私情而呵护，此则滥用职权，人神通谋，属行为不公。二女鬼既出人宅，便属阴司之责，天师欲捉，需要通报阴司，不得擅自号令神将擒拿，此乃……”言



及此，判官缄口，面有不忿之色。鬼童一旁高声插言：“此乃目中无我阴司也。”判官不由大哼了一声。他本无鼻梁，两孔如洞朝天，生起气来，黑烟直冒，如同烟囱。小谢见状，忙匍伏向前，忿曰：“我等无名小鬼，被其宰杀尚可，冥府乃三界之一，威武森严，岂可受侮？判爷不为我等，仅为阴曹体面也不能与他罢休。”判官虽然生气，但辗转言道：“天师非寻常之辈，行动于人神鬼三界之间，主宰下界生杀大权，且很受玉帝器重，故如此飞扬拔扈。若与其争斗，恐难操胜券。”小谢、秋容闻言，顿瘫软在地，哽咽难语。鬼童在旁连打手势，意在再告判官。小谢立时大哭曰：“先前我等不讲，判爷非要讲个明白，如今讲明白了，又不能伸冤，岂不让我等更加痛苦？看来只有人间有黑面包公，而阴司并无黑面判官，不如判爷让我等速速还阳，去人间找包拯打这场官司去吧。”秋容又哭曰：“判爷刚才还说，天上除了张玉皇，地下除了地藏王，其余皆不在话下。如今一个张天师就把判爷吓缩头了，何故欺骗我等小女鬼？我等在外蒙冤受屈已经够可怜的了，想不到来到城隍殿，判爷还要落井下石，看我等笑话，这算拿我们当哪门子贵客？”言罢二女又哭。判官被说得脸上绿一阵蓝一阵，白一阵黄一阵，满地乱转。鬼童进言道：“我等鬼们的事情，乃属判爷所辖，何用他天师称王称霸？欺二女则欺冥府，欺冥府则欺判爷。他天师算什么鸟仙官？靠着姓张，才肉体凡胎平步升仙，说到底也不过是堆枯骨肉。而判爷经千年阴火炼就铁身铜体，正儿八经的冥间神圣，统领地府十万鬼兵，平日何等威严，岂怕他一个狗鼻子老道？此事若不摆平，鬼众不服，一则为鬼类叫屈，二则疑判爷胆小鬼也。”黑判正有气无处出，又闻“胆小鬼”三字，暴跳如雷，一脚把鬼童踢出殿外，骨碌碌



翻滚不止，直跌进了院内油锅。锅内油浪翻腾，鬼童在滚油中冒了冒头，大呼：“鬼不怕死，判爷何惧天师！”看得小谢、秋容惊心动魄，齐呼：“果有胆大鬼矣！”

黑判不理鬼童，自顾磨牙，其声如铗，牙沫纷落。须臾，睨二女道：“我若能为尔等昭雪，可有酬谢？”二女惊怯道：“我等自入京以来，多方费用，簪环皆尽，现身无分文，不知判爷要多少酬金？”判官大笑，拍掌抚臀，笑得二女毛发皆竖。判官道：“咱们实话实说，爱美之心，人皆有之，二位小姐国姿天色，不敢奢望二女皆属我有，唯一美人足矣。我去天师府讨要三郎，并责其不得再干预我等鬼事，二美人中则留下一人为我爱妾，此事可否？”

二女闻之大惊，相顾变色。心中又急又恨，半日不得言语。判官却也不来逼催，自去一旁坐等。秋容恨声道：“汝此等作为，不是在待价以沽吗？”不料判官闻言，连声叫道：“正是一桩买卖也。”小谢则拉了秋容就走，道：“阴罗殿上，竟是买卖场所，我等既不做买卖，就速走吧。”判官伸手拦住，道：“此言虽不雅，却一言中的也。世间万事，皆属买卖。人总有一为，或为功名爵禄，或为金钱美女，或为名声操节，或为心身自由。然人不能自为，需要在茫茫红尘中四处寻觅讨要，这就要与外界互换所需了。或付气力血汗，或付财产物品，有形无形之中买卖开张，有意无意之间讲讨价钱。美其名曰仁义道德也好，陶朱事业也好，仅存有形与无形之别。买卖成则曰成功，买卖不成则曰失败。人类虚伪，只倡儒教，不言铜臭，实乃层层纱裹中的最高级买卖也。鬼类无羞，直言不讳，故地府无欺，实比阳间光明正大也。”小谢道：“你那许多鬼道理，我等不听，我等仅要救人而已。你既不肯相助，我们自当走之，决不强求，请判爷放



行。”判官闻言拂袖曰：“京都城隍庙，也是一座地下巡按府，是想来就来、想走就走的吗？”秋容高声道：“我姐妹哪想到你这里来，躲还躲不及呢，是你自己把我们请来的。”判官这才又想起二女所为何来，怒声曰：“尔等无藉野鬼，按律当拘，坠入十层地狱，永世不得翻身。”二女惊道：“我们不能出去了吗？”判官道：“除非允我。”小谢思曰：“既是买卖，可允讨价还价？”判官曰：“自然可也。”小谢曰：“判爷息怒，容我详陈。我等小鬼，本无名无能之辈，只是为了报答先生知遇之恩，方不避凶险，千里来此，不料天师做梗，不得如愿。今判爷肯拔刀相助，我等自然感恩不尽，纵献贱体，又有何妨？只是我等既为先生所来，先生安危当为命同。判爷若能首将先生救出，并杀凶灭贼，为其报仇雪恨，我二人中则可任判爷挑选其一矣。”判官闻言蹙眉道：“仅三郎一人，尚可以其为鬼，乃属阴司所辖而索要之。陶三望乃阳间官司，若去过问，又属越俎代庖，恐不便行事。”秋容道：“若不救先生，此买卖不成，我等誓不从命。”判官恼曰：“大胆小鬼，敢与我讨价还价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尔再敢不从，就去见识见识什么叫地狱酷刑。”二女怒目相向，骂道：“原来地府也无公道，判官也是昏官，你真正枉披了一张黑面！”判官气得抬脚要踢二女，但看到娇体如花，踢到半路又顿落下去，直连声喝叫行刑鬼。霎时拥上一群牛头马面，如猫捕鼠，不容挣扎，眨眼间就把二女拖拽了下去。

二女一路呼号，引两廊鬼卒瞠目。伶俐鬼童正被从油锅中打捞上来，见状大吃一惊，失足又跌了进去。二女待被丢放开来，已到了锯身刑房。刑房内腥臭难闻，地下横着一个刚被锯完的鬼犯，从中齐齐裂为两半，各一手一腿，血肉模糊，兀自颤动；半边口鼻张合呼吸，亦不能全声。二女见



状，不由恶心难忍，呕吐不止。尚未稍停，已有刑鬼过来，抓住发辮，三五下便将她们绑到桩上，仰脸一看，巨锯就悬在头顶，齿上挂着条条人肉。刑鬼道：“判爷问尔等从也不从？”二女大骂不止，刑鬼遂将锯落下。只觉头顶骤裂，巨疼直达脚心，二女顿时尖叫，刑鬼忙止刑问：“从不从？”二女又骂，巨锯便缓缓下落，嗤嗤有声，如锯树干。间或裂骨撕肉，闻声可辨。二女依然大骂，直到口鼻两半，方骂声不清。须臾便四分在地，一个个独目圆睁，犹怒气不息。行刑鬼走来，搓去手上肉渣，将她们各自拼凑在一起。小谢腰间少了一丝儿皮肉，鬼们忙到处寻找。地上倒有不少皮肉条条，不知是哪个鬼犯的，捡来拼上皆不合适。一鬼烦道：“何必这么仔细？以前有少半拉屁股的，也不曾与他寻来拼上，还在乎这一条皮肉？”另一鬼伸手掴他一个巴掌，骂道：“找死鬼！皮肉与皮肉不同，一两黄土能和一两黄金相等吗？这是判爷要的人，莫说少条皮肉，就是少根头发你也吃罪不起。”那鬼闻言，自己又掴了自己一个巴掌，连骂自己该死，忙又去寻找，最后竟在地缝里扯出一条，拼上正好，万事大吉。又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二女终复原状，但中缝之内犹剧痛如裂。刑鬼们围绕又仔细检查一番，确无遗漏，这才放心送出。二女以为用刑已过，哪知又来到一房，此房置一盘巨磨，高达丈余，居中一孔，深如洞穴。磨道里拴一黑驴，凶悍如熊，头蒙眼罩，前弓后蹬，似待起跑。二女被推摔进来，就有鬼问：“谁先用刑？”二女犹站立不起，挣扎问道：“这是何刑？”刑鬼道：“此乃磨坊。将人送至磨内，慢慢儿研磨，如同磨豆浆一般，名曰粉身碎骨。”二女爬将过去，竟相用刑。一刑鬼笑曰：“世间有争银子争钱的，哪有争用刑的，定是两个痴女。”另一刑鬼斥道：“你懂个鬼屁，这是



两个烈女，烈女骨头硬，比不得那些胆小鬼，小心伺候了。”先前刑鬼便道：“那就先从小的来吧。”当即搭起小谢，插进磨眼，两鬼凌空扶持，如栽大葱。驱驴鬼立即挥响驴鞭，黑驴闻鞭而动，霎时磨盘飞转，响声隆隆。小谢顿感脚下锐疼，直达头顶，全身颤动，两只玉足顷刻便没有了，心中却又恐惊吓了秋容，不肯大叫出声，只将眼睛紧紧闭了，牙齿紧紧咬了，却忍忍痛不过，竟大叫起“先生”来，声泪俱下，如吼如嚎，秋容见状，心疼如割，亦吼嚎起来。二声合一，撕心裂肺，穿天刺地，将一班行刑鬼惊得两股颤颤，牙骨咯咯。其他刑房的鬼们亦闻声抢来，隔门偷看，见二女当刑仍大呼“先生”，不禁摇头感叹。只有鬼驴不知出了什么事情，益发四蹄如电，磨道里不见了驴之首尾，只见圈圈黑影。磨盘之上亦霎时纷纷扬扬落下红白面粉来，色如脂膏，其味芬芳，愈积愈厚，而小谢段段矮落，直至没顶不见。

又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秋容用刑也毕，二女倒地复苏。虽形容完整，但觉万针穿刺，无处不疼，丝毫动弹不得，唯四目干涩相望，连血泪都再滴不出一滴。此时伶俐鬼童却走了进来，脸上犹带着燎泡，谓二女道：“判爷喻，如若不从，还要用刑，其刑惨烈，超出此磨。你们还是从了吧。”小谢先行恢复，勉强挣扎出声，断断续续道：“鬼童心底和善，就对你实讲了吧。我与容姐深感先生情谊，虽是人鬼殊途，却早暗中以心相许。不求结为连理，但求朝夕相处，不求超生转世，但求侍奉先生。一存皆存，一亡皆亡，无苟且偷生之理。今既全无生路，我等万死不惧，决不屈从淫威也。”鬼童闻言唏嘘不已，告刑鬼曰：“待我回来方可再用他刑。”刑鬼喏喏。

鬼童去了半日，不见回来。刑鬼正不知如何是好，却拥



进四名牛头马面，用锦床绣被抬了二女就走。二女挣扎，哪得随便，少时就到了一处地方。只见满屋古玩玉器，金碧辉煌，不亚于人间帝王之家。且有数名小鬼女穿梭奔忙，为房中增置绣巾铜镜等闺用之物，并有大鬼女捧衣而至，请二女脱去烂衫，更换新装。二女疑是逼婚，怒而下床，抬动手脚，欲尽毁房中之物。大鬼女忙阻拦道：“小姐们这是何意？”二女骂道：“粉身碎骨犹不畏惧，淫邪色鬼休得妄想。”大鬼女道：“此处本是判爷书房，为供二位安歇之用，方收拾一番，除我等之外，并无他人来扰，何骂淫邪色鬼？”秋容道：“黑判枉费心机，他想洞房花烛，我等定以死相拼。”大鬼女笑曰：“二位错怪判爷了，他从未吩咐其他事宜，只言请小姐暂住一时，怎言洞房花烛呢？”小谢曰：“你且叫鬼童来，我们只信他言，究竟何意，一问便知。”大鬼女无奈，只得吩咐小鬼女去叫鬼童。伶俐鬼童顷刻便到，见状尖声大笑：“小姐们过虑了。判爷感于二位坚贞，决意不再勉强，而自往天师府为你们讨个说法去了，二位就静候佳音吧。”二女还将信将疑，鬼童道：“连我都能为你们下两回油锅，还不相信判爷能为本类赴汤蹈火吗？判爷若无这种胸襟，怎能号令十万鬼族，在阴曹地府执掌律法？”秋容挖苦道：“他这不是做赔本买卖了吗？”鬼童却言：“有赔有赚乃商家常事，他既高兴赔，赔又何妨？正如二位愿为陶生死，死又何谓？这就叫周瑜打黄盖，愿打愿挨。”二女叹曰：“鬼面虽丑，却黑丑自然，鬼心虽恶，却终有一善，比人强也。”

黑面判官离了城隍庙，一路煽阴风点鬼火来到天师府。天师正好在家。判官不待通报，便自行闯了进去。天师闻之忙拱手相迎，邀至禅房会话。两人坐在那里，一黑一白，一



神一鬼，一道貌岸然，一张牙舞爪，相映成趣。天师问判官来府何事，判官开口就道：“你干的好事。”天师问：“什么好事？”判官一拍香案，五个黑印印在了上面，叫道：“你操得好宽的心，天上地下人间冥府你都管到了，你成了管天管地的张玉皇了吗？”天师不知其怒为何来，赔笑道：“判兄息怒，愿闻其详。”判官道：“你捉了个阮三郎？”天师道：“昨夜巡按府所获，案犯骚扰官宅之罪。”判官曰：“你可知他为何骚扰刘府？”天师道：“详情不知。”判官道：“你不知详情，让我告诉你。”便将马刘枉法从而累及蔡朋之事与陶生被囚、王旦脱魂及三鬼与陶生之交讲了一遍，只是没讲二女拘进城隍庙一段，讲得口干舌燥，大呼“茶来”。道童忙捧杯至，判官呷了一口，吐之不及，泼到地下，言：“这是何物？清苦淡寡，涮锅泔水吗？”道童道：“焉敢拿泔水敬与判爷。此是天然流水，不事烹煮，能修心养性、陶冶情操，乃天师日常所用之茶。”判官哼鼻：“真缺德，假道学。”掷杯又问天师：“我之所言，你可听清？”天师道：“句句听清。马刘二人确实做恶太甚，祸国殃民，其罪当诛。三鬼披肝沥胆、尽忠尽义，令人荡气回肠。至于陶生、蔡朋、王旦，皆属人患，亦可悲可叹。人类无知无识，贪婪自私，自相残杀，此乃自做孽不可活也。”判官道：“乌鸦站到猪身上，休只看见别人黑。你助刘安阻陶生打义鬼捉三郎，难道也是英明壮举吗？”天师汗颜道：“确有失察之过。”判官道：“何止是失察，简直就是帮凶。”天师强笑道：“判兄言重了。”判官道：“一点不重。我今天前来，就是专为替你把事情摆平。”天师问：“如何摆平？”判官道：“一，撤回刘府所有驱鬼神符，以洗帮凶之嫌。”天师应道：“可也。”判官接着：“二，小谢秋容已离刘府，现属无罪之鬼，不得勒令各路神



将捉拿。”天师稍有犹豫，终也应道：“可也。”判官又道：“三，阮三郎本是鬼类，当属冥间管辖，交我带回，由阴司自行处置。”天师不语，面露不悦。判官却还在兀自说下去：“四，王旦仅一游魂，任其自由往来，不得为难。五，刘成、马荣罪恶滔滔，当杀不赦。由小谢、秋容索命还债，救回陶生，平冤昭雪……”未等判官说完，天师道：“你刚才还说我操得好宽的心，你这不是把天地人神的事也都管了吗？你管得了吗？”判官眦目：“这是何意？”天师道：“你休瞪眼，听我教导。三郎乃是犯律时被我当场所获，何由交你带回？难道我天师府镇邪窟能拘押千百罪妖犯鬼，就不能拘押一个阮三郎吗？若放三郎，意即不该捉拿。纵刘安罪恶滔天，但三郎总是鬼扰人宅，当拿不赦，放之何来？刘安、马荣犯的是人律，当由人君治罪，又何劳你遣二女鬼索命还债？那个王旦，乃是无赖混混儿，你竟也关怀备至，不知你何时换的菩萨心肠，成了救苦救难的南海观世音。休忘你只是冥司一判官，不是九天玉皇，管不得这许多事情！”判官正说得痛快，却被这一番话驳了个张口结舌，天师又冷笑数声，道：“冥间万事讲究因果循环，请教你此行是何因何果？是欠了谁的情还是受了谁的贿？抑或另有隐情？那两个女鬼现在哪里？”判官猝不及防，随口答道：“现在我府。”天师愈发冷笑：“这就是了。定是那二女鬼展开狐媚之术，迷了你的心智，迷了你的心窍，惑你前来讨人。不然就是老弟你自己桃花心开，欲度春风，为讨美人欢心，便来此无理取闹。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？”判官气得两眼冒火、两鼻生烟，驴臀乱扭马臀乱颤，大叫：“狗屁天师无理，小谢、秋容冰清玉洁，心贞志坚，乃我冥间之圣花，岂容你胡乱污蔑？你在人间贪脏受贿，为人帮凶，却道别人也同你一样心思肮脏、污浊不



堪。你道貌岸然，以人类护神自称，实则心狠手辣，残害生灵，无异于邪魔精怪。你纵能言善辩貌似正人君子，我也知道你是个什么东西！”天师被骂得狗血喷头，怒言道：“你司冥间我司阳间，大道朝天各走半边，井水不犯河水，从此永不相来往，请回吧。”接着便送客。判官闻听“送客”，却一屁股又坐了下去，翘脚摇扇，慢问：“我要的人呢？”天师道：“不给。”判官道：“不给我就不走。”天师道：“此地不是你的城隍庙，由你耍赖不得。”判官道：“你能奈我何？”天师勃然大怒，吼道：“黑鬼！只有那个无用的城隍怕你，别人却不怕你。我乃天帝所封仙官，连府第都修盖得比你高出一截，肯与你讲话，已属屈尊降位，若再胡搅蛮缠，打鬼鞭不是用来吓唬人的！”判官闻言，一脚踢飞了香案，大吼：“主子地藏王都不曾骂过我一声黑鬼，你敢骂我黑鬼？面黑乃铁面无私，强似你这个白脸奸臣。动不动就举你的哭丧棒，屈打了我多少臣民，本判爷早就想把它劈碎当柴烧了。既然你不仁不义，我还给你客气什么！先打你个满脸桃花开！”黑判手比嘴快，嚷嚷最后这句的时候拳头已经到了地方。天师急躲，没打正中，却也落到腮上，两颗仙牙顿时断落下来，虽不曾满脸桃花开，倒也一口鲜血红。判官恨极，言道：“怎打偏了？还不曾失过手。再打你个满地螃蟹爬。”又一拳打来，天师躲闪不及，只有将身一缩，滚到地上，真来了个螃蟹满地爬。天师恨得连话都说不出来，连连挥动打鬼鞭，恨不得一下把判官打成肉泥。判官半丝儿不怯，风火扇频频煽动，呼呼有声。一神一鬼各显神通，从禅房打进大殿，从大殿又打到庭院。风起云涌，雷鸣电闪，天师府里的众童儿一个个只有躲闪的份，根本无法靠前。判官看着好笑：“什么仙童，连丝风儿都怕，白白胖胖的只好看，还不



如我胯下的小丑鬼呢，天师白养活你们了。”羞得众仙童低头掩面，乐得判官浑身打颤，气得天师须发乱抖，大叫：“都远远闪开，我一人擒鬼绰绰有余！”仙童们巴不得这一声，争先恐后逃之夭夭，连庙门都不及掩闭。两位大神大鬼愈斗愈勇，从庙里打到庙外，从地下打到天上，最后飞起飞落，到城外的半空中努力厮杀去了。

王旦别了马府门神，不辨路径胡乱走动，累了就地坐下歇一会，歇得没意思了又往前走。此已是夜间，夜色如漆，鬼魂儿愈黑愈看得清晰，而王旦此刻看到什么都心烦，什么也不愿看见，索性闭紧了眼睛瞎走。走着走着，突和一人相撞。那人看来不善走夜路，又走得匆忙，所以撞得猝不及防，摔在地上半日挣扎不起。王旦骂道：“我不睁眼你也不睁眼，有闭着眼走路的吗？”地上那人虽摔得厉害，却斯文有礼，连声道歉：“是我不好，撞了兄台，万望原谅。”王旦不依不饶，又骂：“撞我干什么，我不是人你也不是人吗？”那人道：“我是人，是人。”王旦这才听得耳熟，睁眼一看，却是蔡朋，不由哈哈大笑，一边扶起蔡朋，一边笑道：“你这个书生气死也不改，被人撞倒还反向人道歉，看来今生你是不会有所长进了。”蔡朋亦哭笑不得，扶着王旦勉强站稳，道：“这才是百无一用是书生啊。我若撞得过你，还会跌下楼来吗？”王旦奇怪道：“深更半夜，你跑出来做甚？”蔡朋见问，忽想起什么，不及回话，只在地下乱摸，口中急道：“我的东西呢？”王旦奇道：“你找什么？我帮你找。”蔡朋道：“镢头，我的镢头。”王旦大睁魂眼，竟也光亮闪闪，一眼就看到几步开外有把镢头，捡来递与蔡朋道：“你拿这玩艺做甚？”蔡朋郑重道：“砸像啊。”王旦不解：“砸什么像？”



蔡朋急道：“砸天师像啊。”王旦想了一阵，恍然大悟，一拳击到蔡朋身上，大叫：“你长进了！”蔡朋恭敬道：“你是吾师。”王旦乐得手脚乱动，连叫：“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小书迂到底强过老书迂。你怎此时才出门？”蔡朋叹气道：“男佣女婢不离左右，天不黑出不来啊。月黑杀人夜，风高放火时，我也成了强盗了。”王旦道：“酸味又来了。你不杀人人杀你，这叫冤冤相报，替天行道。你带了几个人来？”蔡朋沮丧道：“只我一人，还不识路径，此时连东西南北都分不甚清了。”王旦道：“有我在，我带你去。”蔡朋大喜，施礼道：“多谢王兄。”王旦道：“谢什么？咱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，同仇敌忾，拼了命也要去的，非将他碎尸万段，为我大姐二姐报仇！”两人如此说着，脚下已动了步。王旦走得快，蔡朋走得慢，王旦拿过镢头扛在自己肩上，蔡朋仍是追他不上，直累得跌倒在地呼呼喘气，话都说不出一句。王旦急道：“我背你走吧，你现在可不能死在这里，好歹也得等到砸了天师像烧了天师庙，再去见阎王。”说着，就去背蔡朋。蔡朋瘦骨嶙峋，轻得很，王旦倒也背得起。且脚下使动阴风，如鱼浮水，不一时就到了天师庙。两人抬头看到“天师庙”三字，不由怒发冲冠，恨不得立时把它夷为平地。但不知何故，庙门洞开，连个看门的也没有，两人长驱直入，直到大殿。大殿阴森可怖，几盏烛光摇曳不定，排排神像张牙舞爪，青面獠牙，凶恶不亚地狱魔鬼。正中一座天师像最为高大，却是个面容清瞿、道貌岸然的长者，遥遥望去，烟雾缠绕，正大肃穆，很是有些儿神风仙气。蔡朋怒曰：“你高高在上，俯瞰众生，应洞知哪是善恶是非，却为何穷凶极恶，屡害无辜？我本一介书生，尊奉孔孟，与世无争，手无缚鸡之力，心无半分妄念，遇鬼让道，见神叩首，斯文如处



子，虔诚如剃度，今身受其害，祸及亲朋，有冤无处伸，有理无处诉，你不仅置若罔闻，且亲动干戈，逼得我等四分五散，走投无路……”王旦一旁急道：“你还有完没完？”蔡朋续道：“今实被逼无奈，只得高举铁镢，砸你塑像，为民平愤，替天行道！”王旦大声道：“好！砸烂他个老王八蛋！动手吧！”蔡朋如闻号令，举镢向塑像狠狠砸去。但猛地铁镢被震脱了手，蔡朋跌坐到了地下。原来塑像坚硬似铁，蔡朋力小，根本砸不动。细看被砸处，只勉强有一点点印儿。蔡朋坐在地上，半日不起，王旦道：“难道你不曾吃晚饭？怎没一点力气？”蔡朋道：“我何止今晚不曾吃饭，这多天我几乎都不曾吃过饭了。”王旦怪曰：“既知今晚来砸天师，就该多吃几碗，再给我带些来，好有力气干活，反正多几碗饭也吃不穷那个翰林老爷。现在咋办？”蔡朋道：“王兄莫气，都怪我做事不周。但既然来了，即便以头撞石也得把他撞烂。我再用力砸就是了。”言罢，挣扎起来，手握镢头，又要击砸。王旦道：“似这样一下只一个白印儿，三天也砸它不倒。还是我来吧。”说罢，夺过铁镢，往手心使劲吐两口吐沫，抡镢就砸。蔡朋还想争执，王旦早一镢砸下一块大大的泥坯来。看得蔡朋直叫好。王旦越发来了精神，道：“咱们不能就这样痛痛快快地便宜了他，得让他难堪一些。”蔡朋道：“何谓难堪一些？”王旦曰：“人间不是有点天灯、沉河底、五马分尸、凌迟之罪吗？咱们也给他弄些儿花样。”蔡朋不禁笑曰：“如何给他弄花样？”王旦曰：“剜他的眼，削他的鼻，拔他的牙，割他的舌，千刀万剐，叫他不得全尸。”蔡朋曰：“此举雅乎？”王旦气曰：“正好好的又讲起酸字来了，再酸我就不理你了，臭毛病不改。”蔡朋忙赔礼道：“一切依你。”王旦这才重新挽袖束腰，举镢欲砸。却又发现自己不够高，



只好踮着砸，而这样一来，力量大减，砸上去又只是个白印。围着塑像转了一圈，骂道：“什么破庙，连个梯子都没有。”蔡朋道：“有人梯。”王旦不解，“什么人梯？”蔡朋道：“你站在我肩上，不就是人梯吗？”王旦大喜，正要上，蔡朋又忧道：“不知我可负得动你？”王旦：“负得动，岂不闻一缕轻魂？”蔡朋道：“是一缕幽魂。”王旦道：“一个意思。快过来试试。”蔡朋马步蹲鞍，屏气用力，半日不觉动静，问：“怎还不上？”王旦却在上面应声道：“早上来了，正瞄下辘的地方呢。”蔡朋不信，抬头看看，王旦真已站在自己肩上。试探着站直身来，仍轻若无物，不禁叹道：“人死如灯灭，真是一缕轻魂了。”王旦自顾在上面东张西望，叫道：“先剜他的眼，叫他好坏不分。”言罢对准两只眼睛狠命就砸，嘭嘭几下，眼珠部位就成了两只黑洞，蔡朋高声道：“这是有眼无珠！”王旦道：“咱再叫他有鼻无梁。”嘭嘭几下，鼻梁果然不见，王旦伸手摸摸所砸地方，叫：“这老家伙没有鼻孔，怪不得喘人气。再拔他舌根，让他口口声声骂我等恶鬼。”可摸了半日，摸不进嘴去，外面只露两颗门牙，王旦说：“那就砸他的大牙。”嘭嘭一阵，门牙脱落，只剩个大豁嘴。王旦说：“蔡朋兄弟，下面咱再干什么？”蔡朋道：“割他的双耳，不让他再偏听偏信。”王旦应道：“好，就割他的耳，再敲他的脑，你看准了，我需要砸什么地方，你就站在什么地方。”蔡朋应喏，抬眼向上，辘头需落何处，他就往何处挪动，左右转移，两人配合得十分默契。只片刻的工夫，那颗泥头上的两只耳朵全不见了。看看再无别物可砸，正要下来，蔡朋叫：“还有最重要的一物未砸！”王旦问是何物。蔡朋道：“乌纱帽。”王旦抬头看，道：“只有道冠，没有纱帽呀？”蔡朋道：“那就是他的乌纱。头顶乌纱，枉为天



师，摘了他的纱帽，让他再不得以权欺人。”王旦叫一声好，抡动铁钺，一阵猛砸，天师头上的那顶道冠全化成了碎泥块，甚而至于连天灵盖都被捎带着揭掉了。两人这才坐下歇息。抬头看塑像，已满面窟窿，像个七烂八洞的大南瓜，蔡朋笑道：“现在才像个真天师，有眼不能明视，有鼻不闻香臭，有耳不纳良言，有口不吐善语。无德无善何为地灵？既瞎且聋何为天师？天师天师，你快快走吧。”王旦道：“他才不会轻易走哩，他离开这儿再到哪里去当天师？饭碗没有了。且慢，我又想起一件事来了。”边言边拄钺站起，蔡朋问：“你又想起什么事情？”王旦道：“万恶皆由心生，咱何不剖开他的心，看看里面是个什么东西，是白的还是红的，是花的还蓝的。将来若有人问起咱们，也好说个明白。”蔡朋赞道：“怪不得皇上点你当今科的头名状元，果真聪明无比，盖世无双，远非我辈所能及矣。”王旦闻言，不由笑得嘴歪眼斜、前仰后合，又拭泪泣道：“哪把壶不热你提哪把壶，三千两黄金哪，够给自己铸一个金身的了，却只买了个空名。早知道马荣不成事，还不如来买天师的账呢。现在晚了。”蔡朋自知失言，忙赔礼道：“我又得罪了，怎也不长进。”王旦却又嘻嘻笑起来，道：“不过也没算白花，皇上老哥在金銮殿上当着满朝文武捧着大榜亲念：‘天字号一榜一名，渭南王旦，为今科头名状元’。我这个状元是皇帝亲口御封了的，天下都听见了的，不算冒牌货呢。我爹要是知道了，也决不心疼他的金钱了。”蔡朋道：“我十年寒窗，人称商州才子，还不如你呢，名字还没到皇上那里呢。”王旦道：“皇上算个狗屁，我看天下只有咱哥们几个人好。你也别想着考官了，将来若能回家，就咱哥们加上我大姐二姐一起过日子，你和陶三望下棋画画写歪诗，我和三郎打柴种田栽白



菜，让我大姐二姐给咱们做饭扫地洗衣裳，岂不美哉乐哉？”蔡朋道：“那是后事。再说，我还没死呢。咱们现在要赶快看看天师是什么心肠。”王旦拍额道：“差点忘了正事。赶快干活，天亮就不方便了。”两人重新审视天师塑像，举锄试刨，不用人梯已可够及胸部。王旦朝心窝部位大吐了几口，言：“听说挖人心需要浇灌冷水，免得血热急喷，弄得一脸脏。”言罢，举锄猛砸，嘭嘭连声，土块四溅，带动的风势几乎把殿内全部烛火刮熄，只剩殿角一支蜡烛，殿堂上更显黑暗无光。王旦夜间视物本不用灯火，所以并不觉得。蔡朋竟也适应了夜黑，只盯着看那一处地方。此处坚硬且厚，又需要刨开一个较大的窟窿，所以十分费劲，王旦累得气喘吁吁，蔡朋便接过锄头，砸一下骂一声，连砸带骂，出不尽心中怨气。两人轮番干了好一阵，才砸开一个大窟窿。王旦忙不迭地伸手去掏，却半天什么也没有掏出来，手插在天师肚子里惊道：“他怎地没心没肺？”蔡朋也疑，想了半日，言：“也许神圣都不曾长心。”王旦不甘，又摸了一阵，愈惊道：“何止没心，连肝花肠子肚子腰子都没有一点，整个一个大空肚皮。”蔡朋思忖道：“这就是木雕泥塑腹内空也。”王旦道：“怪不得不中人用也。”两人这才做罢。

稍事喘息，听得远处更敲四鼓，蔡朋问道：“天快亮了，还烧不烧庙？”王旦恨道：“烧！”雄纠纠站起，四处寻找引火之物。殿角那只灯火还在，只是没有柴草。王旦飞起，扯下几条布幔，拖至灯前点引。蔡朋的一双手在灯上直抖，怎也点燃不着。王旦奇道：“你患羊角风了吗？”蔡朋道：“我也不知为何抖动不已。”王旦道：“吓的，读书人没干过坏事。”蔡朋道：“此乃杀人放火的勾当，还真有些胆怵。不过，为报仇计，不能害怕。灯太高，你且端过来，你端灯我



燃火。”王旦戏道：“将来东窗事发，你挨凌迟我点天灯。”蔡朋凛然道：“五马分尸又当如何？舍得一身剐，敢把皇帝拉下马！”于是一个端灯，一个燃火，霎时就把那堆布点燃了。两人急将火布拖至香案下，然后跑出殿外，欲远远观看火势。不料待跑出殿门，方知外面正天降大雨。却是判官和天师交战，惊动雷公电母云龙风婆，有助天师的，亦有助判官的，风风雨雨混战在一起，故而整个京城之上皆狂风肆虐，暴雨如注。那火刚刚燃至门窗之上，即被大雨扑熄，半点儿火光也不剩。蔡朋、王旦见状大急，又忙忙地跑回。幸好烛火还在，殿顶亦还剩有几条布幔，又用力扯下，小心燃起。这次更糟，还不曾走开，就被斜吹进来的风雨击灭了。二人面面相觑，蔡朋仰天叹曰：“天不肯灭曹吗？”王旦言：“天不灭咱灭。我就不相信，我王旦一辈子一事情也干不成功！”言罢，疯了一般飞窜起来去扯布幔。蔡朋在下道：“何如直接执灯点燃？”随手把灯高递给王旦，王旦大喜，接灯在空中连连飞升，不燃布幔，却直接去点引房顶。房顶木质，见火即燃，便有缕缕火光透出瓦缝来。可上面大雨不住，片刻又将火势浇灭，急得二人乱转。蔡朋便又在下寻找易燃之物，蒲团扫帚都捡来了，递给王旦，以助火力。于是一个在上面忙活，一个在下面忙活，都似发了疯一般。而房顶上的火光也就烧熄又燃，燃着又熄，熄熄燃燃，反复出现。

判官与天师正在鏖战，却忽见天师殿堂上有火光闪烁，非灯非烛，火光闪闪中还有两个人在上下忙活。鬼心好奇，不由边交战边忙里偷闲仔细瞧看，终于看出了眉目，是有人在试图放火烧庙。判官不由幸灾乐祸，天师做恶多端，鬼怨神怒，惹得人也来烧他的庙了。再看那两人烧了半天，却总



也烧不着。暗想：“这二位是和我一帮的，待我先弄出他俩来，再助他一股鬼火，三股阴风，烧个片瓦无存。”想罢，便假意力怯，向下方潜身，如影掠过殿顶，脚尖儿顺势一勾，那股鬼力已将殿内二人飘飘摄起，顺势一丢，便遥遥抛出了庙外。接着撮起黑唇，气运丹田，鼓腹一呼，一股火舌便喷薄而出，直射殿房，与房上火光相触，即刻大火腾空。接着煽动风火扇，扇动风起，三股阴风如狂飙天降、野狼出洞，席卷而去。风助火势，火借风威，一路滚动，莫说木檩房梁，就是墙砖脊瓦、泥坯石基，也如炉火干柴，烧得噼里啪啦，沸沸扬扬。霎时整个天师庙成了一片火海。天师夜间眼力原不如判官好使，直到大火四起尚不知何故。判官收了风火扇笑道：“天师，我不和你打了，快救你的老窝去吧。”说罢，哈哈大笑撒下天师，径回城隍庙去了。天师见大火凶猛，忙擂动天鼓急降暴雨，附近大小龙蛇也都一齐赶来救火，却不识鬼火性阴，遇阳雨如浇滚油，益发烧得有模有样。霎时房倒屋塌，石进地裂，连地下的泥土都成了火炭，偌大一座天师庙顷刻夷为平地。唯独那尊天师像因受上天开光，水火不侵，所以矗立不倒。但细看之，剜眼削鼻，剖腹开膛，状若鬼怪受刑，既丑且惨，睹者无不掩目。天师气得差点背过气去，遥指判官所去方向大骂：“黑鬼焉敢如此做孽，待我先去你上司那里告你的欺天大罪，再去拆你的城隍庙，捣你的鬼判像，砸烂你的十八层地狱，也让你收拾不得！”



七

蔡朋、王旦费劲地点火，三番五次被大雨浇熄，正没奈何，却不知哪来一股阴阴凉凉的力量就把他们给掇出去了，凌空直丢到外面。两人晕头转向，初以为放火被天师发现，功亏一篑，心中惊懊不已。却又见远处有火光冲天，直如火山喷发一般，烈焰熊熊，声势壮观，映红了半个京城。细辨那块红透地方却正是天师庙，附近也有一些人赶来救火，但根本靠近不得。恍忽还见天师在空中手忙脚乱，似在扑火，但那火却是愈烧愈旺，牌坊、塔碑、高脊、挑檐纷纷倒塌，直如催枯拉朽一般势不可挡。两人这一喜非同小可，乐得哈哈大笑，手舞足蹈半天不能停止，直呼“烧得好，烧得好！”却又奇刚才怎也烧不旺，一下子却又燃如火海。两人猜测半日，归结为一点：得道多助，失道寡助，人神共怒，天地共诛。大火直烧了个把时辰，方渐渐熄灭，天师庙亦不复存在。此时雨过天晴，日出东方，蔡朋道：“大功告成，咱们回去吧。”一句话说得王旦满腹辛酸，不禁滴下泪来，道：“何处是我家？我早已是孤魂野鬼了。”蔡朋亦感酸楚，道：“随我去吧，咱二人可同居一室。”王旦摇头道：“那个翰林府，一群书迂蠢猪，见面呕气，我万分不喜欢。”蔡朋道：“你欲何往？”王旦思曰：“大姐二姐现在城隍庙，我还是寻她们去吧。”于是挥泪告别，各奔东西而去。

小谢、秋容在城隍庙中已是过了一天一夜，不知判官与天师交涉有什么结果，欲出门探问，大鬼女看守甚严，根本



不许出门半步。欲唤鬼童前来，鬼童却因判官不在，需在大殿代理一些事务，因而无法走开。两人急得心如火燎，只有辗转徘徊。正无奈，听得外面吵吵嚷嚷，竟似王旦的声音。但房屋阻隔，只闻其声不见其人。二女急告大鬼女道：“此乃吾弟王旦，请放他进来容我们一见吧。”大鬼女毫不通融，言：“判爷吩咐外人概不许入内，我焉敢放人？”二女哀告无益，只好凭窗谛听，听得王旦高声道：“我有事要找我姐姐，哪怕即刻便走，好歹也容我们见上一面。”又听得有鬼卒喝斥，继而鞭打皮肉的声音，王旦应声惨叫，却仍是不走。小谢跪地泣曰：“我弟来寻我等，看来确有急事，若不放他进来，可否麻烦您去问上一问，有何要事转传我们一声？”大鬼女还要拒绝，秋容恼道：“连判爷都对我姐妹客气三分，你却如此不通情理，难道比判爷架子还要大吗？”大鬼女闻言，倒也收敛了几分，忙扶起小谢道：“小姐们休怪，我这就去问汝弟所为何来。只是望小姐们不要在判爷面前言我过错。”二女应诺，大鬼女吩咐小鬼女看好门口，自己急急忙忙地跑去外面。此时王旦尚在和诸鬼卒纠缠，虽是挨打也不肯稍离。大鬼女厉声喝开众鬼，正要再喝王旦，眼前豁然一亮，却是个风流后生。王旦只是脱壳的魂儿，经门神屡次疗伤，故貌似生前，鲜活如初。不像久居阴冥的鬼儿，脱形变貌，颜色全无。而他本来就生得唇红齿白，美目顾盼，十分俊俏，在人间也算得上一位美貌少年，大鬼女乍见这等样的人物，一时竟芳心春动，温柔和善起来。道：“你可是王旦？”王旦早已见惯了恶鬼狰狞，这女鬼虽丑，其声其色却脉脉含情，顿生受宠若惊之感，施礼道：“我即王旦，大姐何人？”大鬼女莞尔一笑，道：“不必多问，可随我来。”将手紧紧牵了王旦，一路格格笑个不停，竟把他直接带入判官



书房。待松开手来，王旦腕上一匝殷红，直如铁索勒过的一般。鬼女谓众人曰：“尔等可叙谈，但不宜太久，我在门外观望也。”王旦直往小谢、秋容扑去，紧紧抓住她们的手，泣曰：“我以为再也见不到姐姐了。”二女亦泣，后问外面有何变化，王旦顿时兴奋起来，遂将与蔡朋一起毁像焚庙的事讲了一遍，二女高兴了一阵，又悲道：“虽是毁了天师像、烧了天师庙，出了胸中一口恶气，但先生仍囚刘府，三郎仍陷虎口，将之奈何？”三人正唉声叹气，又听得外面吵吵嚷嚷起来，此番声音非同寻常，如长江之水，一浪高过一浪，俄尔稍息，却又似天翻地覆了一般。众鬼纷纷乱奔，连大鬼女也忙忙地跑去了。三人不知何故，不敢走动，过了片刻，大鬼女惊慌跑回，言：“天师上门问罪来了，不找判爷理论，直接去找了城隍。”众人忙问城隍怎讲，大鬼女傲然道：“神帮神，鬼帮鬼，城隍还能帮天师吗？城隍言：‘纵观前情，皆我鬼族受屈。鬼身虽贱，苟喘三界之下，但也终是一类生灵，尔何忍见之即诛戕伐殆尽？至于焚庙毁像，尔有何凭证言判官所为？判官与你交战既无片刻稍离，又怎能去剜眼削鼻、割耳剖腹，做那等细致事情？不知你得罪了何人，人家来报仇雪恨，无处找对头，却将罪过推在我们身上。此事我不予过问。’”众人闻言，齐夸城隍英明，又问下情如何，大鬼女道：“天师不服，还欲与城隍争辩，城隍却道：‘用膳时间已到，我城隍庙低矮简陋，比不得天师府高大威武，且待客皆死猫烂狗，比不得仙界玉露琼浆，无法请天师入桌下箸，天师请回吧，免得误了饭时。’”众人闻言又笑，道：“城隍阴馆中的美味佳肴还不把人撑死，何来的死猫烂狗？城隍也忒小气了。”又问下情，大鬼女神色稍变，恨道：“这无赖道士不服，又入地府找地藏王评理去了。”众人不禁担



忧，不知地藏王会作何处置，便央大鬼女再去打探。大鬼女倒也不推辞，嘱咐众人稍待莫动，一阵风又卷了出去。小谢愁曰：“无论地藏王怎样辩解，袒护的也仅是本类，而于先生无关。今既救不了先生，又除不掉奸臣，还不知三郎死活，我等仍是一事无成。”秋容恨道：“不若上天告状，冲进南天门，告上灵霄殿，天帝若无理，豁上永不超生，也得骂上他一通，出一出胸中恶气。”小谢道：“纯属妄言，天高九重，莫说南天门，中天门你也休想登上。若有大神下界理案就好了。”王旦闻此，忽想起马府门神所言，忙把西岳大帝即将巡山到此的事情讲了出来。二女大喜，言决不可错过良机，决意快走，小谢又忧道：“我等逃遁，黑判定然恼怒，若再把我等捉将回来，岂不误了大事？”王旦道：“既如此，二位姐姐走罢，我留在此地任判官发落。”秋容道：“蠢弟，黑判要你何用？黑判只要我二人中的一个。不若这样，我留下来，你们速走。”小谢道：“黑判暴烈，阴刑残酷，怎忍留你一人下地狱？”秋容道：“我等为救先生，生死何止一次，粉身碎骨都在所不惧，还怕何种地狱之刑？面见大帝，定也险阻重重，且需冷静善辨，此行我不如你。我留在这里，应付判官，为你们断后。速速走吧。”小谢闻言，涕下道：“我知你性，必以死抗辱，此一分别，恐再难相见了。”秋容却道：“今世不见还有来世，怎还磨磨蹭蹭？待来了鬼卒，又走不脱了。”边言边用力推搡小谢、王旦。小谢、王旦刚欲出门，大鬼女却一阵风旋至，不由分说把三人推进里间，还随即关牢房门。三人以为露出了破绽，正欲硬拼，大鬼女却道：“外面要开大战了，你们快些儿藏好。”三人方松了口气，问开何大战。大鬼女道：“还不是因为你们？天师找到地藏王，本以为能告倒判爷，不料地藏王却说：‘因果循环，



是非报应，此事正应了这条定规。天师既领天命，应知所不为，此事乃咎由自取也。’”三人又问下情，鬼女道：“天师不服，言万事皆由天定，地府仅下下界，唯天命是从。他乃一代天师，欺他便是欺天罔上，该遭天谴也。”三人大骂胡说八道，鬼女道：“地藏王当然不听他胡说八道，言道，天则自然，乐极生悲，否极泰来，物极必反。反之则阴阳不调，盈亏不均，黑白不明，气流不畅，天翘一角，地倾一方，宇宙不成方圆，万物滞凝不前，天地将安存焉。”三人道：“此言有理，天则自然，非天师一家之天也。”鬼女道：“天师理穷词尽，说与尔等无须讲理，就要调动天兵天将与冥府对战了。”三人闻言惊疑不定，王旦骂道：“这个老王八蛋，没有理的时候，就会说‘与尔等不须讲理’，真是个头等泼皮无赖混混儿。”这时，一阵涌潮声传来，大鬼女急道：“定是开战了。”王旦忧道：“你们打得过他吗？他那哭丧棒还真十分厉害。”大鬼女道：“冥府有十万鬼卒，纵不还手任由他打，也不能将个个都打死。况鬼类个个善战，视死如归，怕他何来！”一言未了，外面又是一阵大乱，雷声、电声、风声、雨声奔跑呼叫声，声声交织，牛头马面、黑白无常、刑卒拘鬼皆奔涌而出，个个拖棍举棒大呼小叫、鬼吼魂嚎嗷嗷不停，直如闻腥饿狼一般疯狂而上。隐约听得众声之上，黑判与天师在各自发布号令，上有天兵，下有鬼卒，万声应喏，排山倒海，震耳欲聋。大鬼女满地跳跃不停，言：“地府与天师大战，闻所未闻，错过岂不可惜？尔等在此莫动，待我也去擒一个天兵来玩玩，方不枉为城隍庙女鬼头一场。”说罢，从门上拔下一根巨栓，挥舞着勇跃而去。众小鬼女见状，也各寻器械，有的甚至赤手空拳，哄哄叫着一拥而出。霎时房中只剩三人。秋容道：“你二人速走，再莫迟



疑。”小谢与王旦不再多言，手牵手越门而出。外面正销烟弥漫，混战一团，根本无人顾及他们。两人连奔带跑，霎时离开了城隍庙。

小谢、王旦不择路径，只思离城隍庙愈远愈好，狂跑狂奔，眼前突现一巨物，二人收足不住，一齐撞了上去。只撞得如球反弹，凌空倒飞数丈，方跌落在地。半日才挣扎起身。抬头看，却是撞到了大城墙上。只见一勾弯月斜挂天边，几颗夜星闪烁不定。城墙黝黑，如山横隔，墙头毫光闪闪，便是护城法网。两人躲在墙根下窃窃私语。小谢言：“你可曾问过门神何术寻找大帝？”王旦懊道：“当时无心告状，故不曾问得。”小谢言：“山川之广，大帝路经何处？”王旦道：“我怎知道？”二人沉思，小谢又曰：“若在城内，大帝必去天师府，而天师乃我们死对头，岂肯容我等靠近？只有出城拦驾，才有成功可能。”王旦愁曰：“城墙又厚又高，连个窟窿都没有，钻都钻不出，如何瞒得过守城门神？”小谢亦道：“出城如出狱，上次若非城门神阻拦，我与秋容也不会被黑判拘拿了。”两人愁了一阵。王旦叹曰：“我们若会变化就好了，变个小猫小狗小老鼠，趁人不备，哧溜一下就人缝里钻出去了。”小谢想笑，突想起一事，急问王旦：“你说你家门神愿送你出城可是真的？”王旦道：“千真万确。”小谢道：“那么咱们就去找他，让他把你送出城外，你一人去大帝驾前告状，可否？”王旦闻言，连连躲闪，大叫：“我乃一市井白丁，只会说粗俗野话，连礼数都不懂，见了大帝，吓得只会哆嗦，恐怕状还没告上，就被扔到十里开外去了。岂不耽误大事？我是不敢去的。”小谢思忖了一阵，又道：“我还有一个主意，只是你也要担待风险。”王旦道：“别的风险都不怕，只要能把事情办成。”小谢道：“咱二人



交换服饰，你扮女妆，我扮男妆，让你家门神送我，城门神若盘查，你便闯出纠缠，若能缠得城门神无暇细看，我则可趁机逃脱矣。只是恐怕你就要被辑拿了。”王旦拍胸道：“大姐身在鬼穴尚且不怕，我还怕被门神辑拿吗？大不了送到天师那里，他一看我只是个魂儿，既不能打死，又不能送镇邪窟，留着还需管水管饭，无计可施还得把我放了。”小谢道：“但愿如你所说。”于是二人悄悄离了城墙根，沿大街寻找门神而去。

二人一路快行，不一时便来到了尚书府门前，四处望张，并不见门神。小谢恨道：“马贼也是仇敌，趁无神把门，进去杀了他！”二人就要里闯，空中一声断喝：“何妖焉敢入府？”却是门神到了。门神拦住两人疑问：“原是你们，意欲何干？”王旦切齿曰：“我等让这些贼子害苦了，进去咔嚓了他！”门神急道：“小主人万万不可，你若咔嚓了他，我的饭碗也咔嚓了。他纵十恶不赦，但也是我的主人，绝无放你等进去咔嚓的道理。”小谢见门神言辞坚决，自知勉强不得，遂道：“我二人此来，并非为了马贼，只是刚才门神不在，偶发意念而已。我等冤情，门神深知，蒙您指点，欲往西岳大帝面前申诉，只是城门难过，故特来请门神帮协。”门神闻言色变，忙把二人拉到僻静之处，悄悄斥道：“你们也忒大胆了，毁了天师像，焚了天师庙，又挑起神鬼大战。如今城隍庙那边正闹得天翻地覆，谁还敢帮你？”王旦急道：“不是我剜的天师眼掏的天师心，再说他也根本没心。我们什么事也没干。”门神好笑：“不是你剜眼掏心，怎知天师无心？你瞞过了别人瞞不过我，我还不知你性情吗？只是我决不对人说就是。就连天师至今也不知何人所为，只把账胡乱算在黑判身上。”王旦这才放心，道：“我说我们做事没人看见



呢。”门神道：“你们这个窟窿捅得不小，天师率全城天兵神将，判官率阴曹数万鬼卒，直打得日月无光，连人间都惊动了。风雷起处，江河泛滥，房屋倒塌，全城百姓惶惶不安，金銮殿都连连晃动。龙旗折断，檐铁跌落，皇上以为冒犯了天帝，率满朝文武百官、后宫嫔妃遥天跪拜，祈祷不已。你瞧我这满身征尘，也是奉命上阵，刚刚厮杀回来。”小谢、王旦急问：“胜负如何？”门神道：“全城天兵神将不过区区数千，而鬼卒逾十万，且个个张牙舞爪、像生死不惧，全不似生死交战，倒像是请他们赴宴，一个个乐不可支、猛吞狂啖，大战两个时辰，神将趋败势，亏地藏王出面调停，双方这才罢兵，也算给了天师一个面子。”小谢、王旦皆喜气盈盈，合掌庆贺。门神却道：“此刻大战方息，全城壁垒森严，谁还敢助你们出城？何止不能出城，连面都不宜露，若让天师看到，定下镇邪窟不饶。”小谢、王旦顿感精气全无，就地瘫软了下去。小谢泣曰：“我等五人，为伸冤屈，三人被擒，命悬一线，难道天理昭昭，就没有我等讲理之处了吗？”王旦怒向门神曰：“你红口白牙说可助我出城，如今真要出城了，却成了缩头乌龟。你若不敢，就说不敢，却骗我何来？”门神被诘问得哑口无言，小谢跪泣曰：“我等冤屈感动地，鬼童为之跌下油锅，鬼女不避刀斧血战，黑判虽暴虐，尚知拍案而起、拔刀相助。门神乃一善神，真就能袖手旁观、无动于衷吗？”门神叹道：“我实在身不由己啊。”小谢又说：“你不帮我，则在帮贼，纵自身无恙，但神心何安？我等鬼魅尚能坦荡荡立于天地之间，天神何致问心有愧而自惭形秽？”门神道：“你不要再说了，我帮你就是。只是城门神近日也万分小心，你们又是两人，我纵想帮，又如何帮成功？”王旦抢言道：“此事我二姐早有准备，我二人互易装



束，你只送她出城，若被人盘查，我则出来纠缠，好歹瞒哄过去。”门神尚犹豫不决，王旦道：“考状元我不济，胡搅蛮缠踢场子，那是我的拿手戏，你放心好了。”门神道：“此性命攸关，我怎能放心？但事到如今，也只好如此。不过我也有一事，不知能否帮我办理？”小谢忙问何事，门神惨然道：“我本一上神，因偶犯天规，打入下界，为期百年。今百年早满，可天庭将我遗忘，成了无籍游神。上天不得，在地无职，只好自谋生路，供人驱使，终日无着，苦不堪言。小谢若能见到大帝，可否请他给我一个户籍，不论职务大小，随意安置一处，只要不再颠沛流离即可。你若能将此事担当，我纵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。”小谢道：“门神放心，我定全力办理。”王旦拍手笑：“如今我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了。”

当下小谢、王旦急急易装。王旦细腰薄唇，眉眼轻佻，着上女装扭扭捏捏，活脱像个卖笑女鬼。小谢本庄重大方，加之心事重重，动作稳健，也真像个郁郁少年。门神瞧着可以，便携小谢在前，王旦随后，逶迤向城门走来。路上有不少刚从大战退下的的散兵游勇，有大鬼也有小神，看到王旦，竟趋至身边，或拿语言调笑，或拿手脚触动，王旦摆腿晃臀，故显风流，应对自如，把个门神笑得前仰后合。将近城门，三人抬头看到城门神正率几个天兵在盘查过往神鬼，吆吆喝喝，十分严厉。小谢猛想起一件事来，谓门神道：“当初我们进城之时，曾用水晶玉镯贿赂此神，方得通过，不知他今日还肯收贿吗？”门神道：“此神确实爱财，但恐更爱性命。当初太平无事，他收之不拒，今日责任重大，他决不会再草率马虎了。”两人回头暗向王旦使一个眼神，便向城门口走去。此时城门神公务正忙，见马府门神过来，以为其出城办事，点点头算打过招呼，示意让其自行通行。小谢



心中暗松一口气，紧随其后便走。眼看即将走出门楼，不料对面有一小天兵没有看到城门神将所示，以为他们私自通行，忙伸械阻拦。马府门神道：“我乃礼部马府门神，出城办事。”小天兵道：“那一个呢？”马府门神忙道：“他是我的好友，一同出行。”小天兵却道：“怎不抬头，抬头验过。”小谢无奈抬头，偏这时城门神听得动静朝这边观望，正看到小谢脸面，心中一怔，忙走了过来，问道：“汝是何人？”马府门神忙道：“乃我内弟，我二人今欲城外访旧，少时便回。”城门神疑道：“我怎看面熟？似是前日欲闯城门的女鬼？”马府门神与小谢大惊，正不知如何答对，却听得一声公鸭嗓子叫，王旦撕打起方才那个小天兵来。原来王旦见二人受阻，立即走了过来，城门神审视小谢时，他却蹭上来让天兵检查，直把一张臭嘴凑到天兵脸上，天兵揉了他一把，他顿时揪住天兵撒起野来，口口声声嚷天兵欺他。因相距太近，城门神只得回头看视。因他从未见过王旦，因此并不知三人联手，见王旦吵得凶狠，听得心烦耳疼，不由斥道：“何来野妇，在此吵闹？轰回城去！”王旦一听，丢了天兵，来揪门神，口中且骂：“欺了良女还要轰人，一群不讲道理的东西，我跟你们拼了！”边骂边一头向城门神撞来。城门神却顺手牵羊逮住了他，还欲看清他的模样，不料王旦“呸”地一口浓痰，脸对脸就唾到门神脸上，直把个城门神脏得丢了王旦，两手擦抹不迭。其余天兵一声呼喊，齐围拢去捉拿王旦。马府门神一见，拽了小谢疾走，待人发现时，已飘出五里，越过京城地界了。马府门神叮嘱：“莫忘了我事。”又送小谢一阵神风，直至不见，方独自转回。

小谢离了城门尚心有余悸，一路狂奔，只知愈远愈好。只跑到东方欲晓，方渐渐放慢脚步。环顾四周，崇山峻岭，



峡谷万丈，猿鸣鸟啼，飞流直溅，竟不知此是何处。而前日刚刚粉身碎骨，弥合未熟，今日狂奔一夜，累得骨酥筋软，周身欲瘫。就连脚底也累遭荆棘穿刺，鲜血透湿罗袜。小谢气力皆无，驾阴风腾飞已不可能，只好一步一步地跋涉。而又不知西岳大帝究竟在哪里出现，心中悲苦交集，唯祈祷上苍有眼。咬牙攀登了半日，累得几乎晕倒，突然发现走在了悬崖之上。后无退路，前行不得，只能沿崖绕行。悬崖石陡苔滑，又是边走边四面张望，一脚踩空，竟翻跌了下来。亏她鬼体轻巧，不曾急滚直下，却像个风筝在半空中飘飘浮浮。她努力稳住心神，慢施阴力，抛起抛落，躲避着怪石突岩，好半天方下到谷底。此谷狭窄深幽，抬头遥见一线蓝天。地上怪石嶙峋，绝无道路。小谢心中愁闷，不知从何处可以走出狭谷。正徘徊，猛听得战马嘶鸣，心中大惊，此千年荒谷，何来马声？莫不是天师追上来了？忙拔脚疾奔。可任你奔出多远，马叫总不绝于耳，近在咫尺，且声声哀凄，如呼如唤。小谢心中怪异，暗想既走不出马声，就干脆去看个究竟吧。屏息辨清方向，便向马声走来。约走出三里多路，眼前谷势似开阔一些，蓦地看见前面有一匹高大战马，正朝她昂首抛蹄嘶叫不止。小谢急趋向前，却又见地上躺着一人，两眼紧闭，浑身血渍，直如死了一般。仔细一看，却是蔡洪。小谢大惊，把其脉搏，尚有微弱跳动。连呼几声，却又不醒。小谢心想，老将军失踪已经几日，许是饥累所致吧！应寻些水来，也许还有生望。忙起身寻水，但方圆百里荒石累累，处处干涸，连青草都没有一棵，哪里寻得到半点水珠？小谢焦急无奈，只得回来围着蔡洪不住呼唤，希冀能将他唤醒。但呼唤半日毫无动静，倒是脉搏越来越细，简直就要一点全无了。小谢急得大哭，那马儿亦不停地嘶鸣，且



用前蹄猛刨地面，几下就刨出一个深坑，坑内竟渐渐汪出一些儿水来。小谢大喜，等水儿汪到能掬，便急用手捧起一些，慢慢流入蔡洪口中。如是掬了几次，便见蔡洪脸色转变，睁开眼来，一骨碌爬起，急问：“陶生救出来没有？”小谢闻言悲喜交集，谓蔡洪道：“老将军一片赤诚，真令人钦佩。但你看此是何处，还何谈搭救先生。”蔡洪茫然四顾，惊问：“怎生到此？”小谢道：“我也不知老将军怎生到此，许是战马迷路，误入此峡谷吧？”蔡洪慢慢思想，方想起战马吃了神符的事情，谓小谢道：“我在马上也不知跑了多久，怎也驾驭不住，直如腾空一般，却又一个跟头栽了下来，便不醒人事了。姑娘又怎生到此？”小谢便又将别后之事讲了个大概，最后道：“我们都陷在这大谷之中，如何能寻找西岳大帝？”蔡洪听到西岳大帝一词，心中砰然一动，似忆起什么，再思又一切皆无了。听小谢言如何寻找大帝，心中也愁。大谷之中，除却二人，就是那匹战马了。蔡洪无奈叫道：“马儿啊马儿，你随我出生入死、南征北战，逃过无数劫难。今天又陷困境，将之奈何？”不想那马竟如听懂人言一般，直对蔡洪仰头嘶叫。小谢惊曰：“刚才就是这马儿将我呼唤来的，莫非此马亦知大帝现在哪里？”蔡洪未及开口，那马却又嘶鸣起来，直如答话一般。且窜蹦跳跃，非马而兽，行动怪异。二人猛然间似看到一匹斑烂山豹，但仔细看，却又是一匹战马。蔡洪谓马道：“你若知大帝在哪里，可否带我们前去？”那马连连点头。蔡洪便请小谢上马，小谢本已身心交悴，但一见马儿能寻大帝，力量顿增，道：“老将军请自上，我驾风跟随着是。”那马又扬蹄嘶鸣，似有催促之意，蔡洪不再推让，起身跨马。那马即刻如生双翼，离地而起，顺着那道窄窄的一线天斜升而上，霎时离了峡



谷，向西南方向驰去。那马半飞半蹦，越蹦越快，如箭离弦，蔡洪伏在鞍上不敢稍有动弹。小谢咬牙紧赶，方能望见尘影。而狂奔中的战马身形变幻，忽儿是马，忽儿是豹，反复不定，伏在上面的蔡洪并不知晓。小谢心中大惧，欲不跟随，又恐蔡洪有失，只得死追。正觉得无力再追，那马忽又一声长鸣，似有什么变故。小谢抬头望去，只见遥远西方一片云霞蒸腾，五彩霞雾中隐约龙驹虎辇，旌旗飘摇，仪仗威严，一队仙人踏云乘风而来。端坐于辇上的正是西岳大帝。那马望着仙队直冲过去，小谢也意欲随后而跟。可是大帝仪仗龙吟虎啸何等神威，一切鬼怪休想近前。小谢刚趋数步，便觉一股强力打来，如雷电直击周身，顿时眼黑耳鸣站立不住，滴溜溜从空中直坠下去。而那马却径直奔到辇前，就势一滚，把蔡洪摔落下来。蔡洪在云头晕晕乎乎站起，却已换了形象，金盔金甲，脚踩云朵，俨然一位神将。而那马在滚动之中，也终变成一只五花大豹，匍伏在大帝辇前，温驯如一只家猫。大帝望而笑曰：“华山山神回来了。”只此一言，蔡洪顿悟，其乃华山山神，奉大帝命人间护国，今功德圆满复命来了。忙拜谒大帝，却又将人间前情顿忘。拜见已毕，忽觉心血潮涌，猛似忆起什么，回头寻找，不见任何踪影。口中却不禁高叫了一声：“小谢。”大帝诧异，问道：“你呼叫什么？”山神怔怔不知所云，努力思索，方道：“似有一鬼女随同前来，欲在大帝面前告状，但状告何人、因何呼冤却又记不得了。”大帝曰：“大概是前缘未了。时机未到，到时皆销。”遂命驱虎手驾驭前进，山神亦跨豹随行。

大帝一路巡山，有事则稍停，无事则疾驰，一日之后来到人间京城。此乃巡查重地，由云头向下看去，但见愁云惨淡，黑雾弥漫，整个京城罩在一片销烟阴霾之中，并不见半



点清风阳光。大帝谓近侍道：“此处何神管辖？”近侍道：“第十二代天师，赴任一月有余。”大帝道：“天上刚一月，人间已十年。十余年治理尚如此败落，并似有战火刚过，其不甚称职也。”旋见一群当地神仙在半空中躬身接驾，皆烟灰满面、衣冠不整，如一群败军之将，为首一个老道模样的仙官道：“人间天师携众神职在此恭候大帝虎驾。”大帝尚未回答，华山山神闻听“天师”二字，似箭穿心，锐痛如裂，一步抢出，当胸揪住天师，举拳就打。惊得天师大叫：“山神打我何来？”山神却又一切皆忘，茫然松手，众皆不解。大帝问曰：“下界可有灾情？”天师答曰：“风调雨顺，政通人和，国泰民安，万事祥瑞。”大帝曰：“既如此，何来的销烟阴霾？”天师吱唔道：“稍有几个鬼魅作乱，今已扫平，无大碍也。”大帝心中有疑，又问不出底根，便道：“且去天师府暂歇。”不料天师神色骤变，急道：“小庙房矮殿破，庭院狭窄，恐有碍仙目，且容不下众多仙家，还是不去了吧。”大帝闻言不悦，道：“自出巡以来，各路仙职无不争相邀留，唯恐不得，汝何推脱庙小房破，不欲吾往？”天师道：“决无他意，实恐慢待大帝也。”大帝笑道：“人间繁华，莫过京城，你处若房矮殿破，天下还有宽亮高大之处吗？莫非有难言之隐？”天师不敢再阻，只得带路前行。云头浮动，霎时来到了天师府。向下一看，却只见残瓦断壁，烟烧火烤，一片焦黑，哪里有甚府第？只有一物矗立正中，乍看不知何物，细看却是天师塑像。缺眼少鼻，断牙无耳，且腹部洞开，如剜五脏，情状惨烈令诸神皆惊。大帝震动道：“何故遭此戕伐？”天师叩地告曰：“本也一切安好，但近日出了一桩野鬼扰宅案，我依法捉鬼，触怒了地府，黑面判官便将天师庙夷成平地。”大帝怒曰：“汝不曾找城隍理论吗？”天师



道：“何止找了城隍，连地藏王都找了，只是他们一味护短，任黑判胡为，故而我……”天师欲语又止，大帝追问：“你怎么样了？”天师方又道：“我也只好率领众天神兴师问罪，欲捣毁他的城隍庙，讨回公道。”大帝急语：“捣了没有？”天师沮丧道：“鬼类太多，神将寡不敌众，苦战一天，终败了下来。”大帝方松口气道：“纵鬼不讲理，也不得大动干戈，只有逐层禀报，请求裁停。神鬼两界，相辅相成，共同治理人间，若以怨报怨，岂不成了邪怪孽障？幸而不曾捣毁庙府，不然汝犯大罪也。”天师喏喏。大帝又斥之曰：“汝方才还禀风调雨顺、政通人和，却是连自己都保不周全，还何言万事祥瑞、国泰民安？如此大事，却隐匿不报，其因何在？”天师吓得颤声曰：“因恐大帝睹之不悦，欲他日慢慢自行料理，故不曾如实禀报，乃小神之过也。”大帝虽不曾当众公然谴责冥王，但心中确实不快，毕竟神府被毁有损天威，只是不能即时发作而已。当下准备巡山之后即去面见玉帝，就此事再作定夺。既然天师府不复存在，众神无处可以落脚，大帝便命起辇另赴他地。一时龙腾虎跃，仪仗起动，仙旌摇摆，辇驾隆隆，地方诸神皆闪在道旁躬身相送。谁知车辇刚动，还未离开地方，却猛袭来一阵暴风，其势山呼海啸，惊得龙滚虎跳，神旌连倒数根，众神亦东倒西歪，无一能立身站稳。大帝忙下了虎辇，遥望西南，半壁天空黄风如潮，愈来愈近，惊道：“此乃佛相，来势何其汹汹，必有大事也。尔等若还有隐瞒不报的事情，急速报来。”众神诚惶诚恐，皆言无有隐瞒。大帝冷笑：“究竟如何顷刻便知。”便率领诸神恭候空中，迎接来者不误。

小谢跌落在地上，摔得寸骨寸断，再也挣扎不起，背倚



着一块断碑，眼睁睁地看着五彩云霞从头顶飘过，大帝仪仗往东北而去。心中奇怪蔡洪怎不曾跌落下来，既不曾跌落，就该犇前告状，何故无声无息就此走了？又思大约他年老无用，到了大帝面前已口不能言，不然凭他心性，决不会轻易罢休。看来这状依然没有告上。小谢大急，却又身不能动，寻思在地狱锯成两半磨成齏粉尚能复形站立，今怎就动弹不得了。而若追不上大帝，告不上冤状，一切将再无希望。如此一想心中大恸，不由放声悲哭起来。哭一阵歇一阵，歇一阵哭一阵，哭得昏昏沉沉，忽听人语：“姑娘，莫要再哭，你已哭了一天一夜了。”小谢不辨声息，随口惊曰：“一天一夜了？那就更赶不上大帝了。”言罢愈加悲伤。人声道：“你纵哭死，于事无益。我若同你一样，已哭了三百年了。”小谢闻言抬头寻看，四周荒山秃岭，一毛不长，何来的人语？心中困惑，泣道：“你是何人？难道同我一样也是孤魂野鬼吗？”人声答道：“我非野鬼，乃西天如来尊前护法金翅大鹏鸟也。”小谢大惊：“闻神鸟乃岳武穆前身，何故在此荒原？”大鹏叹道：“我奉命下界护持大宋，不想遭奸贼秦桧所害，枉死风波亭，致使宋朝亡败，有辱使命，佛法处置，囚禁于此，已三百余年矣。”小谢闻言为之不平曰：“岳武穆抗金保国，人间有口皆碑，世代顶礼膜拜，想不到反被囚禁至今，此不是千古奇冤吗？”鹏鸟道：“我性情桀傲，嫉恶如仇，一触即发，不够宽厚仁慈，护法有余，护生不足，故仍需三百年磨难也。”小谢道：“将功抵过，也不至于此，护法怎不申辩？”大鹏道：“风波亭后，我尚在去西天的途中，就接到惩办法旨，哪有机会去佛前申辩？只是今日三百年期限已到，却不见有人前来释放。”小谢愈不平道：“三百年已是冤狱，逾期不放更不应该。只道人间皇上和天上玉帝均昏庸之辈，



想不到西天佛祖也同样不公。”大鹏道：“不可言此，我佛如来大慈大悲，乃为磨练我方作此策。只要有人经过我即可得救了。”小谢道：“不知我可为护法做些什么？”大鹏道：“我就在你身后断碑之下，你若能将碑移开，我便可出去了。”小谢闻言，试移身体，但剧疼如裂，根本动弹不得，大鹏叹道：“你筋断骨折，自身难保，休动了吧。我耐心等人就是。”小谢放眼四望，荒原苍茫，鸟兽皆无，道：“如此地方，纵等十年也不得见人影，我必救你。”言罢，又努力挣扎，直疼得大汗如雨却不罢休。大鹏不得已道：“你乃鬼魂，以头击碑，若能击出火花，则阴阳相撞，法力互抵，我或可冲撞出去。再若有鬼血浸染，佛鬼不相融，石碑自行飞进也。”小谢闻言，忙以头击碑，但连击数次，并无火花。寻思身不能动，只能侧击，侧击力不从心，故撞不出火花。自身处于绝境，救先生亦无望，岳武穆精忠报国，死后遭此不公，若能为忠魂效力，也不枉此苦难一场。于是折起头来，奋力向后砸去。响声如金石相撞，声震旷野，余音杳然。后脑汨汨流下一股鲜血来，血染石碑如花绽放，所流之处碑面开裂，愈裂愈深，终爆成碎块，直飞四野。大鹏鸟随即冲天而起，盘旋翱翔，鸣叫不已。终又俯冲下来，落地成神。小谢却被连击带炸，滚到一旁，昏迷过去，大鹏忙屈膝半跪，神目射光，炎炎如日，尽扫小谢周身，霎时血停疼止。小谢醒过来，睁眼却见一大神半跪面前，吓得翻身爬起，又跌坐在地。大鹏道：“姑娘莫怕，我即护法大鹏也。蒙姑娘援救，感激不尽。姑娘有何吩咐，我自当全力为之。”小谢惊魂稍定，却又发现自己已疼痛全消，行动自如，不由欣喜若狂。言道：“护法亦救了我。我即可去追西岳大帝，再迟恐更来不及了。”大鹏道：“你到底叫什么？追西岳何事？”小谢



道：“我叫小谢，有天大的冤情，要到西岳驾前告状。”大鹏道：“西岳过此已经一昼夜，远去千里有遥，如何追赶得上？待我送你一程吧。”言罢双臂摆动，转眼又是一只金翅大鹏，伏地道：“小谢莫迟疑，速上我背，顷刻可追及也。”小谢闻言大喜，急跨鹏背。大鹏金翅展动，疾风闪电，卷天掠地，千山万水呼啸而过，小谢伏在鹏背上紧闭双眼，哪敢稍动？心神尚未安稳，却风止云静，听得一片恭迎声。心中奇怪，睁眼一看，却已站在了地上，好大一片旗罗伞盖，认得是大帝虎辇。金鹏已复仙形，大帝拱手相迎，道：“大护法历经磨难，威严不减当年。今得解厄，可喜可贺。不知今日前来，有何法喻？”金鹏尚未开口，小谢却一眼看见了山神，虽衣冠已换，但形容未变，不禁叫道：“蔡老将军，你怎么也在这里？”山神愕然，不识眼前是谁。小谢急得上前拽他道：“老将军，你告状了没有？”山神仍茫然不知所以。小谢急得大叫：“老将军，你这是怎么了？”一扭头，却又看见了天师，万丈怒火勃然而发，手指其脸骂道：“你害民害鬼、涂炭生灵，你有什么脸面位列仙班？”天师怒道：“鬼魅胡乱行走，看我不打死你！”举鞭就要狠打，却早被金鹏一掌击倒在地，喝道：“此是我的恩人，鼠辈焉敢无理！小谢，有何冤屈，大胆上告。”山神从金鹏护法口中听得“小谢”二字，茅塞顿开，人间之事桩桩记起，又悲又喜，一手拉了小谢，一手却怒打天师，口中如山豹一般仰天怒吼，惊得天师颤颤发抖。金鹏谓大帝道：“此乃你天庭的事情，自由你去问来，我不多言。相信天自有公断。我厄期已满，就此告别，佛祖面前交旨去了。”言罢，金光万道，倏忽不见。

此时天师已瘫倒在地，山神还欲挥拳痛打，大帝曰：“你打死了他，我就不需要断官司了。”山神方才住手，口中仍



忿忿大叫：“大帝如不容我出尽胸中恶气，我宁可下界为人，誓不回西岳！”大帝戏道：“你还是暴性不改，也需要像金鹏护法那样再幽囚三百年，方知法度厉害。”不料金鹏有千里之耳，闻言大笑，隔空传音道：“嫉恶如仇，视善如归，只有此等性情方能舍身护法，幽囚三千年吾亦不悔矣。”大帝笑曰：“看来，我需要任命西岳山神为西岳大护法了。”山神尚在懵懂，众仙官齐呼：“大护法还不谢恩？”山神刚欲谢恩，小谢却一旁跪倒，连声呼叫：“告冤状啊！”山神即谓大帝道：“准了我们的冤状，我才谢恩。”大帝道：“你已是西岳大护法，自当有权处置犯仙，你自己的官司自己办理去吧。巡山尚未完结，大队先走，事完之后，火速赶来，不可再滞留人间。”言罢，虎辇起动，风起云涌，径往他处去了。

小谢见仪仗远去，回头向山神贺道：“从此不得称你蔡老将军，亦不得称华山山神，而需要敬呼西岳大护法了。”护法笑道：“如同人世一样，无非是神界又需要我南征北战、挥戈出力而已。商州尚有妻小，从此仙凡陌路，我还真舍不得他们呢。”小谢叹曰：“想不到护法叱咤风云，竟也有慈父心肠。”护法道：“人心不泯，天地一理。小谢，你柔骨侠肠，忠贞可佩，由此感天动地，鬼判为你出征，神佛为你仗义。只可惜你玉镯丢失，尸骨全无，还不得阳了。”小谢却笑曰：“能救出先生，除却奸佞，天下太平，已慰我心愿，安敢有非分之想？护法若能格外开恩，照应一些儿秋容、三郎和王旦，我则感激不尽也。”护法道：“我还未感谢你呢，我若非你救，哪有今日？我欲认你为义女，事完之后，同去华山，将你放入天湖脱胎换骨，直接转化成神，你看可好？”不料小谢大惊曰：“护法万万不可。我心早许先生，纵不能结为连理，也宁肯终生茅庐柴扉，不即不离，侍奉左右，决



不另图神仙快乐。”护法叹道：“真痴女也。马荣、刘成之辈与汝相比，千万刀刚犹不足当罪。”小谢闻到马荣，猛想起马府门神，大惊曰：“坏了，我之罪也。”护法急问何故，小谢悔曰：“马府门神送我出城之时，曾托我向大帝请求一职，我竟全然忘却，今日回去，如何向门神交代？”护法笑曰：“我以为什么大事，把你急成这付样子。这有何难？让他去华山看护山林，出入西岳，掌管一方，名入仙册，再不忧颠泊彷徨，你看可好？”小谢大喜曰：“我替门神多谢了。”护法却道：“刚才大帝封我护法时，你急呼冤枉，让我以此要挟，我现也如法炮制，你若不答应当我女儿，门神的事我也不管了。”小谢闻言，口称爹爹，倒身就拜，言：“先前并非女儿不认，只是爹爹仙位高贵，认一无籍野鬼为女，恐有损声望也。”护法大笑曰：“你今日是鬼，他日则是我真女也。”小谢不解，欲问其详，护法道：“天机不可泄漏，你亦不可告知他人，应时自知。我赐儿玉佩一枚，他日见你母时为相认之物，并向你母兄代我问好。时已不早，我们速办公务去吧。”于是二人踏上云头，向京城方向而来。

这些时日，翰林府依然愁云惨淡，仅仅月余，姜丰与张翰林两人须发皆白，苍老了许多。蔡朋自那日焚庙之后，惊急累吓，性情大变，动辄则言剜目削鼻、剖心掏肺之类，时而独笑时而哭嚎，竟似半疯了一般。而天师庙被毁之事，自然早已满城风雨，有人讲神鬼所为，有人讲凡人所为，沸沸扬扬各说不一。有官奏与皇上，皇上亦大为震惊，责成御林军详查实情。若是人为，乃欺天犯上，必杀无赦。张翰林与姜丰推算焚庙日期，正是王旦来府报信的那个夜晚。又见蔡朋不时口吐妄语，两人深信就是蔡朋、王旦所为。因此用重



锁把蔡朋反锁屋内，唯恐被人知晓，从而坏他性命。蔡朋反而不惧，大喊大叫着要再去砸几锄头。翰林姜丰逢人便讲蔡朋疯了，全府人等也都以为蔡公子悲愤过度失了心智，所以倒无人告密。蔡洪一去不返，几鬼没有了音信，陶三望始终不见踪影，马荣、刘成倒又日渐精神起来。二贼在朝堂上耀武扬威，扬言要将曾参与弹劾的文武官员斩杀殆尽。一时再无人敢仗义执言，任听二人指鹿为马、狼狽为奸。这日午后，张翰林与姜丰又在商议，看来申冤无望，又恐蔡朋有个好歹，不如及早将他送回商州，也好为蔡家保住一支血脉。姜丰在京城已无益处，就此随同回去，先送蔡朋至商州，再自行折回渭南。张翰林也写好了辞朝奏章，明日早朝即奏请皇上，若准予告老还乡，从此永不进京城。两个老友感天忧时，愤愤不已，欲哭无泪，只恨苍天。早知如此不公，二人也扛上锄头，去天师庙砸他几块泥坯。如此怨天尤人直到黄昏，忽听脚步沉重，似有巨物走来，震得地面颤动，抬头看，只见一个金盔金甲的神人大步走进厅门，其形其貌皆似蔡洪。二人惊喜过望，脱口而呼“蔡将军”，踉踉跄跄奔了过去。不料那神却伸手将二位挡在几步开外，言道：“吾非蔡洪，蔡洪已死，吾西岳护法是也。今奉大帝之命办理蔡朋一案，速唤蔡朋前来。”翰林姜丰惊得几乎昏厥过去，明明就是蔡洪，连音容笑貌分毫未改，却言不是蔡洪。但神威不容抗拒，二人急命人放出蔡朋，希冀蔡洪能认下儿子。蔡朋一路傻笑来到厅堂，望见蔡洪猛然一怔，似忆起什么，却又说不清楚。翰林姜丰在旁急言：“此是汝父，速唤父亲。”蔡朋依然发怔，张口喊不出声。护法道：“汝认得我否？”蔡朋茫然摇头，护法笑道：“如此傻相，怎当得当朝一品？吃我一掌！”劈头一掌打来，蔡朋应声倒下，直如死了一般。翰



林姜丰救了半日不见回生，不由大哭，不顾一切揪住护法大骂：“何来的凶神，怎就如人间昏君佞臣一般混账？我们老命也不要了，剜尔的眼，割尔的鼻，剖尔的心肺掏尔的肚肠，让尔也永不得安宁！”护法哈哈大笑，声如铜钟，道：“三日不见，刮目相看。二位当代大儒，怎地也学会骂人了？也不忠君畏神了，还敢动手动脚、剜眼割鼻，如此恶毒，长进不小哇。”二人闻声又似看到蔡洪，不由怔怔，不知眼前究竟是护法还是蔡洪。地上家人忽叫：“蔡公子醒来了。”众人视之，蔡朋果悠悠醒来，神态安详斯文，一如先前模样。蔡朋抬头看到蔡洪，惊叫一声“爹爹”，匍匐向前，抱住其腿大哭不止。护法闻声，倏然一抖，面容惨动，但又漠然曰：“吾非尔爹爹，但尔冤屈之事，吾已皆知，不必再详述其情。今只问有何请求，尽可讲来，吾定依办。”蔡朋扑地叩头道：“爹爹不肯认我，但我必认爹爹。或许爹爹已升天成神，但儿依然是儿。若问有何请求，第一桩则容儿呼你爹爹。”护法叹曰：“看来还是前缘未了，愿呼你就呼吧，反正已呼了二十年了。”蔡朋闻言大哭，道：“爹爹养儿一场，儿尚未尽孝，爹爹怎就升天了？”姜丰早已看出眉目，喜道：“侄儿休哭，你父成神乃世间万幸，有事速讲。”蔡朋方止泣道：“陶兄仗义，为我落难，首当将他救出。小谢、秋容、三郎与王旦，或为义鬼，或为冤魂，让他们各归其所，得以安宁。马荣、刘成罪大恶极，当受地狱之火，而皇上昏庸无能，误国误民，纵不能更换，也应受鞭挞，以警后世。”大家闻言皆颌首赞同，护法亦道：“所提请求合情合理，吾皆应允。不久即可与陶生、王旦及诸鬼见面，余事也自有分晓。蔡朋与陶三望均应上天星相，当为本朝重臣，位列三公。天降大任于斯人，必应历经劫难，苦其心磨其志累其筋



骨也。当更知世事不易，为官必将清正。今劫数已过，二星好自为之，他日必成正果。张老兄、姜老弟为国为民辛劳半生，从此可颐养天年，无忧无虑，各自八十九岁无疾而终，后世亦福寿延绵。吾纵列仙班亦不忘人间至情，只是从此天凡分别，不复相见。列位多多保重，吾处置本案其他要犯去也。”言罢，拱一拱手，旋身不见，只留一路金光。蔡朋连呼爹爹，跌撞追出，望空痛哭不已。张翰林、姜丰亦悲亦喜，遥空礼拜再三方归。众人回厅坐定，感叹不已。唯蔡朋因不得再见其父，仍在悲伤不已。当夜延至三更方睡，刚刚脱衣，府门外大喧，家人急报，宫中太监传旨，命张翰林即刻进宫。翰林张惶失措，夜半传旨不知是何凶吉，姜丰却道：“必是贼子的报应来了，翰林自当胸有主见，严加惩办，且不可心慈手软。”翰林道：“若是此事，我欲寝尔皮，食尔肉，还讲什么心慈手软？侍郎自当放心。”当下便抖擞精神，喝令备轿，随来人火速进宫而去。

此时万花宫中一片异常，灯笼火把照如白昼，御林侍卫刀枪林立，人人惶恐如临大敌。翰林悄问太监究竟出了何事，太监禁声不敢稍言，只说到时便知。翰林只得不顾深浅加快脚步，不时到了皇上寝宫，还未进宫门，就听得皇上的大声哀叫呼号，如遭酷刑，间或急问老太傅来了没有。翰林随太监不待通报，直接进入内室。皇上正在龙床上辗转挣扎，望见翰林，如小儿般哭道：“老师快来救我！”张翰林已有多多年不闻皇上如此呼喊老师，顿时心内酸软，忙趋身前看。只见皇上前胸脊背各一道斜痕，其长二尺有余，色如焦炭，形如马鞭，竟如烈火灼烙的一般。如此仰仰不得，趴趴不得，只能光着膀子弓着身子，两肘支撑如屈如跪，活似刑堂受审的犯人。四名御医颤立榻旁，挤缩一团，束手无策。



翰林急问：“为何不给皇上调治？”御医小声告曰：“此乃无名创伤，不似人类所为，亦非人药可治，我等凡医实无能为力。”翰林道：“皇上早朝尚康健无恙，怎就骤病如此？”众皆不语，连太监也言不知。皇上挥挥手，令左右尽退，又示意翰林近前，方挣扎道：“此非病恙。朕方才似梦似醒，看到一金盔金甲神人持鞭而进，貌似蔡洪，却言他是西岳护法大神，步若巨斧，声若洪钟，合宫俱闻。立朕面前，累述朕之过错，又怒打了我两神鞭，责令我命你审理马荣、刘成一案，言天理若得昭昭，我伤方能愈合，否则，将肉烂至骨，腐透而死。老师，可吓死我了。”翰林道：“此乃上神，不无故伤人，因不愿我朝衰败，故有此兆。”皇上泣曰：“老师你说得极是，以前都是我错了，身为一国之君，昏庸无道，误国害民，才遭神明责罚。悔不该不听你言，才有此大难。”翰林闻言老泪纵横，上前执手道：“皇上终能明白事理，我朝之大幸也。”皇上却精神一振，自己翻身坐起，奇道：“老师你一拉我手，怎地这疼痛就减轻了？你也是神人吧？”此时贵妃扭捏走来，口中娇声呼唤着皇上，伸出纤纤玉手，欲为皇上盖被。不料指尖刚触圣体，皇上却大叫一声，如刀割股，一下就跌下去，却又触着了前胸，又一声大叫，爬起来，如猪挨杀，扭曲挣扎，惨叫不绝，吓得太监宫女跌爬而出，满宫纷乱一团，却又都不知如何是好。皇上绝望中悲呼老师，翰林亦手忙脚乱，只好紧握皇上手慰道：“皇上莫怕，皇上莫怕。”皇上真又稍好了些，翰林道：“远小人而近君子，此乃为人之道。反之必祸。”皇上闻言，心有所悟，一脚踹开贵妃，厉声骂道：“滚出去，祸水害我，朕永世不再见尔！”贵妃掩面逃出宫门，皇上复拉住翰林的老手，又感疼痛好些，奇道：“这就怪了，上神总不是要朕一辈子打



光棍，不再娶媳妇吧？”翰林道：“圣人虽云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，但天下好女子亦多得很，并非不可亲近。皇上若能思过，勤政治国，定有好女助之。”皇上点头道：“言之有理。杨妃因美，方引安史之乱；无盐因丑，方助齐王霸业。玩物丧志，我决不再要美女了。”因挥手让所有嫔娥退下，只留男臣。又谓翰林道：“马刘一案，该杀就杀，该刚就刚，任凭老师处置，你言即是朕言，不必再行请旨。神人还言蔡朋与陶三望乃当朝栋梁，命即启用。委于何职，也请老师一并代拟。”翰林道：“蔡朋与陶三望人品学识我皆洞知，此科若非马刘作梗，金榜夺魁非二人莫属。此事应皇上亲口颁旨御封，非老臣所能代劳。”皇上道：“封他们个什么呢？”翰林道：“此二人品学才智不分上下，又一柔一刚，各有千秋，皇上既求贤若渴，就封为一榜二状元吧。”皇上大喜：“我也破一破古训，做一件千古绝活，封他们为一榜二状元。圣旨请老师代拟，所有一切事情，你也酌情办理去吧，越快越好，我现在草木皆惊，除却老师，谁也不敢靠近了。等你办理好了，我也就不伤疼了。”

当下太监铺开旨卷，由翰林亲笔代拟圣旨。少时已到五更，金钟玉漏齐响。太监总管手拿圣旨陪同翰林去往朝堂。皇上嫌翰林年老腿慢，命太监们用宫中小轿抬了翰林上殿。皇上目送小轿出了宫门，犹在后面高喊：“老师，你可要快些啊。”太监总管替翰林答道：“慢不了。”回头却小声道：“早干什么了？”一行人不敢怠慢，直奔金殿而去。



八

蔡朋、姜丰自翰林进宫去后，哪敢入睡，眼睁睁等待消息。直到天明才有随从回来，细报翰林老爷代皇上金殿行旨去了，众心方安。因一夜未睡，甚感疲倦，各自回房歇息。蔡朋本就体弱，躺倒便人事不知，沉沉昏睡。朦胧中感到有人摇撼呼喊，勉强睁开眼来，床前站了好一片人，竟是小谢、秋容、三郎与王旦。王旦怪道：“贵公子瞌睡，叫了半日不醒，害我们站了多时。”蔡朋惊喜万分，一骨碌爬起，拉拉这个，又拉拉那个，热泪盈盈，竟有隔世之感。王旦笑道：“你这书呆子，怎也成了市井白丁，不讲究孔孟之道、男女授受不亲了？”蔡朋不理他，只顾拉了众人细看。忽又长叹一声：“不知陶兄何时能来？”一言未了，外面有人高声报：“陶相公来了。”众如闻春雷，欢腾而出，果见陶三望衣衫褴褛、形容憔悴地扶杖走来。陶生一眼看到众人，大声呼叫，丢却拐杖，踉跄扑抱，相互拥在一起，悲喜交集，哭声一片，目睹者无不唏嘘。半日方想起进房叙话。陶三望被推上坐，小谢、秋容如小鸟依人，紧紧相偎，不离左右。王旦戏曰：“有了先生，就不要我这弟弟了。”欲往前拱，三郎拉他坐在身边，嗔道：“我这亲弟弟还未讲什么，你吃哪门子醋？”众皆大笑。当下蔡朋询问怎生脱难相聚到此的，陶生道：“我在牢中，已不巴望生还，只盼早赴阴曹，与各位会面。不想昨夜有神人托梦说灾期已满，明日有人带我出狱，且带好马荣罪证，随他而去。天亮不久，果有人打开牢门，恭称我为陶相公，开了镣铐，送进一顶小轿，就抬到这里来



了。直到在院中看到你们，方知团圆日期已到。小谢、秋容，你两个快拧我耳，看疼是不疼，这不是在梦中吧？”众人闻言，悲泪纷落，劝慰不止。陶生又挨个触摸一遍，后又抓住小谢、秋容之手，感觉再三，方信是真。王旦道：“你们听听我的，比三望好听多了。那日和马府门神送二姐出城，城门神欲拦，我那么一闹腾，二姐跑出去了，我却被逮住了，当场就被人家识破是个假姑娘，周身衣服几乎被扒光。不过反正咱是男人也无所谓。只是马府门神也脱不掉干系，直把我两个都绳捆索绑起来。正要交天师发落，马府门神在路上忽小声对城门神说：‘把我们送去，你也回不来，你把水晶玉镯放到哪里去了？’就这么一句话，城门神立刻放了我们，还弯腰打拱请我们多包涵。这怪不怪？我问怎么回事，他说我嘴巴不严，不能告诉我。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跟他住了几天。不想今晨他说他要去西岳华山当山神了，高兴得什么似的，要我到这里来找你们，还要我代向二姐致谢。二姐，你的本领真不小啊。”小谢笑道：“好心自有好报，这是他的造化。”众人又问秋容，秋容道：“我困在地府，本准备以死相拼，不想黑判还真仁义，见我不允，不再逼迫，只是不许我出地府，言出府多险，日后事态平息再出不迟。今晨忽拥进屋来一群小鬼，将房中古玩细软尽行搬走。判爷又亲来房中，问我是愿转世为人还是随先生而去，我言宁随先生而去。于是命鬼童伴我来此。鬼童说西岳护法亲理此案，黑判功罪相抵，但需出资建造天师府，以迎新天师来此。故判爷的财宝都被抄没了，还真怪可惜的。那个坏天师真被扳倒了吗？”王旦拍手笑：“黑鬼扳倒了白天师，我们连人也不要做了。”三郎却道：“可我还要去当人。我被压在镇邪窟，今晨忽被提出，不是神亦不是人，却是两个大鬼差，说奉命



前来送我阳间投生。我问何故，鬼差说神明感我忠义，又受百年地下凄苦，让我转世为帝王人家，以享人间极乐。我言需要见众人一面，就暂缓了三个时辰，容我前来告别。此虽是善果，但恐就此一别，再无相见之日了。”王旦道：“你不要喝迷魂汤，转世之后仍记得我们，不就还能再见面吗？”三郎苦笑道：“喝不喝岂是你我能定的事情？万事皆有定数，不可十全十美。以后无论当人当鬼，我们还都一如先前，好自为之吧。”三郎之事别人尚可，小谢却骨肉分离，痛伤不已，拉住三郎不肯松手。正难分难舍之时，忽报翰林携旨回府，众鬼忙起身躲避，姜丰率陶三望、蔡朋及众家丁就在院内跪迎。张翰林在大太监陪同下，大步跨进府门，当庭高宣圣旨：“奉天承运，皇帝制曰：陶三望、蔡朋二人才学出众，品德高贵，人神共赞，特封本科皇考一榜二状元。钦此，谢恩。”当下便将官诰官服呈上，给陶蔡二人穿戴起来，二人霎时显得威风凛凛，也更加仪表堂堂，顿时翰林府欢声雷动，连鬼们也奔出祝贺。太监总管跟了翰林大人整整一天，实在累坏了，顾不上喝杯喜酒，告辞回宫歇息。陶蔡二状元问是否要上殿谢恩，翰林道：“圣体欠安，一切从简，还需要几日再谢，眼下先长街夸官，而后上殿不迟。”姜丰忙问马荣、刘成作何处置，翰林道：“陶状元可曾有其罪证？”三望忙撩衣取出一个布包，献与翰林道：“罪证在此。”翰林与众人看视，马荣亲笔所写三道考题，只字不差。翰林谓姜丰道：“人证物证俱全，侍郎你看该当何罪？”姜侍郎正色道：“此触国家刑法，按律一个当斩，一个当刖，家产抄没归入国库，家眷女奴街市拍卖，男丁一概充军发配辽东。”翰林颌首，曰：“明日午时三刻即当市行刑。”众皆拍手称快，却有一人号啕大哭起来，视之却是王旦。王旦哭曰：“你们该



报仇的报了，该封官的封了，该托生的托了。我却什么也没有。皇上亲口封我头名状元，能一榜二状元，就不能一榜三状元？我这个状元往哪儿放？”众哭笑不得，王旦却撒泼耍野，越哭越伤心，叫道：“翰林说话算数，皇上说话却不算数，翰林老头你忒偏心了。”小谢道：“旦弟也不无道理，皇上金口玉言呢，金殿宣诏的，总得有点儿交代。”翰林道：“那就也封个末榜进士吧。只是学识浅薄，无法任职，只能是个空衔罢了。”王旦说：“空衔也行，只要能给我身官服，回家也好向我爹交代。我不稀罕当官操心，我只想回渭南喝酒闲玩。”当下皆大欢喜，翰林大设宴席，全府庆贺。宴罢三郎投生时辰已到，二鬼差频频叩门催促，人鬼无奈，只得送至门外依依惜别，从此三郎永无踪迹。

送走三郎，蔡朋又想起一事道：“高中店主为此事侠义相助，深受牵连，应速报他信，令其回转，也好安居乐业。”众皆称是。于是派人速前往其匿居处送信。二日又从翰林府暂借银三千两，亲书匾额一方，敲锣打鼓，众二状元送至高中客栈，赠店主修店开张。与店主相见，自然又是一番悲喜。店主感到无限光彩，设宴庆贺，一日方归。接下来二状元长街夸官，上殿参君，一切事情办理完毕，王旦思乡，欲速回渭南，姜丰亦道：“我也该回了，你我一路同行吧。”王旦道：“我现在好歹也是个进士了，回到咱们老家之后，你老人家再莫叫我市井白丁了。”姜丰笑道：“那是自然。”翰林道：“陶蔡二位状元，我也与你们告了三月官假，以回乡祭祖，可同姜侍郎王进士一同还乡。等你们走后，我也该回家养老去了。”

当下众人忙忙收拾行装，不日起程。路经城隍庙，两位状元官衣官帽，大摆供品，捧旌焚表，香火如炬，隆重拜跪



祷告一番，城隍庙内大小鬼判皆有赏赐。城隍爷与黑判慌忙官服下位，匿形隐迹香案旁边，恭立迎接状元。并诚告小谢、秋容，以往多有得罪，万望宽容。小谢、秋容、王旦亦与各鬼一一告别，而后方离庙出城。一人一顶大轿，小谢、秋容、王旦亦不例外。六顶大轿一路排开，浩浩荡荡，显威赫赫。三鬼敛迹避光，颤颤在内，如打秋千，把秋容乐得格格直笑。轿夫不见其人，只闻其声，声如银铃而轿轻如空，窃问轿内何人，陶三望郑重告曰：“大官姑二官姑也，尔等小心伺候了。”而每在官驿歇息，小谢、秋容既照料陶生，又照料王旦，形同家人。途中半月，已入陕西，渭南商州分道在即。这夜又歇在官驿之中，姜丰年老体弱，自去早早安寝，年轻人鬼围坐，深夜不忍散去。蔡朋道：“我心有一件大事，早想开口，只怕陶兄不应，故拖至今日不曾言及。明晨即将分道，又恐错过良机，思忖再三，欲冒昧说出，万望陶兄能允。”王旦早不奈烦了：“有话就直说吧，绕半天圈子不知所云，都当了状元了，还酸臭不利索。”蔡朋道：“那我就直说。陶兄既无妻小，我家有小妹，尚未婚配，欲与陶兄作合，不知可否？”王旦闻言跳起来抢道：“你有几个小妹？我也无有妻小，可否给我一个？”蔡朋道：“吾只一妹也。”王旦沮丧道：“又完了。只要和陶生相争，就只有他的事，没有我的份了。”二人只顾对话，却没有顾及小谢、秋容神色骤变，躲进暗中默默不语，似无限伤心。三望眼角稍瞄即晓其意，谓蔡朋大笑道：“临行大媒，又是小妹，别是梁祝草桥自荐吧？”一句话把众人说得哈哈大笑，王旦扑上来抱住蔡朋头道：“让我看看，可有耳环之痕？”蔡朋满面赤红，推开王旦，笑道：“你们就会拿老实人作耍，我父母只我一子，还能变成女的？我见陶兄人品难得，实在爱慕，真心为



小妹作媒，不是耍的。”陶生亦认真道：“我性古怪，不善家事，令妹乃千金玉体，委曲不得，故不宜匹配。”蔡朋急道：“既有我作主，她定依从。”陶生道：“我大劫刚过，心神未定，无意操办此事。王旦知我心性，实在有恐辜负令妹，断不敢从命也。”王旦道：“说他怪也不怪，说他怪也不怪，凡好心好意白送上门的他皆不要，倒和我大姐、二姐好得一个人似的。他既然不肯就算了，大不了你不当这个大舅子。”蔡朋本不是善言之人，见王旦也不帮忙，只好作罢。只是与三望约定，还朝之时由商州绕道渭南，二人再一同进京就职。如此稍歇了一会，已是鸡鸣天亮，众人收拾登程，商州渭南两路分开，各自珍重道别。

王大户夫妇自儿子痴后，日夜啼哭。妻怨大户投机取巧，暴发牟利，获取不义之财，才报应到儿子身上。大户亦怨恨自己有了财又思名，贪得无厌，却落得人财两空。夫妇俩求神拜佛，香火纸表烧了不计其数，也不见儿子好转，结果日渐气息奄奄，只好把他抬至正房，放置床上，以备后事。寿衣寿裤已经做好，放在床边随时备用。谁知王旦喉咙中的那一丝游气若有若无，三天三夜不肯断绝，大户哭道：“儿啊，别再受罪了，要是没有大心思，你就走吧，反正你也好不了了。”王旦不但不绝气，胸中反似叹了一声，其母大哭道：“我儿有冤，不肯就走，你个老东西为何要赶他走？都是你害了他啊。”悲极生恨，竟抓住大户撕扯，闹得不可开交，家人们只好把她架到院中。这时一个小旋风悠悠卷来，徘徊院中不去，似不知进那一座房门。大户妻见之哭道：“莫非你是旦儿？若是旦儿就快些还魂吧，莫让为娘哭断肠了。”小旋风直立不动，竟似王旦身形，众皆惊惧，唯



大户妻呼曰：“若是我儿，快进正房，你在正房里哪。”小旋风一下钻进正房，转眼消逝不见。床上的王旦却伸胳膊伸腿打了个哈欠，竟似大梦刚醒一般，然后一骨碌坐起，惊问：“官轿到哪儿了？”大户夫妇哭道：“儿啊，你回家了。”王旦大惊：“怎回家了？我还没接见那些地方官员呢。”言罢，下床就要外跑。家人以为他又是疯了，拉住不放，气得王旦大叫：“快快放我前去，我中进士了，县令在长亭上迎接哪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”推开爹娘，冲到院中，连喊“马来”，院中无马，巧有一头大黑驴，王旦飞身骑上，快驴加鞭向长亭跑去。众人又惊又急，纷纷跑出门外，一窝蜂望影追下。状元陶三望、进士王旦荣归故里的消息，早有快马报进渭南县。县令慌得茶饭不及用完，带领当地乡绅名流，一路锣鼓喧天赶到长亭相迎。一县同时出了两名大员，百姓们亦奔走相告，且有不少陶状元及王进士故交，皆涌到道旁观睹风采。须臾，大道上尘土飞扬，旗帜鲜明，鸣锣开道，官队浩荡而来。一排五顶大轿，前呼后拥，威风凛凛。县令及众乡绅忙跪道旁，齐声恭颂。陶三望、姜丰从前两顶轿中走出，与众人执手寒暄，后三顶大轿却轿门紧闭不见有人下来。县令刚要询问怎生不见王进士，却从县城方向奔来一头黑驴，行走如飞，尚未到近前，驴上人挥臂大叫：“我来也！”陶三望笑道：“那不是王进士来了？！”近看果是王旦。只是王旦身着丧葬服装，宽松艳丽，看去十分滑稽。其父母气喘吁吁赶到，还欲拉儿子回家，四周一片喝嘘，才吓得躲到一旁。于是众人让道，队伍入城，陶三望与王旦大模大样地进了轿门，齐声喝令“起轿”，官队霎时起动。王旦父母尚不敢相信是真，犹问旁人：“那个王进士是谁？”众皆大笑：“你们儿子好了，你们倒又疯了。”王大户乐得撒了老婆，自个儿



跑回家去，捧着祖宗牌位大叫：“我儿子中了，我儿子中了！”

小谢、秋容不愿去往官府，三望让所有随从自便，携二女当晚仍住姜丰故宅。鸟归旧巢，睹物思情，恍若隔世，三人不禁又是一番悲喜。盘桓至三更，二女欲去，三望扯其衣襟道：“不要去吧。二卿当知我心，我亦知二卿心，故辞蔡朋之妹也。三望今生别无他求，唯求与二卿共结连理。”秋容低声说：“我等自是心有灵犀，怎奈人鬼殊途，不得亲近。”三望道：“二卿为救我九死一生，三望纵结草衔环难以报答，还论什么人鬼殊途？”小谢哀曰：“曾记先生当时教诲，君子之交，有德有道。我等深爱先生，胜于爱己，怎奈幽冷之躯，触之必死，岂能因爱而害先生？”三望拥二女泣曰：“虽非同类，可废宅同居半载，耳鬓厮磨，欢声笑语，早生青梅竹马之意，唯口中不言而已。京城之难，二卿携三郎合力相救，上天入地，神鬼共泣，此等痴情，千古难有。二卿能为我粉身碎骨，我何不能为二卿舍此肉躯？不要尘世浮华，只求水乳交融，今我等既归旧巢，学一个梁祝化蝶又有何妨？”小谢曰：“红尘之人，哪知幽冥凄苦？终年灰暗阴沉，不见日光，旷野风露，冷彻肌肤。更何况我等无籍之鬼，游于阴阳之间，两不能相交，寂漠孤零，如涉蛮荒。由此当初能得先生垂怜，我等才甚感涕零。今报知遇，又返故里，能与先生朝夕相伴则心意足矣，焉敢害先生失人间富贵荣华而坠地狱灭顶之灾？”三望百般相求，二女终是不从，三望恨曰：“既知如此，二卿何必救我？我命丧地牢，魂赴黄泉，岂不再无人鬼殊途、阴阳有别了吗？现在我去死就是。”言罢，竟真下床寻绳，搭挂梁间，且口中嚷嚷：“谁也不要拦我，什么荣华富贵，吾只求至真至情。”二女惊骇，



跪而大哭曰：“君若如此，我等速去。纵你魂追阴曹，也决不再与之相见了。”言罢连袂就走。三望急松绳追上，拥二女在怀道：“吾再不生事了，卿莫弃我。”二女泣曰：“悔不促成蔡家小妹之事，害先生守拥我等。”三望却坦荡起来，笑谓二女道：“莫提那事。天仙美女不要，吾只要二卿，能眉目传情、抓痒挠背吾心足矣。”于是重归于好，二女又争相为三望脱衣卸装，洗脚擦面，抓痒戏耍，如当初要好一般。待三望熟睡，方悄然离去。

三望由是下榻姜丰故宅，拒绝一切官员乡绅邀扰，且不要左右随从伺候，每日只与小谢、秋容相伴。上坟祭祖亦携二女，跟随捧香跪拜，一如儿媳敬待翁姑。街市游逛也带着二女，一左一右形影不离，谈笑风生，还要争相购买物品。只是外人视之不见，只道状元爷性情古怪，自娱自乐，乃大人物风范。只有遇到姜丰、王旦，二女方显露身影，姜丰、王旦亦视之如人，还经常邀到家中游玩闲聊，殷勤款待，往来如同至亲。

一日，三望路经土地庙，庙门前低头盘坐一位老道，待三望走近，慢慢站起深施礼道：“陶状元别来无恙？”三望看那道士，面裹黑纱，五官全然不见，佝身弯背，手捂胸口气喘不止，似有重疾。周身脏污，一领道袍破烂不堪，形象惨不忍睹，却又不知是何人。愕然道：“道长尊号？”道士道：“我还有何尊号？当日在刘成府内多有得罪，不知状元可能宽恕否？”三望愈加吃惊，细看那道人，长须飘飘，身材骨架依稀可辨，惊道：“你是张天师？”道士苦笑如泣：“状元你看我这个模样，还是天师吗？因错帮刘成，助纣为虐，天怒人怨，被玉帝革去天师之职，又受刑责，刑同天师庙内被毁之像，所以无面目示人也。”三望惊问：“心也没有了吗？”



天师气喘几声，腹若空洞，摇头悲道：“塑像无心，我本有心。可玉帝言有心如同无心，此心不好，不如除去重生。便又将心肺连同腹内所有之物尽行剜去了。”三望闻之骇然，道：“心只一颗，如何重生？”道士道：“所有除去之物皆可重生，但都需要做大德大善之事。十件功德可生一目，五件功德可生一耳，三件功德可生一牙，八件功德可生一鼻。心肝肺腑非同寻常，每一物皆需要百件功德尚能生长。”三望道：“如此之多，何时生全？”道士道：“害人一命，十世轮劫，而我帮着刘成何止害了一命。故不被打入天牢遭万劫不复之灾，已是天恩高厚了。自当悔过自新，痛改前非，百年千年积德行善，以求减消罪行，何敢心存侥幸，一时就万事大吉？”三望叹道：“此一时彼一时，人生无常，神道亦无常矣。”道士曰：“道本有常，只是心无常，心无常则行无常，行无常则世无常。为纠改无常，方有天牢地狱以匡扶正气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也。我遭此劫报，不怨他人，只恨自己修炼欠佳，尚需要重生心肝、脱胎换骨也。”三望感慨一番，问行踪打算，道士道：“四海云游，无一为家，今蒙渭南土地收留，暂住几日。小谢、秋容可好？”三望答：“承蒙相问，她二人皆好。”道士又谓陶生道：“我观状元眉宇不展，尚有何心事？”陶生道：“无甚心事。”道士道：“不必瞒我。定二女不得还阳之事。此是善鬼，状元不得负她二人。且教你一法，取之二符，交于她们，数日之内，若闻门外有哭女声，吞符奔出，谁早到棺前，谁即能借尸还魂。”言毕取出二符交与陶生。陶生尚在犹豫，道士道：“不必疑虑，我以往罪孽沉重，对不起二女，今欲弥补，望纳之。”于是陶生与道士拱手告别，揣符回家。不料小谢、秋容见之大惧，言又是妖道害人。陶生慰之再三，二女方敢伸手拿符，触之倒



也无妨，始方相信。于是各各放好，日夜谛听门外，不敢片刻松懈。等了三日，果闻一片哭声，由远及近，将至门前，哭女之声清晰可辨。二女如弦发箭，争相奔出，三望亦趋步紧随。可小谢奔出门外，方省悟不曾吞符，再吞已为时过晚，顿掩面大哭而回。秋容一路无阻，径奔大棺。葬者原是本邑名绅郝员外之女，年刚二十，暴病而歿，父母痛伤不已，亲送其葬。送葬人皆见一女由门内飞出，扑棺而没，俱大惊骇。停棺视之，棺内竟传出呼叫声，还嘭嘭撞击棺壁。郝员外慌忙让人开启顶盖，见女子折身坐起，自个儿抬脚出了棺木，行动爽健异常。众唬得目瞪口呆，不敢向前。女子对众人皆似不识，只喜笑盈盈向陶三望快步走来。三望看那女子，虽与秋容面貌相异，但艳丽妩媚不亚秋容，且开口就是秋容声音，不禁大喜过望，将秋容紧紧拥在怀中。送葬人大惑不解，郝员外亦气恼异常，但惮于状元威望，不敢放胆造次，只质问这是何故。三望让秋容先回房歇息，又将郝员外夫妻及至亲好友邀至府中，备茶安坐，细告其情。众半信半疑，却又见其女脱去葬服，身着喜装，出房门款款拜见父母，泣道：“儿乔秋容，淹留地下百年，今始得借体还阳，幸喜父母双全，从此儿当有人疼爱也。儿也自当孝敬父母，如同亲生，共庆天伦，望父母纳儿一片真心。”郝氏夫妇始才相信。见秋容举止大度，礼仪周全，且与状元门第有缘，多少人家求之不得，何乐而不为？但郝员外亦斯文人士，言既是婚姻大事，双方皆又名门望族，必须备有三媒六证一应礼仪，不可马虎从事。陶状元点头：“那是自然。”当下请来侍郎姜丰、进士王旦并本县县令，一媒一证一傧人，又备红花大礼，送往郝家为媳。一时渭南城人人奔走相告，争传此大新闻。姜丰亦喜道：“有情人终成眷属。既是在我家成就



的姻缘，我亦是半个主人，一切当由我来操办。”当下命人张灯结彩，布置喜堂，购置一切应用物品。王旦道：“渭南县就你侍郎爷的钱多？当初陶状元在此设鬼帐，你说既是你宅上的鬼就该你管，鬼上学堂你付钱。现在成人了，你又说在你家成就姻缘，你是半个主人你也该管。天下的事都让你管完了，别人的钱还怎么花费？你知道不知道，我才是地地道道的小舅子呢。”一番话引得满堂大笑。王旦愈发认真，拉过秋容大声道：“大姐，你来做证，我是不是陶状元的小舅子？”直到秋容笑应，这才做罢。于是王旦成了最忙的人，一忽儿备置嫁妆，一忽儿请锣鼓唢呐，一忽儿又要看秋容打扮得如何，还把自己的爹娘也亲用轿马拉来，说他们是状元的岳父岳母，乐得王大户夫妇不知所以，陶三望倒也一一认下。一班人忙活到傍晚时分，红烛高燃，礼炮齐鸣，所有人等各就各位，县令高唱赞礼，新郎新娘搀扶出堂。一切就绪，就要进行到三拜花堂，却突传来一阵呜呜咽咽的哭声，哀绝凄婉，不忍猝听。三望、秋容闻之色变，惊叫一声“小谢”，四面张望不见踪影，又连声呼叫，无有答话，只有哭声。王旦猛跳起来，连喊“二姐”，亦只哭不答。如此哭声嚶嚶，充斥喜堂，愈哭愈痛，阴风凄凄，烛火无光。王旦忍不住连呼“二姐”，伏地痛哭，如牛放声。姜丰亦拭泪叹曰：“天有阴晴圆缺，人有悲欢离合，此事古难全。”三望、秋容脱去喜服，跪倒在地，望空泣曰：“小谢妹妹，莫要再哭了，我们不拜堂了。”祈祷再三，哭声方止。王旦从地上爬起来，扯了喜幔，轰走众人，边轰边嚷：“不拜堂了不拜堂了，再拜我二姐就要哭死了。真不知世上是拜堂好，还是发丧好，横竖没有好事情了。”

众人走后，只剩下三望和秋容。几经哀恳，小谢方稍显



身形，犹在暗处不肯上前。三望道：“一日之间，怎就这般隔离？”小谢又泣曰：“一日之间，已天渊之别，你们都是人类，唯我是鬼，有何面目上前？”秋容泣曰：“你我姐妹，情同一体，何言人鬼？”三望道：“与秋容仅行俗礼而已，又何尝弃你？我心绝无人鬼之分。”小谢愈发泣曰：“你心无人鬼之分，可事有人鬼之分。你们洞房花烛，就要成就真实夫妻，而我只能隔岸观火，形同外人。本是三人一体，如今切割肱股，你们自享天伦，独我阴世凄惶，还怎言人鬼不分？”言罢，不再显身，只呜呜咽咽，伤心痛哭，抑或有以足顿地、以头撞墙之声。二人闻声即扑，哪里扑得着什么，直扑得精疲力尽，鸡鸣方止。天亮视墙，多处斑斑暗红，似涌血喷溅。三望抚之五内俱碎，倒地不起，哭曰：“谢妹你若如此，不如索我命去。我何苦害你，你又何苦伤己？”秋容低头向隅，无言唯泪。如是小谢夜夜悲啼，七日不止。其声日渐低哑，其形灰暗虚渺，闪忽无力，如灯油将竭。院中亦花凋粉谢，草木枯萎，百鸟不鸣，雀燕不飞。三望、秋容大礼自然不得进行，秋容无计可施，倒恨起道人来：“何故送符还阳，拆断我等三人？原言妖道害人，此不是变着法儿害了我们？”三望更是难以忍受，告秋容曰：“不若我们还是死了吧！宁可三人团聚为鬼，不可撇舍小谢一人。”秋容泣曰：“我亦后悔不该争尸还阳，铸此惨事。待明日拜别父母，而后随君寻小谢去吧。”

翌日，秋容、三望正欲赶往郝员外处，王旦、姜丰来看视。二人哭告其情。王旦大惊曰：“好不容易活了，又怎生要去寻死？为一个死的，再死两个活的，卖一个赔一个，这账是怎算的？大姐二姐都是我的姐姐，我不同意。”姜丰道：“死活都非小事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不能如此。我们大家



再想想有没有办法。”王旦亦道：“当初在京城苦战，那么艰难都想出办法来了。当然，大多都是二姐想的办法，现在就该我们为二姐想办法了。”秋容止泣思道：“那天师原是神通广大，今虽为道士，想来也有法术，不然不能使我还阳。但既然能让一个还阳，就能让两个还阳，可否再寻他来，以求解法？”姜丰道：“此事可行。但系法术，恐生异变，不可招摇，唯我们几个悄悄分头去找。”三望、王旦即要行动，秋容也欲出门，姜丰阻之道：“你现在已是大家闺秀，状元娘子，岂可抛头露面惹人耻笑？谨在府中候音吧。”王旦亦道：“你现在是人了，不会隐形变化刮小旋风了，跑出去别人把你抢走怎么办？老老实实在家吧。”秋容低头自回，三人分头寻找道士去了。

陶三望奔波一天，不见道士踪影。天色将晚，欲回又恐小谢哭泣，不回又恐秋容挂念。不由又转回土地庙前，心想上次道士言渭南土地留他几日，他去何方，恐土地知晓。进得土地庙，见一泥胎斑驳破损，不成形体，跪倒祈曰：“土地，你乃一方管家，当管一方之事。今陶三望有急事欲见张道长，辛苦土地转告。”一言未了，泥胎轰然倒塌。有苍老声音传出道：“渭南土地神小庙小，年久失修，不见香火，哪堪受状元大礼。一礼就拜塌了。”三望道：“我明日即来修庙，重塑神像，兴旺香火，只望土地为我代劳。”苍老声道：“张道长已知你家事情，言理当为之效劳。现已在你西厢静室之中，数日之内，切勿惊扰，事成他自出室告之。”三望大喜，急回府宅。姜丰、王旦、秋容三人早已等得焦躁，闻言半信半疑，齐蹑手蹑脚去西厢窥望，果见张道士盘腿打坐，头颅低垂，如睡着一般。众人不敢惊动，随增派岗哨，远远守护，凡生灵不得靠近。又殷嘱小谢，再莫啼哭。小谢



果也就敛息禁声。王旦唯姜丰又抢头功，连夜回家命其父打点金银，重修土地庙。王大户自儿子此番真正回家之后，已不似先前那般粗野吝啬，很是有了些太爷的大度，常思做些善事。只是无论事大事小，哪怕一文钱的善缘，也要用白粉在墙上划一道杠杠，以备阴司算账时遗忘。不几日，土地庙焕然一新，大家只悄悄等待道士消息。可是一连十日，毫无动静，每窥道士，总见低头打坐，不动不摇，竟如泥胎一般。王旦忧曰：“怎十天了，不吃亦不喝，别是他自知该死，弄到我们这里来，赖一副棺材？”大户大惊曰：“那土地岂不是赖了一座土地庙？”王旦便要入内去看，姜丰拦住道：“不可莽撞，再候几日。”父子俩方止步。三望无奈，又悄悄去土地庙寻问，可只见泥胎端坐，笑容可掬，却再也不说一句话了。三望纳闷，回府告诉秋容，秋容亦无计可施，小谢却又在暗中嚤嚤欲泣。三望道：“小谢，你莫哭，寻道士之前，我与秋容原是准备寻你去的。道士若有术，你便还阳，道士若无术，我们便投阴。无论阴阳，总是相依相随，只是再耐心等候几日，莫要功亏一篑。”小谢泣曰：“纵不得还阳，我也绝不许你二人返阴，为我一人，害却三人，我成了何心？如此悲伤，仅因永别在即，不能自己而已，又何尝叫你们来此寻我？”

如此又过了三日，王旦再也按捺不住，嗅着鼻子叫：“再不进去，恐怕就要臭在里面了，连装殓都没办法装了。”姜丰扯他不住，急命三望阻他，三望道：“纵道士不可信，当地土地总不得妄语。跑了和尚跑不了庙，他就不怕你焚庙毁像吗？”一语说得王旦笑了起来，道：“我怎忘了我善焚庙毁像，天师府那么大的庙宇都让我夷为平地，连天帝也依我的刑法治了天师，还摆弄不了这鸡窝似的土地庙吗？若是骗



了我等，有他好看的。”众正欲离去，忽有一阵风响，秋容惊叫：“有事来了，速闪开！”众忙隐之墙角，旋见一女子从天而降一般突现院中。女年约十七八岁，明眸皓齿，窈窕若柳，衣着华贵且珠宝满身，俨然侯门闺秀。落地之后，边朝房内跑去便口中自语：“哪来的道士，非将我拖拽出门。奔跑一夜，两足似断也。前有好房舍，我自歇息，再也不跑了。”言罢进房，扑地而倒。道士却慢慢动弹起来，移出房门轻告众人曰：“寻遍周遭各州县，无适宜之女，唯此女可用。让诸位久等了。一日莫响莫动，黄昏之后让小谢独来，大功自成。”众人拜谢，道士曰：“我罪孽深重，何敢受谢？唯请状元书一份黄表，焚于土地庙前，记我一次善行可也。”三望满口应允。大户闻之诧异道：“我只知在墙上划杠，却不知焚烧黄表，状元也替我烧上几份吧！”王旦却明了此事，斥老爹道：“他死了上天，你死了入地，不一条道，你焚的什么黄表？”众人皆笑。姜丰邀道士入厅歇息，道士道：“我自去土地庙，不打扰诸位了。”言讫告辞而去。

一日将过，时到黄昏，小谢遵嘱去往厢房，众远远随之。小谢推门而进，地上女子忽然站起，展臂迎面扑上，二女甫然合一，又扑地便倒。众急进房，齐呼小谢，半日女子始悠悠醒来，视众人曰：“我成人了吗？”竟全然小谢口气。三望、秋容喜极而涕，曰：“你成人了。”小谢犹还不信，自立到穿衣镜前，左右照视，不识是谁。又让人持火头顶，低首看影，人动影随，人舞形摇，始信是己。不由喜泪盈盈，拉众人拜谢。众人也皆大欢喜，设宴欢庆。外人走后，小谢始言脚疼如割，脱袜视之，血泡累累。三望心疼不已，小谢撒娇道：“不知跑了多少路，方到此地，哪如秋姐，出门就还阳了，白得来的一般。”秋容亦打趣道：“我若长得似你这



般娇艳如花，纵跑到天边也是值得。”小谢却又嗔道：“你既刻便见了再世父母，而我还不知是谁家的女儿呢，你有爹娘疼，我却是没人疼的了。”三望笑道：“你有我疼呀。我加倍疼你，把爹娘那份疼过来就是。”秋容却又不肯了，怪道：“当初教学，你就偏心眼，教她诗赋文章，却只教我写大字。如今刚刚成人，你又偏心眼了，看我不打你们。”言罢，挥帚假意追打，三望逃窜，小谢却不能走动，只嚷“饶命”。秋容丢了扫帚笑道：“叫我几声好姐姐，还是我来疼你吧。”于是给小谢敷药裹脚。三望则命将来时衣着尽行放好，以备将来验用。

翌日，即由姜丰、王旦等人主持，重新张灯结彩，布置喜堂，与三人合卺。满城百姓涌来观看，无不啧啧称奇。

月余，状元赴任期限将到，秋容、小谢忙忙打点行装，准备一同进京。门将来报，商州蔡状元来访。三望忙整装出迎，落座之后，又命秋容、小谢出房相见，秋容、小谢欣然出堂。不料蔡朋一见小谢，神色骤变，茶盏落地，不能动弹。众惊问何故，却又不肯言说，只把三望扯到一旁，道：“月前，我家小妹得疾暴亡，母痛不欲生，不忍下葬，放置三日，忽不见了尸体，悬赏遍寻商州，不见踪影，怎就在这里，且成了小谢？”三望闻言，不做辩解，只唤小谢道：“将所放衣物拿来。”小谢会意，速取来时钗环衣物，付与蔡朋，蔡朋哭曰：“此皆我妹葬时物品，为我亲手所放。”三望哈哈大笑：“你爱哭的毛病还不曾改。今日不是丧事，却是喜事，你应大笑三声。”蔡朋不解，三望道：“你愁找不到妹妹，她愁找不到娘家，如今都找到了，还不该大笑三声吗？”便将小谢、秋容如何还阳简告蔡朋，小谢亦含泪拜见哥哥。蔡朋尚半信半疑，小谢道：“其实你我早已是兄妹，只是爹



爹不许告之，只赐一玉佩，言将来凭此物见母。”便将认西岳大帝为父之事讲了出来，遂将玉佩呈出。蔡朋亦识此佩，始信为真，转悲为喜，谓三望道：“我与你做媒，你尚不肯，早晚还是做了我的妹丈。”众皆欢喜，当下便命快马去商州报讯，并搬请老夫人来此认女。三望又请来王旦及侍郎，告知此事，二人齐声祝贺，又讨喜酒，直至通宵方散。

不日蔡母到来，众出城相迎。小谢呈佩拜母，蔡母悲喜交集，抱女在怀，唯恐再没。如此欢度几日，众云不如带母同去任上，免得在家孤零。于是二状元择日起程，长亭辞别所有亲朋，携妻带母，浩浩荡荡往京城任职而去。